燃藜室記述

卷之五 六

世祖 睿宗 成宗

燕山君

共二十

燃藜室記述卷之五

目錄

世祖朝
世祖朝篡祭述
李施愛之亂
征建州衛野人
廟庭配享
權擥　韓確　韓明澮
相臣
李思哲　鄭昌孫　姜孟卿　申叔舟　權擥
韓明澮　具致寬　李仁孫　沈澮
朴元亨　曹錫文　洪達孫　崔恒　龜城君浚

燃藜室記述卷之五

世祖朝故事本末

世祖

世祖惠莊承天體道烈文英武至德隆功聖神明睿欽肅仁孝
大王諱瑈字粹之 世宗第二子 昭憲王后以永樂十五年丁
酉 太宗十七年 九月二十九日丙子誕于本宮宣德三年戊申 世宗十年
初封晉平大君後改咸平又改晉陽又改首陽大君景泰六年
乙亥閏六月十一日受禪八年丁丑上尊號承天體道烈文英
武成化四年戊子九月七日傳位于 睿宗八日甲子昇遐于
壽康宮 今昌慶宮之正殿 在位十四年壽五十二 皇朝諡惠莊 柔質慈仁曰惠嚴敬臨民曰莊
光陵楊州東注葉山直洞子坐 戊子十一月二十八日葬有表石 定世室 年月未詳
有睟容二本奉安于永禧殿 仁朝丁丑奉安一本 英宗乙卯重模

妃慈聖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元淑徽愼惠懿神憲貞熹王后尹
氏籍坡平判中樞院事贈領議政坡平府院君貞靖公璠女永
樂戊戌十一月十一日誕于洪川公衙宣德戊申行嘉禮初封
樂浪府大夫人景泰乙亥冊封王妃 世祖丁丑上尊號慈聖
睿宗己丑加上尊號欽仁至德懿十四字 成宗辛卯加上尊號神憲成
化癸卯成宗十四年三月三十日壬戌昇遐于溫陽行宮壽六十六
光陵大王東岡丑坐癸卯六月十二日葬
四男一女
嗣 德宗大王
嗣 睿宗大王
一女懿淑公主翊戴佐理功臣河城府院君諡打公鄭顯祖成化戊子登文科
一男德源君曙謹嬪朴氏出翊戴功臣昭簡公娶慶州金氏贈贊成從直女再娶鳳山李氏三娶陽楊氏

二男晉原君晟 諡壤朴氏出娶交河盧氏正贈贊成 如佚共彼娶光州鄭氏
上曰表環奇射御絶人 年十六隨 世宗講武中正方山一日
朝射鹿獐數十風樹毛血表衣盡赤老武者莫奇未見而嘉歎
曰不意今日復見 太祖神武 文宗嘗言其弓曰鐵石其弓
霹靂其矢吾見其張未見其弛 東閣雜記
世宗正主表令 上及安平大君他儒臣等上三角山普賢峰
觀日入處石路危隘又臨不測安平以下目眩脚栗不能前
上步履如飛時息上下見者謂服以爲不可及常衣潤襪衣襟
中笑之 世宗曰如汝有勇之人衣服如是寬大可也 東閣記
上爲大君時年十四宿一娼家花月其所嬖私者來叩戶 上
驚起足蹴後壁壁倒仍出外踰起數仞墻無人亦起踰之 上
又起過重城其人亦如之 上行一里許道傍有一古柳腹虛

者迹隱其中其人追不及失其蹤跡喟然而去俄頃有長者自樹傍家啓門出渡小橋側仰見星文自語曰紫微星經柳宿百姓也良久還入 上乃歸翌日物色之卽觀象監善推步者也

上登極後問之其人死已久矣尊賻其子 五山說林

癸酉以謝恩使赴京道路見者咸稱大將軍皇城關門外（營見之一時退縮人畏元帥行謂權尊以可爲書狀者薦申叔舟又慮其未還而章戚變故金宗瑞之子承珪皇甫仁之子錫偕行 東閣記

上天縱英邁平時讌論慨然慕太宗而薄漢高祖 筆苑

上嘗恭侯臺入內殿見其衣色木綿麁衆穿青草蔟笠纓用紙木構竹枕魚袋笑附耀不如是其儉素也 筆苑

上嘗幸西郊中路望見一兵旗竹曰取第某族某其青材惜之

以爲當其舞絶妙青蓮倒皆取相亭樣所以爲當歷代傳寶其
事蓋有同爲易伯皆之近時又不如 聖祖之遠見也 青故則錄
二年丙子 工曹請造 中宮酒房金盞命以盞爲兒代之酌衣
院請以銀造東宮硯滴硯滴 上謂代言曰教子弟當先儉
德後嗣子孫生長宮中易生侈肆豈宜復以奢導之昔唐玄宗
作銅炉以天下之富尚如此況我國乎
報祀 宗廟還御慶會樓設飲福宴作定大業之舞 上謂鄭
麟趾曰視此則 祖宗創業之艱 世宗制作之義可知麟趾
對曰正是逸中思勞安中思危之時也 上稱善曰宜令諸臣
賦詩以示志 今日
四年戊寅春 上令 世子講先聖入學行觀胄禮文甫 書訓
辞一篇以恒德敬神納諫杜讒用人勿侈使宦慎刑文武善述

十事爲目備述爲國之要常令誦之
予於後苑酌舊臣酒仍與射侯　上覽必賞觴有進諫者
手札示之曰予少年氣盛心壯自在遊藝以爲平生之業今則
不然若徒爲馮婦而不如所以鄙之則非致治服戎之道也
又見諸臣皆有警戒之詞御製和詩曰欲小欲可濟事簡切可
成敎天天乃保勤民民乃守小藝莫敢寧大政宜致精又曰憂
邑里安樂勝達蒙聞窮天命固靡常惟善以爲從好惡交修德
思與有始終捫擘和進曰木從繩則正王不諫之成凜乎御札
宗太圓稱其寄眥可更憂勤盡心當竭精 夫諫 謝玉
六年使辰巡幸南方所到處必設武亂 將當辭試詳 訓私教戒 是歲　上
西幸肅方廟西札察使朝朗陪巡鸞道上　上曰至明漸顧慮
鸞　上曰國之長技不可徒援途解花衣之辭臣

九年癸未畫下龍滿時所御名馬十二命倣唐故家事圖而傳
之一日精並孫二日流霞騮三日黎花騮四日玉英亂登日追
空騎六日逐風騎七日蒲雲駭八日騰霧豹九日挾翼驌十日
翼飛竜十一日戴房麟十二日照夜驪崔恆作序文儒靜
十二年丙戌　幸江陵五臺山駐蹕于御林始取武士賜第松屬

雜記

上命有積郎根楷權有竹軒等印大藏經版左海印寺陝州諭客
三道司候助其役二月始四月畢分藏于諸道名刹五十件所
印經入三千八帖八千九百金賦役折三
京城印經之一件印經七十八十八帖
尋中城從間道寺于都城宮北有坐寺于仁王山
僧見之寺于京城並五仙有傳僧見之曰凡仙皆步而獨此仙
之高且行步之狀寺其不久于五臺山　時僅是年亦於外行

羌之百界中矣
上所偈經即高麗旧俗也
羌洞請一前道黄金字黄金小仙前後伶人奏東山宗傳
人戲百分左右隨之各聲吾香調經小僧弁東聲鼓經止則
禁伏衆止剛經作奉仙自胸而出　上御光化門送之終日
遊行事御武致燕華館太平館設畫供谷司宮吏趨走供物
惟恐得譴缺大清供養簫鼓梵唄之聲振于穴空士世奔波
聚規礼書佐郎金九英年光体記蹤步行流汗如水飛塵
滿面人言笑之備齊義話
上幸金剛山四至斷髮嶺欲視髮群臣諫止云此甚無稽杜浮
有詩曰辭蘿通御氣飛龕設竜俗　語虛多誤東巡是商方足
笑南孝溫遊金剛錄曰高麗太祖征　時登嶺斷髮掛樹以結

佛徒衆則必拜　其崇尚佛筆而會而為亂耳禁之
上嘗從容語僧居正曰汝佛者自古人君於仙可拜否有無隐
而對曰昔宋太祖幸相國寺佛像前問當拜否僧贊寧對曰
曰見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笑而不拜然則人主不拜佛何害也
拜故也　上大笑
其承天寺將[illegible]間[illegible]律以[illegible]禮之服僧於亂講
役　上及登平從[illegible]入啓由是太平與上深通內典設聞積錄
十三年丁亥平安都制使楊汀任滿遞歸　上設酒以慰之汀
進曰　上在位久但當優遊逸樂　上曰此是四時之序成功
者去之意耶汀曰然矣　上怒促取御寶將傳位于東宮左右
諸臣莫不懼申叔舟以死不進御寶諸臣論汀亂言之罪命斬
之

十四年 上疾大漸召韓繼禧 世子侍側 上謂世子曰予
自欲作如祖訓條章者被疾今既不能略見大槩一曰敬天事
神二曰奉先思孝三曰御用愛民汝其躰念毋我寡命遂命繼
禧遵楊求命于 世子命取大寶家冕後 世子翌日昇遐往
集帶納
樞碑
上嘗篤臣鄰引接無虛日或御思政殿或御忠順堂華韡堂序
賢亭參則御左顯閣蛍康寧殿紫微堂壽心堂內臺深密無地
外臣有時得又永順君溥龜城君浚河城尉鄭顯祖等為中
宗親寧作居平正復進礼正衛金山正衎果元副正孫廣川
副正並鶴城正銓等為射宗又練文臣數十人名曰黑雲文武
講論經史或問經國大猷又召武臣射熊射的能者不次陞職
或賜御膳以寵獎之人皆勉強至有起杖罹用者 上又与群

臣爲戲令尉宗或捉蝨或捉蛛或隨　上意所向摘樹葉菜
莖能中者賜物　上於盛夏閉窓御襦衣張火爐於房中藝文
諸儒坐於庭中終日爲長景曝不堪其苦　傳曰能耐寒暑然
後可任大事矣晩年主體違豫不能寐或令儒臣講書或引雜
類翟灝元安孝禮等各以其術相鬪口角流沫有時攘臂詬罵
無所不至　上亦達晝夜憑几而聽之　上雖因破寂而召進
其實以俳優畜之二人驕傲希恩灝元私謂孝禮曰吾之承旨
汝之僉知何其遠也聞者無不掩口慵齋叢話
上嘗不喜一早官不敢遷職累數年一日內宴宰樞皆在殿上
顧見其早官亦已命帶矣　上驚訝宴罷急令銓曹考其官資
歷以進果皆由淸班徐徐而進也　上乃曰人之貴賤有命存
焉亦非人主所能爲也銓曹除官必備三人擬進　上或以第

濃蘸墨汁臨三人之上隨其落墨處下點或令宮人不辨方者
點出曰是亦合也讚潤瓚鎖
上制印地儀歌以記之
其法鑄銅為器列二十四位處其中立銅柱柱首孔鐵衡於
其上而低昂以窺之謂之窺衡方其印地也從窺衡正四方
知午初一刻某標遠近先於卯初一刻酉初一刻立標以
窺之更於卯酉立標處依前法正四方以正午初一刻立標
為某位某刻然後自明堂以繩量前卯初一刻標一千一百
又則三之其正一刻標為三千三百矣以正二十四位橫斜
曲直皆以是正之而無不然者　上嘗召李陸金紐姜希孟
等講論此法僻於後苑試之無不脗合即命量　英陵四山
其後又命印京城形勢李周此法然京城閭閻撤比無量可

旋則不得已參用隆等愚見一城之內見有標之地皆用是以
互之以至遠近高低大小平險亦謄字於紙地而列二十四位
於其中乃於地上量取近一處而縮之爲小天下不獲量地而仍
以天量地上盡處則當不煩步量而山河天地城郭室屋峯
不遺於本處而遠近高低自然無謬毫之差有同印子之下明
爲成上之留中不下窺衡今在觀象監

世祖纂述

三年丁丑命申叔舟等纂集 太祖太宗世宗文宗四朝鴻猷
善政名曰國朝寶鑑

又撰東國通鑑

世宗始修五禮儀而議論不一座 三朝 未克就正至是申叔舟
承命斟酌損益情文備極以成不刊之典 僉載八四年

通文館誌　世宗朝成三問申叔舟奉命學華語于遼東一年三往返又進日本于海道遂成此誌叔舟以事大交鄰為己任常帶司譯院提調設漢學使之勇訳習讀（僉載八四年）

上嘗慮學者師授不明人各有見會諸儒論難五經同異親自決定群試水數又著易學啓蒙要解以備學者

上嘗慮東方學者語音不正句讀不明與有鄭夢周權近口訣紕繆尚多腐儒俗士得誤承訛遂命老師宿儒鄭麟趾申叔舟丘從直金禮蒙韓繼禧崔恒徐居正等分授四書五經考古訂今參定口訣　上親加考裁（四佳集崔恒碑　僉載八五年）

上講行大司憲梁誠之曰教養世子國之文華不可不重予只有一子慈愛之過教則有所未至循其歷旅經史及本朝事類可法可式者以啓書成賜名諭善書命於書筵進講

上設拔英試命文官正二品以下赴試金守溫以正憲居守溫
之子譯亦登榜　上親製小詩求賢比偶一見比旧仍命詩臣
所席知道
聚公卿宰相下至流品文官闕內親製策題名曰登俊試下教
曰昔吾科舉者無宗親駙馬皆為赴試卿等自侍官高錄學不
復留意於學問文風不振職此之由予發此試使卿等更礪舊
業耳右參贊金礩妝秀對者三十余人　上御康寧殿命鄭麟
趾鄭昌孫申叔舟等讀券取金守溫等及宏榜百官陳賀賜恩
榮宴于議政府命承旨申瀞宣臨壯元以下賜紅牌鞍馬唱翁
及天董
上召登俊試獲參者十三人于內殿曰古者座主門生之稱今
是科予親策之予當為恩門宜號是殿曰恩政殿皆俯伏拜謝

越數日　兩殿坐退政殿諸人獻爵一如門生座主之例吾東方所無之盛事也筆苑雜記

世宗朝集賢殿上書言守令六期之不便　上不允初久任之議起於河崙以為大明尊以久任官職維持天下領議政柳廷顯礼判許稠亦勸　太宗立久任之法　太宗嘉納而未得施行及　上即位廷顯稠每勸　上行之　上遂決意立法中外喧然或言祖宗成法不可變或言者害於民或言官制紊煩或言養親久闕或言子孫婚嫁失時　上不從

三載考績古之道也商周以上無論漢時為官者長子孫病三月乃免其久任責成之意可見數易之弊莫甚於今日朝徐多遷延越無斷呈病即遞不待準朔視官舍如傳[illegible][illegible]賢且才布列庶位何暇治其職舉其任乎　世宗大王[illegible]人

蓋依丁大仁井則不決天用入梁相稱則十年不遷此今日所
當從也並享錄說

李施愛之亂 五月

十三年丁亥李施愛叛施愛吉州人歷官會寧府使遭喪家居
蓄異心陳與流言曰下三道兵水陸並進忠清道兵船來泊
鏡城西水羅島又朝廷遣平安黃海兵自薛罕嶺一作雪奧嶺入北道
將盡殺本道人觀察使吳凝亦信之移文各官令民登山人心
疑懼至是施愛與弟施合謀叛聲言本道節度使與諸鎮將同
謀叛逆時節度使康孝文世宗庚午文科前禮曹參判主簿洪中子
寄女以州妓舊千春文房曰閑戶納兵殺孝文及吉州牧使薛
澄親遂據州以叛自言孝文等謀叛故誅之遣覺上書言各邑
人民疑盡見殺訛言胥動請以本道人除守令以定人心上

震怒親問其人以施愛狀其人執称施愛忠於国欲以安李
道無叛心盖其人亦為施愛所誑也 東閣雜記 海東野言
命龜城君浚為都摠使戶判曹錫文為副許琮方持服起復除
李道節度使康純魚有沼南怡為大將討之徵發六道兵三萬
會于咸興 同上
時極選文武有將略者如康純南怡許琮等二十八人皆隸
錫文先赴永興浚嶺大兵之斷後發浚年十八粹錚五日到
楊州十日到欽原 上震怒頤旨曰倉卒以大事付小兒吾
之失也嚴責促進矣浚猶曰欽原路險不得速進遂歸罪於
江原監司不治道路引斬之十五日到淮陽則賊已平矣乃
班師時腹內空虛兩南訛言又興浚之發特聲言責者顧後
慮甚益受 上察計也 寄齋雜記

時中外洶洶許琮起復超階拜節度使即為拜辭親舊迎送
曰賊鋒方熾公可還回觀勢琮笑曰觀今之勢正如救焚拯
溺猶不得日馳千里恐後一晷即在道聞申澍被害倍道行
至永興回 太祖真殿所在萬一蹉跌當效死於此矣聞都
將使誘也奚不進為書諭之曰兵貴神速不可遷延坐失事
機人民為流言所動人心若定施愛雖反有何患焉 語溪記聞存目
解

施愛即稱兵列郡皆殺守令以應之咸興亦圍觀察使申
澍即登樓禦之矢盡自刎其子又罵而死 東閣記
施愛之反密布書與約期舉事咸興以北一夜盡殺長吏以
應之施愛到利城縣監之妻送盞留連振意開導衆心解
體遂潰滅云爾 語漢記聞

訛說之反流言韓明澮申叔舟盧思慎韓繼禧等亦內應爲
記曰明澮叔舟權擥三人 上命拘於闕內麟趾堂其子壻並囚禁府自
繼禧等其釋之引見內殿下庭相迎涕泣自悔責至於流泣及
論拖愛問其證解也答曰申韓輩在則吾事恐不成也故
亂

初國具致寬等亦下獄尋因內侍于禁府使內侍捕之以內侍之
爲人昔蕭柳而擧輕且當頃處弘光恐云即命推禁府究
上疑稍事南用于市命告因于內允以孫者遞譬以獄囚
身且十日放思其二人遂乃下獄以八事自直執守以上皆
皆從告立者
瑞川人畫國請住於朝階二品 上遣之
建瓏閑辭附拖愛及以朝廷異事蓋其之說

節度使討擊使軍官吉州人楊棣生馳到吉州見魏覺以道朝廷之意彼雷寧人曾絅潛到六鎮開說朝廷消息使勿為邪謀所擾無致動兵連鍾城人鄭休命傳之於魏覺曰今中殺韓鐸明濬已被囚欲待足下經後決了從還送為歸京若遷延不殺人必疑之禍在不測且齎語休命曰彼若不來而反形已著潛結衆人開示禍福留相圖之生擒爲上策送北青人李壽純馳到北青開諭父老勿與賊通吉州牧使崔避即本道人令姑勿輕入徐待觀變魏覺若離吉州則倍道入據又令永興人朴邑生賫書馳往列邑備諭朝廷背從圖治之意使搖動心具由馳啓曰且觀魏覺之心不過威脅朝廷但爲節度使列邑之人不知朝廷消息爲邪謀所惑欲爲邀功而已今之計莫若使民人明知朝廷消息鎭定人心耳人心若定賊不足平必自然

尾麟耳溪記聞 行錄附陰

尹子雲為咸鏡道體察使至安邊聞施愛殺康孝文又殺吉州牧使薛丁新播道至咸興是夕又作亂殺監司申㴐李約英宗子雲所排闥露刃環座如堵子雲整衣冠端坐言笑自若賊懼而退嘯聚之黨恣行剽掠都不聞子雲在圍中者七日恭然屹不動賊懼憚卒全身而還思國縣等 東閣雜記

魚世恭以左承旨赴陣拜咸吉道觀察使至道聞申㴐之死入安邊人民逃散者十九盡賊黨無迎候者出巡野外民家皆空徃徃逢人皆走伏草間輒招呼曉諭曰朝廷討反賊施愛而已於汝人民無預也其各安集如故仍給農糧使相賑斛咸謂世恭曰刺客可畏不可不備因請設兵衛益生民疑又奪更番數人而行一日獲賊黨韓某習讀將欲稟朝廷世恭曰軍中之事

劉在主將且咸人如棠智者非一莫若速斬以孤其心以斷群疑遂斬于大門外咸之軍民欲免其罪争寫首亂者姓名投于都総使世恭曰不可尽誅遂焚其書於軍中反側者乃安稗官雜記

鐘城人韋玄華入賊中約同志之人締施變以来中道為賊覚所棄玄華等見殺東閣記稗官

玄華延安人與鄭休明李仁輩等入賊中陰謀從中為賊所執俱死端川獄中及賊平得其屍之皆不解枷鎖頭顱皆推碎朝廷追録玄華敵愾功臣三綱行實海東雜錄

蔡純詩蹀等大戰于洪原又戰于北青又戰于黄草嶺賊乘高擲險矢下如雨我軍不得上矣有沼潛以小舟載精兵着青衣與草木同色由路曲攀木緣崖繞出上峯俯賊皆鼓譟賊大驚潰下之軍亦乘勢蒙楯蟻附而上賊不能支遂潰陵閔記

時李從生為先鋒到蔓嶺賊黨盡匿左右皆稱晚不敢進大將亦不並從生乃從馬搖橫在後揮之軍皆股慄鼓譟而進從生躍馬奮擊賊援摩大陣鋒至望見四散奔西大潰王者謂軍中舉皆曰李衛將也錄卷匿

蔓嶺之戰琛指頭有詔令諸將莫貴和進至於陣退去諸將欲進琛曰自吾先出矣戕來下陣相圖於陣之頭將三集數日賊黨李琛等係縛拖繫京至刑部言

初官軍鎮陝賊中夜來襲都將從賊一欲斜降遁之矣世恭曰今入賊境十人人懷疑王將等謂曰我軍益少皆是精銳可爲殺乎乃止明日都督使又聞賊至在營遣陣咸關嶺世恭不可曰大將在賊後賊必不敢從後之來彼此來攻為我擒矣今若夜行賊必來襲我賊必失道至明日

踰嶺賊果伏兵欲截輜重官軍逐之及道 稗官雜記
施愛還走吉州盡載妓女及財貨欲入虜中其麾下尚不知施
愛之反本州人別侍衛許惟禮惟賊黨李珠黃生李雲露等擒
施愛施合來降斬于陣前傳首京師初募有斬施愛者許以嘉
善 上引見惟禮珠生等宴于內殿使帶金進爵 東閣記野言 惟許惟禮錄
二等公吉成君惟禮曾孫許珍有功於壬辰郞 文手倡義 李雲露錄二等功鍾城君莊敬公
初惟禮以司饔院別坐在京聞賊陷本州進稱前銜身自請
入賊陣立功 上壯其忠勇許之 有功則後當以 身陞嘉善云云 白惟禮馳
赴賊陣同到鏡城虞候院門令闕思設帳宴飲惟禮聞陳大義于
賊黨黃生李珠雲露等相與協謀使絕纛繩因衆而擒之遂
縛施愛施合來降
賊平分咸吉道爲南北 移魚世恭爲北道觀察使 時年十七 上

錄敵愾功臣曹錫文等四十一人 野言曰浚以下錄勳
龜城君浚後以罪謫削康純南怡以逆削
降吉州為吉城縣
戊子進拜龜城君浚為領議政
初孫昭兄炟奉使咸興為賊所害昭屢乘其屍欲張從征平從
仲々善々
陽君朴得兄屍於積屍之中遂反葬昭參二等功封鷄川君
海東雜錄墓誌 孫昭字日章慶州人參議士晟子
世祖己卯文科所在有聲積諡襄毅子仲暾官吏判
征建州衛野人
戊寅二月 上引見野人李滿住之子其希凡察童蒼於思政
殿雲城府院君朴從愚 太宗駙馬 刑曹判書朴元亨知中樞楊汀等
議不賜野人鞍馬 上曰滿住凡察童蒼皆華國作耗者也今
皆來服獻方物請受爵命宜厚撫之不可減於前例以沮來化

之心中外皆曰其是　上曰言之頗微
夏五月滿住子伊澄哥來請朝　上手札諭平安道都觀察
使先遣兼知通事偵候具致寬曰滿住子伊澄哥又來請往之多
而一一拒其來是大有情[illegible]其今當置郡驛路之待有數卿已
悉隨便言之備其擇上送
秋八月滿住子都督古納哈及弟阿具吾乎來朝
九月建州衛都[illegible]來朝
冬十月以左贊成申檣為黃海平安都體察使　上有書[illegible]
檣有是命叔舟拜侍　上遣內侍追賜貂裘狐依華宦又[illegible]
舟之手慮之手書曰爾奉之事予更無所言但會射時無[illegible]
時上射帳中中鵠則叔舟必稱庭鵠叔舟　是用為帳恩豈返於卒
時中帳則　上亂互賜之曰吾亦知時
今遣卿子賜衣鞋宜其賞卿懇乎釋九不遂莫　錄添益君遺中

狀上以其違往來時救免
詔嘗其陳隨行欽錄書狀
己卯遼東諜者楚達言董山潛結朝鮮 本鮮世授對寺遠
權懷寧之隱遣佐成孫以他事往境上得其國授董山正憲大
夫中樞院使制書 命遣刑科給事中陳嘉猷齎敕責其王
嗣位之未久遂錄衛爵者從違州詰責
使臣當以貫勸因囚今得至回奏董山事情具悉儲且
誠拜聞詔詩勑諭欲令辭慰息兵事甘討其族來至通際擬
官職凡以依受朝廷官職吾又加之是與朝廷抗衡矣但事
在既往不深究何今以後宜謹守法度以絕私交
董山本建州夷種下兒降謀亂伏誅其事阿比卑乃屬聚
累經係擾邊圍特與討平兵由以文聞
其部衆降附衛兒生養承恩下兒時且屬我國命守邊曰與我國人

民想婿妹夫與歸誣其子弟弁哥來往王城娶妻從仕卜兒哈
欲赴王城這將例賊傑從卜兒哈落忽至王城與弁哥同謀告呈
還誘親黨煽動諸部落亦弁哥請治療晉州溫泉借道馳驛就
又同叛這將送知其謀厚待卜兒哈父子以啓授職俱服乃覺 ○
於滿達川右衛都指揮佟火儞赤來庭授以衛評謀欲報復帝
遣札粹給事中張寧錦衣衛都指揮武忠來問狀因慮得其情
卜兒哈之子阿比車逃竄嘯聚群黨侵擾這強沿江邊館潛歸
我邊這將分道追勦殺獲殆盡具由以聞
初浪孛兒罕備陳異謀構逆覺 上欲探其實遣見識金國
光覓得反狀還申叔舟等往誅賊所 [illegible]
以申叔舟爲江原咸吉道都體察使往征婆豬江野人
初野人李滿住等專因其不忿侵掠邊鄙 上欲征 詳延議

叛紀 上謂鄭凱申叔舟稱建攻討之策秋以叔舟爲江原咸吉之
都體察使陛辭日引入便殿指授方略命總詩將往討之
叔舟往六鎮蓄胡分道深入擊破之虜乘夜追擊營中喧呼擾
戰叔舟堅卧不動召令從口占云虜中關落塞垣寒鐵騎縱橫
百里間夜戰未休天欲曉卧看星斗于正欄。將士觀其安閑賴
以不擾 金麟東閑記
一日叔舟会從佐宴飲令軍中曰有能作詩應令日意者余擇
爲上客有別侍衛朴某謁者即應聲曰十萬貔貅擁戍樓夜深
邊月冷孤裘一聲長笛來何處吹盡征夫萬里愁叔舟嘉之擢
爲上客 秋江冷話
凱還上功勞 大廟領賞將士
使臣金淳賚勅回曰王之依法處罪亦可行於本國不可行於

隣境今以王國之法罪隣境之人欲矣不生邊釁得乎云云 在李

上是曰以聞下

庚辰北征以後[illegible][illegible]對人[illegible]其[illegible]者[illegible]挾對發 二廷欲規征

兵判韓明澮曰芻蘭小醜不必煩聖武臣恒警惕是以制之明

澮到六鎭大修攻戰令諜者語賊曰保妻子愛廬舍人情所同

汝若遠塞則已不然當深入搗巢殄殲爲期於是諸種野人相

率款附四從集歸 叩陳障

庚辰北征吳文先年[illegible]又虜其衆虜人相戒曰須避黑面將軍文

老面有黑子大[illegible]方[illegible]身長八九尺爲人壯健能騎善射虜

爲 上所重 音剴評

丁亥四月從拜牧使尚貢昌城府使朴良信麟山郡守李矮音

擄于賊境大昌山下猝遇賊至權以身免士李多被擄殺 上

召議諸臣僉曰時方盛夏不可動兵乃寢

是歲八月遣康百戶白顯貴齎勑諭令攻擊建州衛[illegible]住寨

勑曰諭建州三衛董山等本以藩臣受朝恩近者陽爲潤貢

之名陰行盜邊之計朕嘗之郁懲肆不得已用兵致討王宣

閉絶閭陰使彼奔迸無所入以就擒殄若王師遠備師與戎

師遂相爲伺候而屢之則彼之授首尤易而王之功愈茂意

愈彰矣

時康純等馳報施愛捷音奏有沼討施愛奮勇先登集功第一

上以有沼爲左廂大將南怡爲右廂大將命即回軍赴征又命

都承旨權孟禧先往賜兵以右參贊尹弼商爲宣慰使仍命諭

平安道觀察使吳伯昌兵馬使韓繼美兵判李克培時克培權察平安道

節度使黃海監司鄭蘭宗曰今遣宣慰使尹弼商兼指揮諸軍方

賜其軍務重事一聽酬應、永捷以聽北將軍康純爲征西主將
仍下諭曰九月初十日是將鼎卿和攻是日趂平安道聽節商
指揮純不顧一萬精兵渡鴨綠江分道直擣建州東北流豬泚
兀彌府諸寨擣而還
左大將魚有沼斬李滿住及其子古納哈打肥剌木檐權人
焚其廬舍積聚及獲被虜上國男婦 文事 撮要
有沼直擣巢穴斬藏無類斫大樹白而書之曰某年月日朝
鮮主將康純左大將魚有沼未滅建州衛兀彌府而還時天
兵後到見白書具由聞于帝帝嘉之降勅賜銀五十兩段
者四疋 記東閣
方其旋師也虜騎數十衛從我軍被擄有沼聽自所穿試
士卒毋得相從單騎馳射遑蹤之賊驚懼不敢進 記東閣

五年閏月遣統軍官趙信孫獻捷 上遣左副承旨尹淑勞慰
帝師又解送被虜人口十月將士還 上親臨勞慰士卒定
軍功論賞賜玉將以下鐵綞有差
時左議政柳寬建議清州羅慶尚三道之界縣犬牙相錯難
界或有割入大縣以犯其中雜明合并田州縣錯雜一時不
制維新制況是野邑大一郡並置民不勝擾斂遂寢
古制一邑為百里郡縣之適制也本國地小而邑多分割之際
長短失宜今州府郡縣稱大邑而地界錯雜甚至或十里之間
已為他境或遠數十百里不相連接政令賦役弊甚縣小縣
則殘不成樣況以土地瘠甚非徒因經野為民設牧之意猶有併
得宜後更或以為治大略一邑而方者以十五里為率隨縣
或因其邑分界犬牙相錯者乃可以制隨所宜立道也是其要

然夫王諸侯地犬牙相錯者漢高制斃之術也後漢高起布衣定天下分天下半以封功臣而惡其强大故使其地形故爲之不便以錯其勢耳今我國家又立一民莫非我有而備載之內列郡數百字也不滿百里非連城千里之比定限遞任非世國繼世之比而政令使之職事是何害耶如是故上則不便於政教下則不便於賦役是猶自益其財自殺其身者也同上

高麗元時中書省言本國官繁民弊云欲以梁州郡併于密陽等郡因之地小者取亦天下之所知也異世云高麗辟邑之小者或三五百家民居皆茅茨（大正因稱雜以流民者十二則異[illegible]非元人言）之異人言記之五同

世祖廟庭配享二人

右議政吉昌府院君翼平公權擥

左議政西原府院君韓公諱確　德宗國舅

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公諱明澮　睿宗國舅　成宗國舅

世祖朝文臣

申叔舟入相

權擥入相

世祖朝相臣

李思哲

李思哲字誠之全州人　世宗[illegible]年　登[illegible]

府院君　[illegible]一[illegible]子與[illegible]以[illegible]籍歷[illegible]要相[illegible]左

議政文安公

公條[illegible]

[illegible]

鄭昌孫字孝仲東萊人欽之之子甲孫之弟 世宗丙午文科佐翼
翊戴名理功臣蓬原府院君與金礩告變六臣丙子拜相至領議
政賜几杖丁未卒年八十六謚忠貞公墓楊山甲子禍及泉壤
博聞強記能文甚孝謹 文宗朝拜大司憲論勳功並不避權
貴人皆畏憚曰前日持拏鄭守孫今復為憲長矣四佳集
靖難日擢拜吏判戊寅丁憂 上將巡幸平安道起復為領相
俄傳巡幸壬午以事謫陳山
上深加眷注嘗曰予之於卿無異叔父公進辭 上從改容下
御座公雖不能酒亦為盡醴

姜孟卿

姜孟卿字子長晉州人 世宗己酉文科佐翼功臣晉山府院君
丁丑拜相至領議政文景公辛巳卒

黃襄成臺爲相公爲儀佐黃白先駒閩人多矣吾郡人吳不出
十年當撥吾座後果如言 拾筆
公爲相　上尊臨其第堂前有尾閭致事試寧曰此間得無爪
子金乎　上曰焉知此家矣似予金也每於引見源數公產業
胎汝至此也 大東韻玉
上南公第抑極前仰視屋宇曰急撤堂極恐傷人首相之第如
此茲不亦美乎 錄碑
宣德閣李參句並題主客郎中請賦早朝詩李向宣言書牧隱
　早朝大明宮詩大闕明堂曉色寒雉旌高拂玉闌干
一律乎之主客大加稱賞後公將赴廷考句武日來如華士試
文何公麃群曰吾家亦有迴亭集滿座絕倒 謏聞
　申叔舟 丁巳生丁卯重試戊子佐相

申叔舟字泛翁號保閑堂 又號希賢堂 高靈人參判檣之子 進
士[illegible]生員 世宗己未文科 靖難佐翼翊戴佐理四功
高靈府院君 壬子拜領議政 乙未卒 年五十九 文忠公
公天性明粹 心寬恕 自少有大志 不規規細行 嘗游山寺
讀書不輟 不必[illegible]于窮日 是年問大進 [illegible]
及登第 嘗[illegible]無書籍 直集賢殿 入藏書閣 取平昔
所未見書讀之 歷覽無遺 或請代僚友直宿 通宵不寢 讀下三
數 世宗遣小宦覘視 [illegible]讀書不輟 至夜四顧 又使視之 亦然
賜御衣以獎之
正統癸亥 通信書狀 再三遣 [illegible]以公[illegible] 多病時公久病 辭
世宗引見 教曰 聞[illegible]病[illegible] 可去耶 對曰 臣病已差 敢辭 及至
其國 求詩者[illegible]集 操筆立就 [illegible]俱[illegible] 歎服 [illegible]

遥念閩越商男女倚舟爲業舟艇亦及泊莞颶風忽大作舟殘々
覆溺者甚衆翟君羣龍嘗有義曰大丈夫當遠遊四方以蕩襟懷今
涉洪濤見日出之鄉足而快覩倘棄此風得泊金陵能見出滄
亦一快也同人中有一婦積存貴人皆曰存婦水路所忌可於
而勝之公豈不可日殺人以救活吾不忍也翼氏之識已風定
舟行　東門筆　艺秋江
公夫人顧神ア守靈三嫁公在　某陸朝出於八艘古之流
形ヶ洋其三間無遮蔽舟寺出彈三間未獄事死其日上之公
匿於中門洞開身夫人不在公匿標房無見其人獨上樓手持
數人布出標下問害故居曰君於早日與威三間背稍存不還
如見東今開三間也　獄事見意君因與土同之待事生勤自處
不當合三客遂並在作屋無然若無所冤　杜衛雜記　謙小録　作請記之　日重中興

人卒於丙子正月
六臣檄起四月
光陵得國申叔舟以功臣受　魯山妃爲婢此言塞兩鄭述云
政曠
第
　魯山夫人宋氏没爲官婢叔舟欲以功臣婢受出　上不許
　其請未久命升育　鄭眉壽於宮中月汀漫錄
上更新庶政命久管樞要從容將順常諷諭以沃其心未嘗沽
直以舊賓名　上益重之長省像與文衡以一身爲國家安危
者幾二十年軍國重事輸委前左酬右答剖決如流　上引
見諸方客使公預對客使可言皮回命之辭上之　上即位答
使在前公承命俘來進宣德音周旋之際容儀可觀
上每教曰祖公之於管仲漢祖之於張良光武之於鄧禹先主
之於孔明唐宗之於徵之於我叔舟一也

賞嘗試一畫因擇得入最盛國家至卿相
公爲領相其欲寬新拜右相 上意召兩相于內殿 二相令
曰有問於卿等能對則已不能對則罰否 兩相拜謝上
呼申政丞公卿對 上曰予呼新政丞子失對罰一大爵 又呼
具政丞具卽對 上曰予呼舊政丞子失對罰之一大爵 上又
呼具政丞具對 上曰予呼舊政丞子失對罰之 上又呼申政
丞具卽對 上曰予呼政丞子失對罰之 上又呼申具政丞申具
皆不對又呼具申具申皆不對 上曰人君有召人臣不對
非禮亦罰之一如具於日欲罰敬辭 上大笑離筵記
公通漢俱後學者其與等詩精妙不勝古人亦自達意後人等
號諸譯官以進吉人類以通曉不暇師授公命使白在於征野
人所歷山川丘壑靡不記錄伴書又記曰日本官制風俗之且狀

采諸節候音聲風俗以進之 上乃令李承召入直又召又請
國俗爲公作海東諸國記以進 上覽之嘉賞賚優厚
成宗初公以領相辭職 大妃 貞熹王后 傳曰 世祖每稱卿爲魏
徵今忽之耶何爲辭免 成宗傳曰予聞 大妃傳教 世祖
每教 睿宗曰予若定大法於疑之時必與某等事于卿矣予
孫初大臣各閒例何辭乎
公與業成朴諸公齊名俱受 顧陵托孤之教及 上必稱禮
至上相年五十九臨沒喟然曰人生會當止此而死矣益悼之
之崩去
公之子澔年未三十已 蹟事列嘗次吏書參判縣佐理盡官賜
奴婢已準數開高靈縣有寺奴之子富冠一道欲爲圖出
恭何遂備造御室於大旨現事蒐下獄 成廟念公勳勞欲貰

甚寃嘗於行幸之際駐輦禁府前路命召浦於御前諭下教
曰汝以大勳臣之子今抵死罪予甚惻然汝若立事於邊則今
將赦汝以酬汝父之勳勞浦早貴驕傲飾色慢性一向弗悛
上曰執迷之人也命還下獄令禁府讞判府事李孟和啓
曰申浦身爲御營偏連御寶在法當死上即允(俯從而諾)
公以江原監司書御侍從使征討野人初陞辞 上引至便殿曰
楷播底種黜曰可及子孫公拜目不感而鄙晩臣意以爲未及
維寧偶結一子剖以爲盃任御書詩盃心云卿其笑我乎黜既成
御而爲盃以示至情命大臣宣賜 社稷仍命陶工像黜形造瓷
盃書御詩嘗於內殿曲宴用之 錄(右臣)

栭 擘

權擘字○卿號棠閑靈安東人顯之子年三十五白衣擢壯元

戊辰己卯作相至在位政益難信擇功言日有陟吾喜年公乞西
年
公自言有六老傳說及記不名在上倩竿然厚屏撮屋怡然自
虞旅居正誦義卿詩出門卽有殿韓語天地覺曰卿之治然生
畔固窮其亦所容其身者今子將希然去公笑曰得不得等非
命卿居正知其大略筆苑
後問當卽公宅在木覓北麓秘書監京畿石之崖　上忘其
東其西崖有石刻　曰御井其上有東閣堂遺址　諭言
公自幼志氣遠大　剛及判京曹乞閒　上手札報曰卿之
於予非可以知吁　合論也天定高出得有今日卿宜　卿業之
人今見御林泉之逸曾嗟不已遂作右賓咸等大升竟以疾乞
歸免相　公爲負壹傳方嚴毅重端目

少安陵寺武義寺名山古蹟搜訪不到以此[illegible]明淨僕射三[illegible]
留意若之寺道懷不事仕官人欲趁第一等三司公為[illegible]
歡笑在當軒且莫閉 上時以顧訪 政亦[illegible]二年

韓明淨[illegible]

韓明淨字子濟清州人向質[illegible]四[illegible]上[illegible]
有隱君子爲因留寺十年相至[illegible]几杖[illegible]成公 [illegible]
丁未年命百官會葬年六十三歲以[illegible]
公在寺七日而坐四體猶柔成[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
舊侶又而未[illegible]有[illegible]一日[illegible]山谷中
有[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曰[illegible]相[illegible]見[illegible]杖
之狀[illegible]而[illegible]又嘗遊靈通寺有一老僧[illegible]曰以
之頭上有光[illegible]皆貴徵也不出明年公得志[illegible]年方

附錄

公從祖韓尚德每稱之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叔眷之

公爲閔中樞大生女婿公微時閔謂夫人曰韓婿有大志終必大達勿以他婿奪之四佳集墓碑

公與權擥爲忘友相得之歡雖管鮑不及與擥志同氣合嘗戲擥曰文章道德予固讓君至於經綸事業吾豈多讓壬申年三十八補敬德宮直時 顯陵昇遐幼冲在位公一日詣擥曰時勢至此安平瑢睨神器禍亂之作不朝則夕君獨無一念及此乎擥曰君計得矣將安出公曰平定禍亂非濟世撥亂之主不可首陽大君剛達同漢祖英武類唐宗天命所在昭然可知今子侍筆硯何不從容建白斷之於早乎擥以爲盡然上且曰韓生有幹局國士無雙今之管樂公歎奇遇隆之節則

已如欲予治非法不可　上意令召見自是凡欲訐告諸曹者

於公指畫上聞

公計慮出人嘗與申叔舟侍　上曲宴酒酣　上拉叔舟之肩

劇飲曰汝亦拉予臂叔舟醉甚於袖裏持　上臂　上曰捘〻

睿宗時在傍變色　上譁呼　睿宗曰我則可汝則不可極歡

而出到家公謂閽曰泛翁例當雖醉稍醒則必起點燈閱書後

乃寢今日則不可汝往而吾言止之閽往則果然從中　上酒

醒使中人視之則叔舟亦能寢云謏聞瑣錄

公與叔舟連婚睿宗又欲與公婚公難於拒時諮諸叔舟叔舟曰

此易耳何不答以吾三人一體同功旣與中宮結婚又婚於君則

上無乃致疑於吾三人之密耶遂如其言答之睿宗歎曰吾意

不至此謏聞瑣錄

人者有守有志象至文人字景之一（墓碑色匡琛 黑子象白橼）
一婢曰韓明澮吾之子房也文成遂東
嘗以禮祭使巡四道命東　宮餞普濟院後赴京　上御思政
殿以餞至京師帝聞其至曰忠直老韓又來賜厚而綵段及
還道中使餞於通州皇眷之重前古所無云（碑）
公構亭漢水之南名曰押鷗蓋以定策功擬韓忠獻而得恬退
之名以寓老江湖為言而顧戀爵祿不能去　成宗作詩別之
朝中文士爭相和章百篇崔叔止詩曰三接慇懃寵渥優有
亭無計得來遊胸中自有機心靜宦海前頭可狎鷗公惡之不
列縣板中有李允宗題其下有詩云有亭不敢去人間真
沐猴（以下出於于談 龍收二和 庚申八月辰戰科到摟島）
押鷗亭有景致嘗有詔使欲往遊賞公請設龍鳳帳日以後觀

贈 成廟不許公但作而退盖欲以無君請罪命寬非壽扱擬

東閣記

贊成大業功居第一十年之間位至台鼎一時卿相多出其門

性貪財嗜酒色田民貨寶賂遺相望廣占第宅多置姬妾豪富

傾一時奉使朝京附老僅鄰同多以貨私獻於帝副价負載所

止之晚年權勢已去默默有奇寂之歎雖爲言者所駁朴直無

他故能保全勳名

睿宗朝復拜領相 成宗初兼吏判兵判公辭只兼兵判及

卒 成宗遣中官吊慰曰公之勳德蓋世非他大臣之比况於

寡躬義同一家痛悼之情寧有既乎

具致寬 丙戌生己酉司馬

具致寬字而栗一作景栗綾州人府院君鞍後 世宗甲寅文科清

白吏佐習學儀式存院君學京弁相互領袖故忠烈公
當初無人識判師何下僚首尾十有餘年人皆斜趾而公則高視
濶步而已矣　上樣雜名与詩款渫鬼之道大門 西往集
公性方嚴公正嘗判吏曹關節不行前此長銓者例於條教
之際親執官簿悉行回憶堂官以下神手傳掬公憤然矯弊凡
遺逸人物悉採群議求常佛爲有識子請者當道不敘參議後
居正在政房適醉臥公厲聲曰參議謂欽寬注擬人物悉行明
聽不欲與聞耶他日有閑人之失參議甚曰存寬不知耶當擬
一臺官或駁之曰此子滑稽不可公曰然則漢武何取東方朔
耶竟擬之又陞一文士十年不調者調縣職者曰此子迂話
公曰天道十年必復安可使人久屈如是遂擬之衆有詒郄公
之用捨一出至公如此 撰

公多詰諫無事丁友封野人而還余事面奏觀遷佐 上令公
尚鎮西大將軍以備之諱左右曰其能戒言之前且甚識也碑墓

李仁孫

李仁孫字儆仲廣州人遁村集之孫 太宗丁酉文科登第拜
右議政致仕忠僖公
公爲人洗敏剛果有大略閑練典故居位愼密務遵舊制不喜
新色不理生産嘗爲大司憲以言事切直忤大臣從尋爲戶刑
上慰諭曰聞卿年老然度支重任非卿不可
五子登科皆貴顯

黃守身

黃守身字學孝號儒夫長水人翼成公喜之子以身翼蔭仕佐翼
功南原府院君甲申拜相叡宗領議政丁亥卒年六十一則成公

五六歲時與群兒游戲有一兒語[illegible]井中群兒駭散公獨不動
鮮衣濡足以拯之翼成公聞之喜曰有濟物之志異日[illegible]之才吉
家文生一大相 碑纂
以蔭仕司馬試為[illegible]官[illegible]書[illegible]非材弟
不出平生所儒[illegible]
公見晴游寺山寺 上在酒[illegible]時[illegible]
背挺之使[illegible]四韻詩以觀[illegible]
之後 上[illegible] 上[illegible]
火者莫是[illegible]
公有寵故 [illegible]公每[illegible]乙酉必
拜相乙酉 上[illegible]例必三公元賀使
時京師[illegible]其人中[illegible]進[illegible]出使[illegible]致寬

加十年老病矣々而行數百里曰殺身爲首相在下者豈當行其
夕 上招諭曰首相身不堪相如爲此行不可以使之擇右
相元使以李右相爲副公啓曰臣非文臣亦非武人何可一文
官爲副於是以西河君任元濬爲副即日南行□□薦辟從
辭元濬曰以君之重副我々今思心夜半守使之曰元濬予西
方任使之不可遽出改以金瑬爲公無如之何亦行于沉甸而已
竟往還無恙設聞殲譯
公及南領相爲首相功臣盡一代無比常曰可見不枝紅絲
上題在餘未足觀乎生以此自以爲欠嫌
爲監察時令時妖巫多聚邨中言人禍福之 士公查黨繫巫流
論盡黜之鄙作禪
用火儀觀甚偉嘗以禮判赴京中朝人悅公風度爭李爭先觀

諡孝丁恭正妃後追尊冊封皇太子妃

沈澮

號蒼雪齋書畫似人從昔蒐諮于經翊戴佐翼世宗朝稱府院爲兩代並相至領議政恭肅公 卒 成宗朝參廢妃議燕山甲子禍及冢壤

朴元亨

朴元亨字之衡竹山人號晩節堂 世宗甲寅文科佐翼功延城府院君爲兩代並相至領議政文憲公

公明達有休譽綜典故中原使臣陳鑑高閏張寧陳嘉猷之來皆爲儐周旋交際咸中其宜張寧語曰如子之才生於春秋之世當不在叔向子産之下矣筆苑雜記

陳鑑之還公送于境上鑑執手揮淚曰古人有千里神交況

累月相從朝夕相與賦詩唱歎若敘舊由是其名播於外國中國三雕

矣

琉球國使臣來　上引見於別宮命公為儐使謂左右曰朴某

真所謂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者也三雕集

公仕至台極清儉律身教子弟有法其子贊成安性伍來頭時

值其生日置酒獻壽公受獻歡飲至夜分呼安性使前曰古今

夜燈前酒數巡汝年三十二青春吾家舊物惟清白好把相傳

無限人門闌盈酒之間無浮浪流蕩之玩而有警責詔訓之義

亦可為教子弟之法石齋頤言

曹錫文　曹獻集

曹錫文字煥甫昌寧人初名碩門　世宗甲寅文科後除承旨

翼敵愾翊戴佐理功臣昌寧府院君丁亥拜相至領議政　年

忠簡公

康以律身威以職下故子孫不得營有子孫僮僕無敢一撲於州
郡謹

上每引入卧内密訪大政時解御衣賜之[同上]

三宰輔國取才皆拔其尤時稱藻鑑之明[三灘集]

洪達孫

洪達孫字可判南陽人武科靖難佐翼功南陽府院君丁亥拜
相至左議政安武公

崔恒 徐居正誌 夫己丑生

崔恒字貞父號太虛亭寧城人 世宗甲寅文魁丁卯
重試靖難佐翼功寧城府院君丁亥拜相年五十六陞領議政
以盛滿辭甲午年六十六文靖公

世宗將試士，夢一龍盤屈於成均館西庭柏樹，覺而異之，使宦奴密往觀之，有一大擧枕柏樹下，加屈柏樹而臥。及取士，公登壯元，而視其榜，則其人也。因此稱其柏為壯元柏（於于野談）

世宗臨雍策士，公擢第一，不數年，錄集賢殿直提學，參重試，進副提學，居侍從十有八年，凡諸說詞命編纂製述，皆出其手，為大手

性謙恭簡正，雖位尊不自表襮，不立崖岸，自少以文章雄一世，辭藻富贍，尤工於駢儷，凡事大表箋皆出其手，華人每稱本國表辭精切，皆公所草也。其為雖隆冬盛暑，夜坐終日，端坐不設褥寢，未嘗疾言遽色，大抵然也（筆苑雜記）

上之靖難，公協贊居多，特陞都承旨（錄臣）

成化丁亥 上方撰經國大典，命與撰，後公三上辭章辭不允曰

吾之于天殊知不合事為一已公不得已應命以資□□誤矣

司成金天根等（金任）

上擇儒臣曰試名儒之臣而顧問竟分縷析宏博如響

上稱之曰宋廉吉亦有如此真天才也（筆苑 雜記）

每入相將政持論必不喜更張務去苛碎公立朝四十

年一不狎歷官至台輔未嘗一日寄外（紀臣）

自奉極台輔常意簡（四佳 集碑）

孫宗胄任書校重之一日具冠將往□□□　上並御書□

按此說

龜城君浚

龜城君浚字子淸　世宗四男　臨瀛大君第二子　詩號睿宗時□

拾從戍守將斥福大成獻議　再為功臣　成宗初請□

無愧仲宣
公有文武才而 上許倚重常曰吾文有鄭武有洪允成兼
足愛矣年十八以一品宰臣兼兵判特拜都元帥

康純

康純字太初信川人從敵愼切戊子拜相至領議政南怡獄被
誅削勳

金礩

金礩字可居安東人仰賀眞孫餘護君 世宗庚午文科皆六
臣謀信眞偽謨切之泛府是戊子拜相至左議政文靖公

洪允成

洪允成字守翁懷仁人武有才略初仁山府院君成子拜左議
政威平公

公湖西人將赴京徒步行至漢江時 上在首陽陪卿出遊濟

川亭蒼頭十餘人在舟中據舟使不得行公躍入舟中手執小

槳格其奴盡溺水猶自刺船而渡 上甚異之召使前慰遣之

濟以恩給之任 州說孫寄稱曰 洪允成 也文正字入知 光陵朝

公少時落拓不遇取解入京聞洪繼寬善談而推命繼寬既致

敬曰公人臣極貴之命也仍曰某年某時公為判々都某守史

以罪繫獄當死幸公念我而活之因謀其子曰汝某時繫獄其

吾某之子可也公悵然不敢諾未十年果超授刑曹判書一日

鞫大獄一囚呼曰囚是昔年洪繼寬之子公乃悟而釋之都中

有洪總寬里繼寬以下嗚故仍以爲名云 語溪記聞

上誅金宗瑞之夕先使公詣稟公事往覘之 公時爲訓鍊主簿

內房假說三妾在後招公使前曰聞汝有力云吾有獵弓試彎

江公列舞達於江張宗瑞曰焚嘗不如也使其舞酌酒大兕飲之公飲三桃而出東園記

登第未幾佳　上請鄰冠錫甚多無務蓄積荒田萬米穀倍之籍物納第籍馬寒塗門外列舁者幾至萬人大起甲第治池有差　上書積海二等賜之招集名儒雅士無日不設宴儲郎臺腰雖何書高與之食不能過也絲竹嘹亮晝夜不絕坐客畏威無不引滿倒載還賞僭妓纏頭所用亦無數若富貴二十餘年辭勢縱赫崇禎猶諸

公酒户甚雄與黃烈成等身金觴盌何桶散雖然曰痛飲了無醉色　上嘗號公曰醉飲堂刻章賜之筆花雜記

公判吏部其叔父乞官其子公曰吾以草地留下種二十年者盡役當揆之叔曰公何出此言昔公在國不得意米食不羅狀

我十餘年今自效身鄕守拙不官我一子予公恐其託擴節其
嘩撲殺之置諸囹中其家求訴而刻書不受憲質不聽上章
還求其妻頭救龍傳之奏稱詞而請之公與之開闔上時之辯
使又問之其妻曰所言則於捉其妻開必從其請故不敢說
上駐蹕命下府將書去 大臣欲誅公而爲其功大主斬其
唇頭殺十人而行 錄記聞
公壯勇悍猜功專殺閉外長川人有洗馬繳業殺之請而過公
者不問貴賤盡殺之嘗又殺人目而斉泣有老妃因老貝窮
猶一坐所以爲衍者此也嗔之則剮臏死推之則殺死未死也
無辜說辦於其門以掌萬一字遂持文券詰之公不受一語
令嫗倒石上以稜石擊碎之置麗道傳人貢錢誰何以此
横行官不能禁捕盜部將田霖一日甚伏於才人叢書去云

卷三 三十四

夏至近有五六人黑夜唐突負謂其實人其如我何寡觀內緒
之曰公寄於衙暫允留法耶其明驗而勸公曰此輩惝恍妄行
非笑盜也已自公發錄餉恩畧公公大喜乃引其手上堂曰如此
好事子何見欺也遂以飯一盂雜以魚羹酒一角饋之寡一哭
而去公在嘉田爾爲何嘗曰出身未久補內禁衛其公遂啓擢
宣傳官自致謙卷親審一日寡請公公方就胡床綁倒少女美
婦雇爛下引滿閑言擬射之寡跪聞其故公曰一時不應將棲
之也寡因與其殺之何如給付小人乎公笑曰諾遂解而與之
蘇維見萬之說有
公以鄭必閑眠悍使稱行義也至福州一作昕出湖 南至金州 古谷奔河
驟雨有一妖之倒藉僞鬼之公笑譏其有旨登頭官向之乃屋
舊居也一作金州望 旗揆且留 其人曰有肯女意今夕以爲姦速歸其達

汝若進雖々免蓬粉矣其人唯々而退與其妻謀曰吾素爲
賤門女問其故曰父母毋勿驚跌甚易女着以衣之衣公之衣
女盛容飾之於中門扇後公我服而入女附之公將聘女遂許
把其衫一手携佩刀曰公國之大臣今受命撫視未有一事可
称而先行不義害士族之女公欲以為妻何耶若以為妾則
可以欲害之願死於前公豈忍行此無禮而枉殺人耶公笑曰
當如所言遂嫁之于 上臣有妻不慧不堪中饋請以棄人女
為繼室 上曰然乃御家宰何必問公遂備禮而娶之于
家亂門作公卒後前妻子嫡久不能安後妻日某年月日
先王幸妻夫家令妻行酒 上降以懲政院日記以夫人行酒
書之半以妻行酒書之年出而考之果書曰 上幸洪允成之
家酒酣令出夫人行酒 成廟遂特令為二妻子今家云而花

無子只有孽産其孫女爲向化郞將尙徹妻母 寄齋雜記
收子 上幸溫泉鴻山人羅季文年老白哭於行宮外 上使
問之對曰洪允成婢夫籍允成勢力使驛吏殺妻夫色倖崔
倫眩於權勢只因驛吏餘恙不問允成兩奴又棄驛吏以來監
司金之慶又誤放令一皆放還更以妻父于眷謀害允成捕擊
于獄 上召于氏親問卽拿致之慶及倫諸之皆辭不能對允
允成謂之允成婢夫與兩奴并置極刑仍放白于氏不記賤籍
能從夫雖節義可尚給米十斛 備考 文獻

世祖朝名臣

姜希顏

姜希顏字景愚號仁齋晋州人碩德子 世宗辛酉文科官至
副提學仁順府尹 年四十八

公年數歲或嘗壁間逾手揮灑或書或畫無不中法及長善詩善書善畫時稱三絶所著有發花錄行于世海東雜錄書畫皆秘而不宣有求者公曰書畫賤技流傳後世祇以辱名耳

世宗用欽賜体天牧民永昌後嗣八字爲寶命公書篆行狀

李石亨

李石亨字伯玉號樗軒延安人年二十六擢魁生進及文科初試擧年辛酉世宗朝連魁三場直拜左正言命三館賜宴闕門外佐理功臣延城府院君領中樞文康公丁酉卒年七十三

公之父懷林晩無子禱三角山而夢公異禁有奔坐大石白龍拆石而出覺則報生男名公以此月沙集神道碑

丁卯重試對策公居魁而同公優等者八人親試之魁御題八

驗圖任製各体公始製策以天佑作之君聖人應千齡之區地
用莫如馬神物效一時之能爲頭聯成三問言今場可畏莫如
李某見而詒曰君欲效老學究對儷爲工耶且以馬對君無乃
不可公長者信其言捨而製詩既闈知之據其聯爲冤竟占一
頭公曰比勝不屈於人久矣咸曰我能屈不屈人之勝一時傳
爲勝談上同

上將巡西海鉄方伯難其人於公命往公翌日辭赴整理西延
鑾區畫無欠　上褒嘉陞授拜大司憲先是臺官以言事多獲
罪公風裁凛然直得論事体疏劾一大臣貪縱辭激切　上嗟
歎即召陞御榻命進分握公手曰向使任言責者皆如見卿予
豈不從仍以疏示左右曰今不得庇護某矣即允之
嘗於内殿宴公　中殿親執御衣一襲以賜之　命宮女製三

壯元詞賦以倚酒歸砂

金安溫

家在泮水西溪壑奇勝葛中藥材嘯咏其中客至留歡人望之
如神仙構茅亭數楹於園中名曰投適上同

金安溫字文良號安齋永山人　世宗辛酉文科　重試
擢英魁登佐理功永山府院君官領中樞文平公　卒

公少時每從人借書未往洛曰日　日抱取一張藏諸袖間而誦
之若有遺忘處則出而視之誦畢即棄故誦一帙則一帙盡矣
申叔舟有受賜古文選愛之不離手公往借懇為借之踰月到
其家見裂取片々塗壁上問曩冀何其由則曰吾嘗臥而誦
之矣為文章未嘗起草而不人有求者雖八九令人拗筆公四
顧口呼各適其体采順君濬嘗請代撰謝表公下筆立時日還

宗則懶漫難成遂口誦令人書之一刻而就表辭懇到精切丘徒直見之跪沙中曰平昔雖聞公文章高妙不知至於此遜源齋讒議

人以佞佛譏公

公處於治產無布書籍於床施席於其上而寢人問其故乃曰床冷無褥也門前大槐嫩葉陰濃令奴鋸斷之人問其故乃曰無薪欲炊飯也源齋戲語

好学不倦博覽強記官至極品淡然如寒素常騎馬瘦骨崢嶸旬月間輒喪數馬或曰何不使掌馬者殷勤察養違則嚴之加棰楚乎公曰安可為畜物而罪及於人乎華苑

上使公赴京尋傳梵字不傳東方者甘露寺住持中華名釋聞公東國大儒預設倚卓為置筆硯鵝溪紙於其上公入門壁有

墨梅詩跋曰青溪黃檗寺前露墨梅若以色見不是般若住
持于康以致冷語

公未嘗時閑門讀書因小遣下堂見落葉始知其爲秋後病劇
將化謂子弟曰看華嚴切齋庸學我今煩悶眼裡森羅者皆
虛華不實雜記

二十八年以官佐郎以濫刑被誅

李季甸

季甸字屏父牧隱穡之孫韓山人號居齋 世宗丁未文
科補輯佐翼功韓城府院君領中樞久典文衡文烈公
嘗爲集賢殿應教封章論事同列止之公曰論事之敗之榮宜如
食默恥之深所以平下僚抗疏陳直進奏 世宗曰季甸
之亂又來矣尋擢同副承旨 筆苑雜記

任元濬

任元濬字子深豐川人 世祖丙子文魁重試拔英登俊佐理

功西河君叢叔孫 子士洪被誅 靖國 襲除

公聰明絕世嘗道謫寓陽府監司姓朴逖於府試其文章左

之一如宿構乃除官妓籍錢之者人命公一見後置其籍使呼入之

無一遺者而不亂其次朴歎服乃馳驅上言此人於東方不可

多得雖有微罪不可棄論遂徵召　世宗即令召來謂　東宮

曰予人有聲譽倚晴詩才彩試詩命宜以雲為題呼韻試此精

大作詩公即應聲曰若附着後悠揚萬里雲凌風千丈直暎

日五花天祥光數點瑞氣離金門　待得從容龍日為霖佐聖君

世宗命以刻示於集賢殿權書扇董崇皇帝復正之日　上欲

進賀表特權正吾文稱進表文　上使人公適聞出就名稍遲

怒命朝之即呈傳曰吾汝無時豈宜投暇已命翰汝矣宜即製
進宿種徑表公謝罪還遷撰進箚曰十八載垂衣之化久浹於
蒸黎千萬年曆服之長俱爛于一德普天之下如日尋中之句
上喜曰主文之任不可[illegible]之[illegible]其表文內可填此兩開之彼司
上識御批曰才高一國功可捲羅瑣錄

洪逸童

洪逸童字日休號麻川守南陽人 世宗壬戌文科
公器宇卓犖性任天真不修邊幅善詞賦劇飲無何醉則閉草
業作吹笛發悲壯激厲聲啓獨撫古琴有絃無譜嘗曰吾之琴
得淵明之旨不得之趣者於 上前論佛事 上佯怒曰當殺
此虜以謝佛氏命左右取劒來公論辯自若左右佯以劒擬項
者再亦不顧視無懼色[illegible]曰汝能飲乎公曰樊噲漢士也

項土仗三色花閃緞清不敢辭況皇賜乎賜酒一銀盞連倒
上曰願毋死乎公曰當死則死耳敢以生死而易其心乎 上
嘉賞錫裘一襲雜錄記
公嘗遊燕見市食餅一器麪三椀飯三盃豆腐麪九椀又到山
下又食蒸鷄二隻魚羹三椀魚膾一盤酒四十餘椀 上聞而
壯之然居常不嗜飯但食餅餌腐醪酒而已從到陝川劉徵君入
歎其爛賤也止

鄭誠之辛亥年六十八

鄭誠之字純夫號調齋南原人 世宗辛酉生進同年文科第
二拔英佐理功臣南原君孫文翰大提學崇政吏曹判書文襄
公
六歲始讀書九歲能屬文

己巳公上疏請罷行城不允時黃用仁甚忌公面責之辛未公
春啓倚任外戚非國家令典然今日宗親戚强而王室勢弱須
擇任外戚以藩公室又極論東西兩界備邊諸事 上曰梁誠
之憂國敢言如于李良之人也辞序集南偰君政案
癸酉請難 上謂鄭麟趾曰欲作地圖誰可任此事麟趾薦公
曾修高麗史地理誌宜命掌之自是公掌官制卯經國大典地圖事
柳誠源等忌公出入頻□□讒毀以爲第百計謀陷上目
丙子五月啓勿與 東宮夜宴于功臣第 上曰與功臣夜飲
何害左涤首具致寬曰臣與韓明澮亦爲啓焉誠之之言爲是
任元濬退集賢殿官之李塏曰朴彭年曰梁誠之經濟之才國
人所言也彭年即相目反唇蓋中其謀也至六月宴使臣命停
東宮侍宴彭年等果敢謀敗政案四佳集合錄

命往審閱延茂昌慶訪三陵已而還條陳邊地圖及地理誌並上
道內便宜十八事遂上同公以豐基官親供罷三邑諸邑三年不罷則將自潰矣
嘗在集賢學士輩論時事請公曰若不切時務不必陳瀆如此
公曰朱晦菴在宋光宗時立朝四十六日疏數十上余侍從踰
十年疏奏數十卷倘亦得也華花權化
公早喪親每以未及祿養為慨父葬陽城世葬楊坡請于朝以
長子璞監陽智從子琇監禮城俱以邑宰上塚六年集政
上嘗巡幸以公為守相曰梁誠之予之諸葛亮也
公器度淵醇喜讀書博覽強記且有籌略常惓惓以稗益國家
事
為慮未嘗頃刻忘于懷晚節謝職優遊日與賓朋商確詩史莫
畫匠馬遜遠遷澤別墅蕭然野老以終天年
公口吃常時對人言期期不能道寒暄及遇論大事則辭然

無所補
徐居正贊公畫像曰觀公之貌不揚而寢觀公之言不敏而訥
然黃金橫帶位長六卿而白髮飄颻年登七袠明國家治亂之跡
千載一日識山川險易之勢萬里一室四十年金馬玉堂之出
八十五載天官判府之[illegible]章數十萬言殿多士一十三
榜[illegible]河帶之誓而心[illegible]之謗而志不衰丁酉臺官劾公曾判吏曹
受人賂遺已丑諫院又以
劾啓疏攻上命勿問公之文如菽粟布帛公之心無崖岸
城府一幅丹青新畫百歲新文[illegible]以同知中樞遞
年曾不如[illegible]數[illegible]要職反
為媒進者[illegible]
曾故權以此連遭大榜褒
所著奏議十卷文集六卷筆教撰海東姓氏錄東國圖經農桑
書畜牧書命撰八道地理誌沿邊防戍圖星極沿平圖八道
地圖兩界防戍圖

公久掌風憲有觸臭之辟犯顏諍之節一日於邇宴 上曰卿為臺諫八年向予一無拂戾逆耳之言予正多之 聖主一言規諷而戢惡之意見矣 松窩雜記

韓繼禧

韓繼禧字中順西原人 世宗丁卯登科翊戴佐理功西平君左贊成文靖公

公無不讀博覽強記名蓋當世人或比之也 南秘書丁母喪起復當罷喪癈死 上手製祈文禱之病間召見曰卿病憂之深故至不欲聞卿姓名不圖今日得見卿面 四佳集碑

公柳巷韓脩之孫文簡公尚敬之子西原繼美之弟上黨明澮之再從兄累代勳德富貴赫然而公獨冰蘗自守祿俸所入亦必散賑宗族之孤寡者以此家道涼薄朝夕菜糲老而愈礪縮

義閣之時時周給亦辭而不受一日設門會於明澮第盛白酉
平屏紀已高自奉猶然儉服御之疏觀聽者莫盡罷所以明驗之
澮曰此吾之責也遂取紙筆成一券列置諸親在座之名署
公清簡之德次述一門不能奉承之過以與仁門外鼓岩下
稻田種十石者獻之公辭讓不受明澮以下起拜共贊歎中
止然後始受之然其終身不安之色可掬也 尤多感慨辭決辭
夜還 寄齋雜記 趙

李蓀

李蓀字可誠陽城人 世祖辛卯文科 重試拔英登俊官
至判書文贊公
上設拔英試試恩日設酬於思政殿御製詩一首令詩臣和之
成任附耳語公曰 上常以君為道洛君為戲詩箋之遂和

云歌詠聖意歎老之舞天風吹袖助回旋 上大笑曰予以爾爲
近儒今觀是詩豪氣有餘即命內外樂工譜用公詩歌之公
起舞縱飲而罷未幾加嘉靖大夫 獨有
崔池 筆錄

崔池字⌐金州人⌐ 世宗壬午文科官同成
公登第以後多任外職 上之十一年試文臣于慶會樓下公
長吟緩步行至後苑 上適微服出苑中公長揖不拜 上問
曰汝是何人擅入內地無禮於我公對曰我文士也宮中有 上
而已豈敢別禮於子乎蓋意其爲王子也遂蹲坐踞傲 上曰
汝非樂工耶何其漠然倨傲而倨也內官絹至公驚惶謝罪 上
卽御便殿召公講論經史難問隨對精解無滯 上大嘉乎
賜卮酒公快飲數巡顏色自若 上懷其得人之訖卽拜爲同副

簡擇
義諡

尹士昕

尹士昕字 坡平人 世宗丙辰文科靖難佐翼功臣坡平君
工曹判書咸安公
公出自紈綺耕耘於業世以人別試榜目觀光隨朋赴試得中初
選至殿試對策用儷因藉借作得助力公特草紙不借一辭
日夕飄風亂起有從人持藥咨於前公取而書呈上權擥其策章
即上令畢敍賜酬作也墨緣於李川人乙卯別試得中第一名官至
吏曹正郎

李從生

李從生字繼之咸平人天順武科敵愾功臣咸城君歷四道兵
使莊襄公

三十五

四十三

公少有兒時人皆目以大兒及長善射御甲申　上選武士觀射于春苑公三發皆中鵠　上大加褒獎拜潼關僉使乙卯國恤悲慟成疾卒

公天資質直事親克孝居官在事務遵大体待人接物和氣藹如嗜酒無量亦無亂友朋同謂之酒德

息有沼

息有沼忠州人魁武舉敵愾佐理功臣樂城君官贊成判中樞直莊公雁答資善判

來安道城底野人有舉部潛殺他族者朝廷恐生他變特遣慰之以公曾爲北道兵使其心也公倍道而進先使人開示教書野人初不信曰離我也遂投其書于使地者曰汝苟不信息令公來矣野人曰令公果來乎令公來則是我父也可得見

也李公闖之馳入其郡廬皆羅拜闖誠撫諭皆悅於時令遂率
酋長而還徒還旧居 東閣雜記

李陽生

李陽生本應薛賤人敵愾功錫城君初嘗以造履資生入壯勇
隊從征李施愛有功封君目不知書然性純謹常易遇舊與見
微時所交必下馬論敍而後去其舉咸稱倚倪叔姑家雜羌
處謹且無子人有勸改娶者答曰吾少時所與貧困而一朝
棄之不可且以賊人而娶良家女有害於義吾嫡見微弱不振
不如以其弟為後賴吾功蔭庶幾爲吾宗也善構虎見之顏色
必辨盜賊十不一失朝廷每有捕虎捕盜之事委而任之最以

秦石桂 附

秦石桂驍勇善射聲稱於靖難功封君至正二品爲人貪婪酷

奚嘖遂之又大夜不寐背達鐵釘無數着不顧及流下南江設施已物摧之網遂以亂其囊橐給切臣為奴婢盃桂求有姿色者為妾日夜縱淫不已後以誹毁伏誅削勲 備衛 姜誌

朱頭孫傳

朱頭孝傳

新宗君孝伯

新宗君孝伯 一云恭簡公 判書　宗則子德泉君孝之子武科官至...

公兵居平正復進札王衛等七人左為謂宗[illegible]
藝妙現德盛明洞澈白軒集公撰文
公葬在禾州道論罢奚兆其常得祀之所歷大金圓[illegible]
而樂之曰吾其欲斯一日於得其誌大球建[illegible]
閒墻集
墓誌

德宗故事

德宗

德宗 懷簡宣肅恭顯溫文懿敬大王諱暲字明照初諱崇世
祖二子 貞熹王后以正統三年戊午世宗二十年九月十五日內
中誕于禁中乙丑初封正義大夫桃源君景泰癸酉陞崇祿大
夫入學尋超興祿大夫乙亥冊封王世子天順丁丑世祖三年九月
二日癸亥昇遐壽二十追謚懿敬成宗二年辛卯追上[illegible]

尊號溫文七年丙申 加上尊號宣肅恭宜明徽懿愼肅 嘉靖讓

年壽不嘗日前 敬陵 高陽東峰峴艮坐丁丑午 一月二十四日薨 有表石

妃仁粹徽肅明懿昭惠王后韓氏籍清州明朝賜號光懿貞

卿本朝左議政西原府院君襄靖公確女正統二年丁巳九月

八日乙未誕乙亥冊封粹嬪 成宗追崇德宗仍進尊為仁

粹王妃弘治十七年甲子燕山十年四月二十七日戊午昇遐于昌

慶宮之景春殿壽六十八 敬陵 大王陵右岡癸 甲子五月葬

二男一女

𤏡 成宗大王 序在二

一男月山君婷 初封月山君作挺功方文以 懷執鄭 贈仲華 無有庶

子德宗 君懷

一女明淑公主 唐陽君昭 貞公洪常

成宗追尊 德宗

本 世祖丁丑秋七月 世子偶因感冒風寒 [illegible] 命尊官

為疾 世祖臨問 世祖親幸 [illegible] 十餘日疾 [illegible] 最

自疾復作 九月初二日 世子 [illegible] 叔舟入視 顧 [illegible] 延

而氣息已盡 世祖曰 任其命也 其顧管制不可不傳其體以

遺之 即居 [illegible] 遣 [illegible] 圖而藏之 遂 [illegible] 錄序 保閒齋集

己丑冬 成宗即位 群臣上請 懿敬王世子追上尊號 成宗

以義尊大統 不敢顧私 命待服闋 [illegible] 錄序

成宗三年壬辰 乃下群臣議 追崇為王 懿敬王 立別廟於

迴敬宮 以月山君婷奉祀 遂 尒錄序 六年春正月 [illegible]

上初即位 申叔舟請追崇 懿敬世子 上命 [illegible] 以上請

之 鄭麟趾 鄭昌孫等議 宜尊為王 而稱皇伯考 [illegible] 稱 [illegible]

辟嬪為王妃令月山奉妃女演定陶慶芸弟復安陵皇后奉木
是亡謚曰懿敬陵曰敬陵　粹嬪曰仁粹嬪曰仁粹王大妃
奉安神主及影幀於懿敬廟　文獻備考
奉命崔淑生貴安改曰衛宗奉安回相
四年癸巳秋顧成九月二十日　命右叅議成奉祖兼旧祠奉祀
年秋安于新廟後殿命中祀兼韓伯倫請回祠奉祀　許之移安
于新廟正殿十一月朔日戊子親請親廟祝以大書　遂無緣寸
上命賜崔淑生貴生爵一官放縫進論其體　上曰予是閱
月前大顧俯不在今日得觀天願修德慕之懷將無所不得
則深貴於大諫用作進而閱大詣看莫不下淚　東國記　遂命錄序
五年七年秋九月進上承徳則使李縉孫奏曰臣以閔欄
特察野得寸光尤官請禮祭大臣　徐宗　諱　光忠王臣

嫡子從命爲世子不幸早卒今臣既受王爵妻亦爲妃而所生父爲世子母無名号一國臣民稱謂不順於人子之心誠有未安然臣既爲先臣襄悼王之後仍不可顧私親且懼天威囁嚅至今猶豫未能上親恩之未報之懷不能自已敢冒死瀆伏望聖慈賜諡賜爵以存孝理不勝至願（攷事撮要）

六年乙未（成化十一年）今頒來回奏降勑曰得奏王所生父諱先封世子早逝及所生母韓氏見在俱未有名号雖爲人後者仍不可顧私親然顯揚之懷自不能已亦因其慈王之孝懷茲特封故世子諱爲朝鮮國王諡懷簡封韓氏爲懷簡王妃以遂王顯親之志及頒誥命并妃冠服（攷事撮要）

於是 上大赦境內賜群臣爵一級奉表陳謝始有 懷簡王祔 廟之議命東班三品以上西班堂上以上會議院相韓明

滄及臺諫皆以爲不可李玟孫舜孝尤不可私判李承召任
元濟以爲宜祔國朝寶鑑
成廟追尊自盟試義宗入廟之以先言之則懷簡宗英之
濮王而已至於莽宗入廟非私之終也追尊之初　上雜設
于宰公卿或可或不不而三司至陳啓惟李承召獨倡言
之宜疏甚張堂上雖用其言卒成追崇之計而心醜其逢
迎用承召不終官至於二品而已象村稟言
上諡　懿敬廟行狀貴於毅仁政殿率百官上諡冊　仁粹大
妃御宣政殿　上文章百官上冊寶司宰監副正鄭孝終斗登
輪對陳　懿敬王當祔宗廟之命議可否顧議政鄭昌孫求人
仅稱皇伯考則無祔廟之仅稱皇考則於　睿宗既稱皇考不
可疊稱南原君梁誠之議宜陞祔於　睿宗之上左參贊徐居

正郎五人議議者以為當祔 睿宗為伯考於禮不可行該軍
金紐議小宗不可合大宗且 睿宗先為 懷簡不可序於
上然既尊為王不可以月山大君奉祀莫如立廟為設祀官遣
官致祭或親祭之 貞熹大妃亦下教設問曰懷簡本嫡兄祔
於 睿宗之上何妨或云別立廟當幾代而止 懷簡入祔則
恭靖當祀否鄭昌孫議既稱皇考於 皇天於懷簡稱為皇
伯考是二尊也如不得已祔廟則宜序於 睿宗上古制兄弟
同為一室 恭靖恭定同為一室不當遷矣 上教曰高麗成
宗躋戴宗於景宗之上名臣李齊賢譏成宗以此為比況 懷
簡王為其子特 睿宗大君也可謂君臣之分已定請於上非
昔同僖之比也 文獻備考
七年丙申正月上 懷簡王廟號德宗奉遷懿敬將祔廟 睿

宗以弟而受命在先 德宗以兄追付於後廟位次敍命議于
朝廷韓明澮以爲當從受命先後李承召上及禮曹參判李徽
請從天倫次取從之本廟則 恭靖山陵室陞祔 德宗停廟
以古東宮爲之息秩以奉之日朝典讃
將相德宗不廟事政府六曹三司議之紛紜不一驛與君
聞於所以初非與 而聞諸左右曰 德宗何人宗廟誰之
也左右曰 德宗是 今上之考 宗廟 今上祖宗所享
之所將曰此正易耳以子祭父合於事理有何他議乃無識
武夫於言中理由是本然性善初未嘗泯也備閱嚴語

昭惠王后

仁粹大妃旬在 世宗潛邸承事兩宮晝夜靡懈及爲嬪尤
謹婦道 世祖常稱孝婦造孝婦 笥書以賜天資嚴正所爲至

孫等少有過失昭不撫背而正色戒飭 兩宮嚴名責稱頌不衰
長樂之餘患女婦之不知取法女々教明鑑小學女書撮其切
要捴成七章名曰內訓以詒諸尚議書內跋 內訓跋成化乙未孟冬

睿宗朝故事本末

睿宗

睿宗襄悼欽文聖武懿仁昭孝大王諱晄字明照初字甫平
世祖第二子 貞熹王后以景泰元年庚午世宗三十二年正月朔日
丁丑誕于私邸初封海陽大君順天丁丑冊封世子成化丙戌
入學戊子九月受禪己丑十一月二十八日戊申昇遐于景福
宮之紫微堂在位一年壽二十皇朝襄悼因事有功曰襄未中早夭曰悼
昌陵高陽敬陵北岡艮坐庚寅二月五日葬有表石
妃徽仁昭德章順王后韓氏籍淸州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

公明澮女正統十年乙丑(世宗二十七年)正月十六日庚寅誕天順庚
辰冊封世子嬪行嘉禮辛巳(世祖七年)十二月五日辛未昇遐于私
第(享壽十七)成宗三年追尊爲王后上尊號誕一男
恭陵(坡州南看施洞戌坐壬)午二月十五日葬
繼妃襄惠昭徽齊淑安順王后韓氏籍清州右議政清川府院
君襄惠公伯倫女 三月十二日誕選入東宮初封昭訓成
化戊子冊封王后 成宗辛未上尊號仁惠燕山加上尊號明
懿(與昭惠王后徽號二字相同不敢御牋) 弘治戊午(燕山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甲
寅昇遐于昌慶宮 昌陵(在大王陵左同岡艮坐 己未二月十四日葬)

二男一女

一男仁城大君糞(章順王后出早卒 贈大君諡懷簡公)

二男齊安大君琄(安順王后出 諡[illegible]) 左議政守?女承安順王后旨奉之嗣(娶尚州金氏正[illegible])

嬰順天朴氏平陽君贈領議政…出仲善
一女其后又以王后命與金氏復合而無后
一女顯肅公主（臨川尉任光載　安順王后誕置）
上初政銳意圖治未幾王体弗牢嘗手寫冊背曰睿宗合死
得此謚足矣不數月上賓群臣上謚曰　睿宗欽聖懿恭肅（詳謚記）
改定城門閱門門閑閑之時命承旨二人入直（詳廟謚典故）
上聽政之餘留意墳典纂前古治亂之跡親撰歷代世紀二命
文臣撰國朝武定寶鑑
追上　眷靖大王廟號曰安宗（一作興宗）竟寢不行（詳廟謚典故）
秋七月久旱　上減膳親御永昌殿乃雨
冬十一月昇遐初　世祖遺疾　上侍膳嘗藥日夜左右睫不
交者屢月比薨哀毀踰制勺飲不進遂乖節宣是冬疾作遂

金陵選

有大貴罪當流竄緣俘毋乞 上曰三者無私敢以保下請

邦憲遂決流之誌狀

上初即位承遺教命領相韓明澮與二三大臣輪直西闕門外

啓曰昌德宮禁衛甚踈宜令重臣領兵衛之 上從之名臣錄

南怡之獄

成化四年戊子南怡康純謀反伏誅錄申叔舟等勳三十六人

號曰翊戴柳子光後削勳攷事撮要

南怡者宜山尉輝之子 太宗外孫驍勇絶倫討李施愛征建

州虜皆先登力戰策功一等 世祖超拜兵曹判書 上深忌

之至是 上新即位時彗星見怡直宿禁中与人論彗星爲除

舊布新之象也柳子光素積忌怡才能名位出己右是日亦入

直閣癸酉從德其言因欲以稱捏寄叅議請反獄成坐誅時年二十一

十六（國朝記事 東閣雜記）

人或告其叅於公奎下獄因以謀反接誅之（潛溪記聞）

怡嘗有詩曰白頭山石磨刀盡豆滿江波飲馬無男兒二十

未平國後世誰稱大丈夫其詩意蹉跎之氣像難乎免

矣（芝峯類說）

方怡之就鞫康純以領相入參怡稍純顏誚純曰臣不編之遂

興明位至宰相又欲何求而預謀乎上然之怡復曰殿下

信其虛辭而免之何以得罪人上命鞫之純笑之八千下　堪

擣鍊備刑狀與怡同斬呼曰南怡汝有何憾於我而誣我耶怡

曰寬則吾與汝同汝為首相知吾之冤而不出一言以救汝亦

冤死可也純默然不能答告者及非官皆錄勳予籍其家利所

悖之被誅，至今不能辨其真偽。浯溪紀聞

附悖受刑時，骨節盡斷，猶刑我矣，謂紀明晉等不服者蔵
幾斷，然後復以今腰骨已折，已殘戮無用之人，生亦何爲
如我年少時尚不惜死，白首老革，死固宜矣，吾故證之上
閣臣莫測其意，孫亦知之。李時蔡入侍，上從容語悖曰悠悠且
不知也，顧謂之勿疑。及就刑，猶顧謂悖曰：與小子相見宜有
此禍也。今有南悖回基人不敢者，前爲莽國者 靜齋雜記
悖南都總管備船例，杖刺甚之，金蓋 明孫之文爲雜衙建根撰 海東
拔其頭，後當刺者誅之，且得免 雜記
柏爲職者，治爲郎將，謂南悖爲其判辭，細積詳察 世祖曰
謀實不當與其謀，其悖死，何不可捨也哉 世祖嘉納，即日
罷其旨悖，悖以其事流於後處 四佳筆苑雜記

初權[illegible]怡求之[illegible]

不可令推其六命卜者曰是命極短且無子宮亡其[illegible]而貴

其禍可以和婚降從之怡十七登武科極[illegible]二十八以兵

判被誅女可已先卒數年 浩溪記聞

怡傳怡少時遊街上見小美衣紅衣小筍而衣上坐畫粉面女

兒人皆不見心怪之徐從其所往入於一宰相家俄而家人

號哭問之主家小娘子暴死怡曰我入見則可活其家許

之而後可怡入門粉兒擣娘腦而坐見怡即走娘子起坐怡

出娘復死怡更入還坐怡曰小美筍中何物曰紅柿也娘子

光取此柿而食氣塞而倒怡具言其[illegible]以治邪之藥救之

之得生此即左議政柳[illegible]之第四女也以下吉[illegible]婚 聞朝記事

閔特史撰

己丑四月始陞　世相黨顧使之又以後職帶者有省皆納史
草閱擇示納之既而聞之史草皆々書本官名擇懼大臣見其
言而啣之僞請于承旨安仁錫僉大舊命孫欲改之不果又邑
于博士廣文獻々　神此之肴金辛寬改不服淨寫而還納檢
閣楊守酒昔無有直筆者請勿書白之希言之泉琅々徧告
諸上臺命曰非個事也乃聞于　上初臺言元叔康啓史草書
名非古恐將有[illegible]事者請勿書名　上遂[illegible]從金昇副正金
李昌告叔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改遂假業擧持上而閱之粹云臣
所書皆大臣事也其大臣皆在賓廳聞臣[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誘也
曰大哭曰臣命之窮已[illegible]命　上而[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知粹之
而人遂免死秋竄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初不以宗[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者人成
假知其拷掠乃服遂[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於命孫仁錫緖[illegible]杖一百

本貫元章 佔畢齋集

閔暮字 驪興人主簿杜元 世祖己卯二科官至曹正

郎

元叔康字和仲原州人昊之孫校檢孝孫子 世祖庚辰文

科官至正言

康效誠字 信川人 世祖戊子文科

睿宗廟庭配亨

領議政延城府院君文憲公朴元亨 入 世祖相臣

睿宗朝相臣

尹子雲

尹子雲字望之茂松人號樂閒軒之孫 世宗甲子文科佐翊

翼佐理功茂松府院君己丑拜相登補 諡文憲公 平

公卽申叔舟書兒一時拜相常稱同年之會叔舟嘗言三寸脈
故人俱白髮公迎村曰果貫貫相只丹心叔舟攻服不罷曰
不如凡之精緻叔舟覺自卑故只丹心故語及之

金國光（戊午司馬科 諡曰號瓶君）

金國光字觀卿光州人 世宗辛酉文科歷敭淸顯功光山府
院君己丑拜相至左議政丁靖公庚子卒年六十六
黃翼成喜一見大器之以其子少尹保身之女妻之常曰金生
非小成者器重之不冠不見（四佳集）
世祖圖議定罰聚一時之臣參酌 祖宗舊典而並爲經
國大典公在選凡所擬議毫分縷析皆有條 上許實若命
贊大臣而 上於便殿獨召公議事三日乃 國光所參定
（四佳集）

世祖每補[illegible]之
一日御便殿手題御飯賜公使[illegible]判書及都摠管
時政院[illegible]都[illegible]同上
君[illegible]
尹士昕字[illegible] 世祖[illegible]平[illegible]之子[illegible] 仕
己丑拜左贊成[illegible]靖公[illegible]封鈴平君
使[illegible]殿下[illegible]死 諡[illegible]
睿宗朝文衡
徐居正
徐居正字剛中達城人號四佳[illegible] 世宗甲子文科重試拔
英登俊[illegible]達城君官左贊成[illegible]文忠公 卒
癸酉 世宗[illegible]公[illegible]保[illegible]文公

母權夫人訃告 世祖教擲之衣公有長嘯起流涕同宿者
問之公曰夢月陞天月母象吾看母在堂夢徵不祥是以悲耳
有以此言告之 世祖嘆曰屈正之誠足以動天遂以宗言之
世祖即任母補臨江之蒙曰予之取子非補才有 稗官雜記東閣

公嘗邀金時習登天公釣魚島諸賦詩即書一絕云風雨蕭々
新釣殘漏川魚島而忘機如何老作[illegible]提將空使走有饑採薇公
默然良久曰子之詩豈無罪案也 稗官雜記
忠文衛二十二年掌試取士二十三榜多得人董越頒詔見公
請賜禮之曰書見倪學士謙遼海編邦尹郡室筆集敢求高 風久
矣今何幸得相見 東閣雜記
公莫文衡二十六年之久故世 佔畢金宗直晉山姜希孟三歎

寺丞洺皆不得為試官公並奇其三公不相悅恐衣鉢歸於二公故不遣云人有言其不宜久典文衡公曰我進誰書試論之者季

燃藜室記述

成宗
龜城君浚安置
任士洪欺搆玄錫圭
斥任士洪
尹妃廢死
尹弼商貶放達州
許琮征野人
成宗廟庭配享
成宗廟相臣
韓伯倫
成奉祖

成宗名臣
孫舜孝　鄭蘭宗
柳崇祖　玄錫圭
李坡　李則
李承召　李陸
洪興　金訢
李約東　崔淑精
金壽童
姜希孟　丘從直
俞好仁　成俔
鄭碩堅　丁克仁

尹士昕

尹遜商

洪應

李克培

盧思慎

許琮

尹壕

慎承善

成宗文衛

尚世琛 [illegible]

尹孫

首 金 訖

成宗朝故事本末

成宗

成宗康靖仁文憲武欽聖恭孝大王諱娎 德宗第二子 昭
惠王后以天順元年丁丑世祖三年七月三十日辛卯誕于東邸 辛
巳初封者山君 成化戊子加封顯祿大夫者乙山君 己丑十一
月二十八日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 弘治七年甲寅十二月
二十四日乙卯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 在位二十五年 壽三
十八 皇朝賜諡康靖 溫良好樂曰康 寬樂令終曰靖
陵 宣陵 廣州西學堂洞壬坐乙 甲寅四月六日葬 有誌石
妃 徽懿靖肅恭惠王后韓氏 籍清州 領議政上黨府院君忠成
公明澮女 景泰七年丙子十月十一日丁未誕于蓮花坊私第

成化丁亥八月十一日生 己丑 封王后 甲午 成宗五年 四月十五日己巳
昇遐于昌慶宮之求賢殿 壽十九 葬坡州 上徽號 謚淸
肅 順陵 在坡州 十二月 日葬
廢妃 尹氏 判奉常寺事 尹起畝 女
貞顯王后 尹氏 籍坡平 議政府領議政鈴原
府院君 尹壕 女 天順六年壬午 六月二十六日己丑
生 成化癸巳 選入 初封淑儀 庚子 冊妃 封王妃
燕山丁巳 上尊號 慈順 甲子 加上尊號 中宗 嘉靖九年
庚寅 中宗二十五年 八月二十二日己卯 昇遐于景福宮 壽六十九
宣陵 與成宗 同原異岡
十六男 十二女
燕山君 母 廢妃 尹氏

一女清淑公主 貞顯王后誕早卒

一男廢主燕山君㦕 母廢妃尹氏

二男桂城君恂 淑儀尹氏出 [illegible]

三男安陽君㤄 貴人鄭氏出 [illegible]

四男完原君㴐 [illegible] 河陽 [illegible] 許氏 [illegible]

女 [illegible]

五男檜山君恬 淑儀洪氏出 [illegible]

六男鳳安君㦀 貴人鄭氏出 [illegible]

七男甄城君惇 淑儀洪氏出 贈贊成 [illegible]

八男益陽君懷 淑儀洪氏出 贊成洪文昌女 [illegible]

九男利城君慣 淑容沈氏出 贊成簡女 後娶 [illegible]

中女

十男景明君忱 洪氏出 娶坡平尹氏 [illegible]

十一男金城君忭 [illegible]

十二男茂山君悰 [illegible]

十三男寧山君恮 [illegible]

先妣

十四男雲川君㥳 [illegible]

十五男楊原君憘 [illegible]

女

一女 [illegible]

二女 [illegible]

三女 [illegible]

四女 [illegible]

五女[illegible]翁主 [illegible]下嫁[illegible]子[illegible]出 [illegible]

六女靜[illegible]翁主 [illegible]子[illegible]出 寧

七女[illegible]翁主 川[illegible]尉[illegible]元氏出 漢

八女慶徽翁主 豐原尉[illegible]柳[illegible]元氏出 鈴

九女靜惠翁主 川[illegible]尹[illegible]氏出 宜

十女靜[illegible]翁主 平[illegible]尉[illegible]南金[illegible]元出 靖

十一女靜淑翁主 平[illegible]尉[illegible]尹[illegible]比[illegible]記出 寶出 [illegible]

懿敬世子長德 世祖育養者山君于宮中

上天資穎異器度雄偉 世祖特愛之嘗與母兄月山君在

宮中適雷雨暴作寺人曰忠信在傍震死 [illegible]山[illegible] 上[illegible]左右皆

顚仆褫魄 五山曰 貞熹王后驚

[illegible]自變色諸王孫錯愕失措 上略不動色 上時年才

九歲 世祖尤異之嘗曰此兒器度類我 [illegible]世祖[illegible]曰 [illegible]世

曰異日國事當付 肅宗覺嗣子幼騃 貞熹王后啓曰以
此兒母志新言
上爲嗣
肅宗覺遷元嗣中外遑々中拟身啓于 王大妃曰亟定長主
以安人心 王大妃以 上俾承大統 王大妃同聽斷
肅宗無嗣月山當次 貞熹王后以次而立 上年甫十
三歲矣猶恬挨無事 稱疾坐拼 乙巳訛
上十三歲入承偏學仁明爲太平聖君
上聰明英武寬仁恭儉通貫經史尤邃於性理之學至於百家
星曆鍾律靡不通曉射藝書画亦臻其妙孝友出於天性祭祀
非有事故必躬必親奉養三 大妃克盡誠敬待月山君恩禮
備至宗室諸親亦時召見于內置酒行家人禮怡々也
上親享宗廟還御經筵領經筵韓明澮崔恒曰行祭後又御

經筵憩勞 三傳 上旨平時一日三講今已除後不可傳
也
王大妃傳曰今日晷漸長主上可御三講不可常與宦寺處
故見賢人士大夫光有所益院相金礦等啓曰時方酷熱一日三
御經筵恐 上体 請傳旦講晝夕講可御停數上曰予惜
寸陰安可傳旦講旦朝講不可停脈種見
大妃見 上勤書無輟謂 上曰得無勞乎 上曰心自好
之不知勞也備載
上篤志於學三時講經書史文引玉堂入直之士講書論
從容問古今治亂民間疾病使脈相對閣中只張一燭而已
或至夜分大醉而出賜御前燭送歸院即金蓮燭之遺意也
備商
尊話

時 惠壯王妃後簡王妃襄悼王妃 同處一宮 上尊之如一

上爲 大妃日設與宴 選內需婢五六名 習俗樂 其中一名

容色才藝殊他 常日 上不已 上覺之 命其之母族之 勿

令復入宮 探自此與宴亦罷 又 上嘗 春光 故曰三佾 經 達 曰

三朝 大妃殿曰 引宗室射于後苑 村樂宮 以小酌 校樂

隨上此圖 太平盛事 然 奉其意 以爲無山之耽 於宴樂育年

目之習然也惜哉 前言行錄

上精於楷法 婉媚端重 從容三昧於趙松雪 觀度又致留意於

墨戲小品斷也 是餘工 能不煩模習而妙指意見筆精之眼 時

觀簡墨略加揮灑 寸紙尺幅 散人間 得之者 愛玩殊甚 不啻拱

璧 又曰觀故實行

宮中當人改宣名 代書識 筆法下內藏 □□□□ 曰 自 □ 不辨

成廟甞書其辨別以入世昌分類以啓之

上每引月山大君入內曲宴出則簡寄酬唱無虛日有賜以詩曰新似初鶯氷消寒兄弟情懇篤爲盡其友愛天至想見於文字間矣芝峯類說 謏聞瑣錄

有宦官人相望於野截紙札輸異常云幽亭臨流水高樹俯漫漫雜蹈斷靑草春在翠微間又曰絶壁立千仞松風鳴未休憑欄無限意依的故山秋又曰秋聞兄何事遂羲娥虛擲琴棋消歲又曰斯会親戚聘招律妓侶雖君臣恩則兄弟云云見之知爲 上常時戲筆謏聞瑣錄

上學問淵博士嗣濡至命文士盧思愼等撰輿地勝覽東國通鑑三國史節要又命校書館無書不印如史記左傳四傳春秋前後漢書晉書唐書宋史元史綱目通鑑大學衍義古文選文

韻類選事文類聚歐蘇文集書經講義天原發微朱子大書自
鬐編杜詩王荊公集陳簡齋集其餘印諸書亦多親撰親講
世祖靖難時有一贊賢所最愛御筆書賜曰三死兄死上扨
鄭位其人殺人有司論以依律其人上 御教 貞熹大妃教
曰 先王既有事教赦之 上難之曰 先王之教一時之
私恩也殺人者死萬世之公法也豈可循一時之私恩廢万世
之公法乎 大妃雖然 先王遺教不可不用特赦之 上
難之再三曰 大妃不聽予言不敢承国事願更付他人 大
妃曰惟汝之為 上雖杖其人然得不死吾山說林
御遣醫符分授中外舟轉 明注未二三重臣以憑宣召且防棧
変
來安道觀察使李綱孫曰啓本道 祖宗誕興之地如周岐漢沛

而距京隔絶道荒邈從宦京師者百無一二朝廷禮讓之風
文物之美耳目所不及局於氣習一以強悍爲俗弓馬爲業衣
學問之事父兄不以爲訓子弟不以爲意急功利是務詐欺是尙
義而氣力習以成風遂爲驕奢向道識一咄以立廉恥從之
此無他不學之故也豈氣習明教化也耶不興於學校育英才
耳雖六鎭僻遠資質美秀者往往有之乞於本道府鄕校選學
業精博有聞望文官差教授擇聚諸邑年少能文者教誨之於
鄕校量給又撥土田爲支供之費
二年辛卯冬甚寒見下教求言 上御殿敎曾見院相金碩
諭朝廷得失民生利害 大妃傳曰予之族親屬爲之華顯官
尸祿者多今此星變無因於此任恩常深賢從之去退於山林
甚宜擬訪招來

三年壬辰應房營獻一海東青上御經筵中樞府使曰今旱乾
相仍此猶雜花比正 殿下憂勤之時今外方進獻海東青
見 殿下未能無心於玩好也恐非敬天憂勤之實 上曰予
予之過如日月之食予何隱其過失即命放之於不傳言
命採歷代帝王及后妃善惡可法可戒者釐爲三編名曰帝王
明鑑后妃明鑑
上讀綱目至晁錯上書陛下數之若未盡墾遊手之民未盡歸農
特講官李孟賢曰臣謂今亦如此也僧徒規避軍役遊手之民
坐食不知其幾雖欲盡去請申明禁僧之法 上曰令司憲
府糾察孟賢又曰自古帝王親耕以供粢盛后妃親蠶以供祭
服所以重祭祀而報本也漢文感賈誼之言親耕籍田禮文具
存而 祖宗朝未嘗行之此闕典也臣願親耕籍田上以供粢

臧下以示民務本之意 上命承旨金永堅纂躬耕籍儀以啓 具。
六年乙未有人署匿名書于政院大意指 大妃攝政之弊也
於是 大妃還予 上 上固辭不得又令院相韓明澮啓
大妃明澮啓曰今若辭政是棄東方蒼生常時諳閱甚悉飲酒
差備則飲酒不得安心矣 大妃不從遂還政以明澮啓辭
有未安之意下教責之於是兩司交章請鞫至引 世祖以言
語不敬許楊汀流鄭麟趾鄭昌孫事力請不從武靈君柳子光
亦上疏請治明澮之罪又不允子光再疏措語決宸聖 罷
職言
判罷
集賢殿罷後諸書空不罷 上即位首開弘文館集賢舊制
七年丙申館閣諸人達自進文臣年少聰敏者蔡壽楊熙止俞
好仁曹偉許琛權健等給暇讀書于藏寺後任龍山廢佛寺為

其所未有名號命書儀作亂罪額諡書三字賜酒賜樂遣畫
昔洛城明朝裁謝箋赴闕加紅帕函昇之隨以女樂承
命畫為神農堯舜禹湯高宗文武漢文唐太宗與文王后妃宣
王姜后齊華孟姬衛姬漢馮昭儀班婕妤明皇后唐文德皇
后光獻皇后可規事蹟及旦夫墨漢武晉武唐明皇德宗宋明
後晴事蹟爲屏又命詞臣作讚書于其上坐臥規省以爲規式
焉
八年丁酉以司畜署料多費命量減畜户曾請將豬三百餘
口付司宰監而腊之 上曰三百餘口何忍一時宰殺其分賜
宗臣宰臣等处
先是 國主誕辰勳舊之臣就僧舍設齋祝釐 上曰詩不云
乎求福不回豈可佞佛而求福乎其罷之

時宋後王深源上書請罷祝壽齋 上手書答曰[illegible]

排斥異端欲使我爲堯舜之君吾雖寡昧實嘉爾[illegible]言

十三年辛丑十二月掌樂署進映山紅一盆 上曰[illegible]聞

特人爲爭寸不好此後勿[illegible]

上每以經筵放[illegible]二品以上可[illegible]

日參侍号特進官

十五日甲辰五月命[illegible]

殘以自警觀寫呈爲[illegible]

之記誰爲執政而作然在位一百[illegible]可以代[illegible]

院爲樞機之地乎 同明 曲誠

上嘗因旱命減諸道供進之物慶尚道守臣[illegible]

得之甚易請依舊而進 上曰臣子事 上之意雖[illegible]

之情亦切其勿追

二十年己酉掌令李[illegible]回自黃海道啓言臣於[illegible]國所案問

本道重僕咀呪救治之方來東[illegible]道州之風俗唯崇佛可以救

此邪心人術不正其言有害名教故黜之　上曰禁民害國害

民人所共知凡有知者在所當闢而[illegible]在而夫之[illegible]背佛

張佛教以其教爲救民之方存道或民貴此[illegible]其本含[illegible]府[illegible]

之且手書下教曰予嘗[illegible]將從[illegible]

根株扶植世之教而今居儒生當國家亂[illegible]

鼓唱浮屠之說是教任子如梁武之捨身[illegible]

予宜令有司推[illegible]道者

大司憲許琛亦啓曰[illegible]佛家祠大[illegible]役是古[illegible]

殿下從之則彼僧[illegible]豈不有一[illegible]

栫寺　上曰有志孤[illegible]之是禍則在[illegible]
國不忍發也知中樞府事台弼曰臣濟州人也本州進貢誅求[illegible]
株貽患於民多　上謂承旨曰此誠在於國用而弊反於民其
令議減
二十四年壬寅三月　大上有[illegible]卿[illegible]可治　上謂近侍曰
今方病作苦痛之人皆惟沒溺之[illegible]豈可以口腹累人乎
二十三年丙寅冬　上寢疾痛留猶聽斷不[illegible]具冠服
引見大臣[illegible]以後事是日昇遐
○上好文[illegible]而聖寵[illegible]儒林逈出常讀一時文章俊傑之士彪
炳[illegible]如曹偉申從濩俞好仁金訢許琮成希顏尤[illegible]春[illegible]述
作[illegible]好仁[illegible]以親老乞外特致米石以優其親傳道
泉錫[illegible]龍及存亡人人感[illegible]激武人材振作士氣誠千載

罕逢之臣也
翰林學士文正字丁彥制閱 上召至闇門外嘗之命中官
賜之僕以賜日館有老爺公退有暇可以郊獵助佐滋味又
在村野酒果希顏柚柑橘十數株因時從不自口嘗有以出之
不覺柚柑便數子明日下柑橘一盤于玉堂答曰昨日 希
顏柚橘意欲遺親故賜希顏雖骨恩死幸信持回之意以爲
親故 上待士之誠知人之明固有以盡人忠也而希顏之
貴危措安勳在社稷亦可不負知遇矣 龍泉談寂記
上好善愛士亦至矣天使董越將還謂許琮曰有國有君而王
臣蹇蹇
處有學文采權李坤二人共守一文互相讓本上言論罷請能者
懸日 上慈不允而人皆閱白明相爲政矣 上曰有吾士大

夫綱常妻妾乃至於世亡夫寧子不忍亂其斬世衣不[illegible]其[illegible]不允諄言
非以卿等爲允當而所以[illegible]可也 御批
上於筵罷也 御作[illegible]大事有[illegible]百[illegible]自令[illegible]章[illegible]貢[illegible]請
上前至進 上必[illegible]貢[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後[illegible]南[illegible][illegible]
可則令進而更試 其可則必附[illegible]乃座上意耶戴貢
之意耶藉其姓名以備也 日調選至於寺令選僧[illegible]辨[illegible]
一一引見 先聞其出身根脚 後依[illegible]因[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民
衛敵之方 善見嘉獎 又使而起還 其不[illegible]則[illegible][illegible]
而罪之 餘侍從等僚者亦如之 以此外官[illegible]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勝任則輒稱病不敢拜辭 寄齋雜記
上聞一守宰有異政 欲試其能 召用之 尋擢爲執義[illegible]司[illegible]章
宰之 毅曰文 擢爲[illegible]書參議 三司又擢論之 毅曰文 擢[illegible]

青參判吾同遂止 上不復論曰吾於此不已則必至三公不如直止
其人後爲禍果株職以是國人服 上之知人 數語
有宦侍自湖南歸 上從容問民之疾苦仍及閭里有何傳說
收使有一宰聘二妓甚愛之而妓情冷落及則舍之去不能別
時廣文事外出客報廣文宰與妓帶舞游翻爰又曰吾將不
能慰我則從之乎廣文知而哉一轉有曰紫芝在帝接膝翩翩未
孫乾著足安宴不爲之顧也 上聞之莞爾而仍書廣文之
名教桂非自特以其廣文之八司之縣處府爾也 上尚劍好
尚劍在孫之一試之名木連一時公卿大將尊者 上曰吾不准
並而備之有句公孫為一備人其而見為公孫其人力劍
上聲色具戲果不直孫於將將 上親
謂左右曰自己當寸之時間不知反歎異人而往年不乾

八三堂乃奇才也」說林 五山

上顧謂一時人物手段甚活 一日 上嘗夢見花有騰倚術一

紙陳于御前審視之乃臨時書令敬視于左右奉物曰華子

上賴其繇術緒遠召示承旨俶官回若非吉奇人代以食物遺教

卿本則可以不顧禮法而孝之處之手諭奉貢自何教之

同辭以對如出一口左承旨經席伏陛曰臣則不能者九十老

時昧有一守令素有善政以治跡還甚見褒之 上褒之旨

衿守者其能可卿可論也遂甚嘉 筵臨

上親享 宗廟看一事今為大祀當誠敬但不必新有好矣

書堂日 上命言慎出于戶言官至重之 上曰予爲知吏官而不

儀設禮一字問鄉鮮决擇可使當一後其失遞後用以為識君

遜

有人 上亂以伊實 上問誰宣此說曰士人姜某僞造之
使僞造書策而進 上曰稽書僞先迁救送之經別集異名
見之後斥闡說至刑決事亦紛紛補敘 補前記
李書爲亂三蒙縣稿史資事交多大各端正翁冠遊府等徒師段
友並餘等士大詞氣決赤好 上覽其書都會存照之作相貴之
即命義得出開館筆更試無多賜衣之具許留國令便牽其
諸多亦從之 書曰已昨進之 百字曰意遺
上齋在遊遇見之南山有大樹夜停人往見之有蒼鷹巢掃
樹考使問其何為如是大勤苦積日數爲所棄耳 上命作
紀句以賜其事云問上
上然後見之人曰一樹載鵲巢者相其門之前依附之衣曰譜
常内前樹者及兼若而門前無樹木故以此代之稱簡有徵

[illegible]閣諸學士[illegible]曰然有可以[illegible]十年進[illegible]問

曰[illegible]李寬僅年十五[illegible]利川精於性理之學一時縉紳

可以[illegible]服膺即以孫爲考[illegible]名[illegible]大學中庸命徐居正許

等[illegible]論性理之源天理度數日月星辰歲差歷法寬僅辨

對[illegible]　上諭監司曰前審話李寬僅理學精要名欽試問

界到所聞將欲顯用寬僅自以年老欲還田里以終餘年其嘉

其志賜衣許還其令所在官賜米豆以示予優崇之意

藝文校理崔漢禎以醇實眷遇承旨任士洪忌之啓曰崔某

年老不合侍從　上不答以御書漢禎名超拜大司諫士洪

懼退史稽士林莫不爲快 [illegible]

上[illegible]李津宮詢古乞言時唐思愼李承召適言事不見聽等則

進曰李孝長成大臣所言不聽李等更乞何言上言爲動容

史繼堂　世學孫女 桂陽 歸女 上親耕籍田還幸歷々見而憐
其詩到與仁門內第二橋上立命輦陪猝句繼宗擬現私萬諱
官界爭之不許繼宗妻身着綿布黑三水治士頭倒迎謁
上特授繼宗承事郎即日闡謝行廚所用金銀器皿一盒
賜安氏追錄授孫坂有御米 方席常縣中承八兩重
繼宗字子偘自号舊田耕叟文成公裕八代孫壯歲詩酒之
外絛無留心拜直長十七年不遷錄秋江
明淑公主請於 上曰法常權之備爲長與府使其妻病難於
赴任顧遞本職 上命敍京職大司諫孫比長等上劄以爲不
可私備而毀法請准敎不敍 御札答曰予視所言深以爲正予
之此等私也非公等不愧哉問遇即改亦不難矣爾不能盡乃
職予甚哀之 國朝謨烈

上接臣僚有若家人父子而臨政肅敬群臣莫敢隱情飾行在
上前互相長短面折不必諱避及出闕門坦然如無一纖芥
相違蓋 上之神明威德所変化也 五山說林
上喜傾太白有一玉盃清瑩如水 上每亂酒々酣輒用此盃
命飲着有一宗室飲后但袖之仍起舞佯仆倒碎盃盡以
諷諫也 上亦不以為過 五山說林
感鏡儒生朴元昣善事嘗代寫人疏 上下問誰所寫以元昣
対命召予政院賜酒肉出箭筒使書其面以入仍以御遊賞鳳
賜之雖小藝其嘉奬如此 筆苑雜記
上命生朴元昣稍善書 上覽而嘉之下書其鄉賜館宅以
奬之榮耀鄉閭无不驚動夫寸藝細技嘗足以上勵宸賞
哉然不以聖能以府之奬勸之隆也於誠如此由是文章

書四玉拔百衛蔑不頹徽而鐫乃至聖人所爲韓枝之譏々
將在於一嚬笑之間若非誠意之好發越至情則雖百方勸
飭嚴立程課祗見其騷煩顧請耳安亦會人意氣之深耶 罷
記 誅收

持平劉璞啓曰 殿下爲月山大君之卒久不親御行幸亦
設叙禮期之喪達于大夫請以義斷之 上曰視朝當也耳
大臣之喪尚不忍之聽樂況親兄之極方在殯乎何忍聽戲哉
回啓 與議

上鍾愛一王子殊甚多有過僻之事屢存諭之 上即命召戒
上所掌令便之前遂書一句而賜之曰世人最是霜後菊此花
開從更無花其人拭淚而出未幾 上昇遐 謏聞 林山
寧城君安置

初韓繼禧於　世祖曰龜城君浚宗室不宜與聞禁兵詳入睿宗朝南怡獄下

庚寅春正月左贊成韓繼美詣差備門外啓龜城君浚事蓋初孟禧以浚爲君國可當兵繼美言浚有物望又與崔世豪言龜城君年壯且堅可以特免孟禧世豪訊杖承服依律論斷庚寅前日記

文武二品以上及憲府屢請治浚不道之罪　大妃終不聽又請浚爲群小所指不宜在京請置於外　大妃傳曰龜城　世祖所嘗愛也今黜於外恐違　世祖之意乎叔舟等請遠竄　大妃教曰卿等好爲之舟叔等啓曰浚功臣削籍收職牒慶尙道寧海府安置浚家產傳曰當令彼安心以去不可罪孥此及抹籍浚家產四字又傳曰食物備給及防護節目亦書以

居將軍壽天居壽府廊廳二人部將一人李孟確將三人軍士二
十二人押送官給糧米食物傳曰允
注一 敘掄孟錫
一壬寅秋七月孟錫至爲都尹百姓是違爲民則承旨作士
洪韓偶孫孝孫知承爲承旨適都軾之姊娘李謨羣寔則差
其職襲是民與都尹金圖通已軾謙若以弾劾之事下義禁
府請以誣告罪訊軾責違將旨不當刑問之意錫至以刑房承
旨習自仕進懲其不飲已而擅啓曰陸英盃師爲南承旨日牧
舟爲陶關承旨不當如是仍擇胥吏自爲翻傳而置之大司諫
孫比長因錫孝孫以無礼證錫至于先亦疏論錫至上
命錫至唯允使以士洪爲大司諫特降三千餘施諫文
論錫至不可揀免 上特命超二資擬錫至大司憲基諫論其

不可輕擬刑曹判書 [illegible]
乃予四寸有何愛憎之殊但以錫圭可恕而恕[illegible]
屬錫圭瑞原君之婿士洪寧城君之婿故 聖教[illegible]言錫
圭為平安監司時詞謁作忠崇慕 主上之詞乃而深泣
上聞之監司看作[illegible] 安石
持平金彥辛論云判書錫圭為小人也之盧杞王伐滿深泣
當遞向試啟錄曹君無官備受欺君之罪居彥辛對曰臣實
極刑也 上召試啟錄曹問之曰對曰不知其為小人也於
是 上怒命下彥辛於義禁府問之禁府鞫以欺長律杖一百
徒三年 上曰罪當死也何律之輕遂命押彥至毆院鞫之
同中樞金紐上疏曰臺諫人主之耳目也言及乘輿天尊陛
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今錫圭之為君子為小人臣未之知

假使錫圭君子也而堯卒指為小人亦不過錯料誤執耳況錫圭不次寵擢位列六卿可謂赫赫大臣顧堯卒微者披肝露膽敢爭於超擢之下言雖不中有骨鯁之風誠宜優貸以勸士類而反抵於罪臣恐自此始諱解佞也　旨堯卒何言身殺極刑予當裁斷卿其退去

詔堯卒於闕庭責之曰欺罔當死爾今猶以錫圭為小人耶當初所妃誤耶堯卒曰臣非誤執錫圭真小人也上曰爾以錫圭為盧杞王安石其比擬於唐德宗宋神宗歟堯卒曰德宗用一盧杞王安石錫圭則兼二人之陰險無耶而　宗殿下用之臣以為殆有過於二君也上即脅感諭之曰臨冤不易韓信也殺諸臣者誰侍言也繫爾于獄者以爾固執其子皇殺諫臺諫[illegible]太宮[illegible]議設不如初也爾過可言之

言其極言之有之條概能不出乎其書之極言職　命賜酒
時論以爲言
時洪守光與任士洪朴元故搆玄錫圭謀敗子光流秉葉柳子
光傳　按子光傳云又戊戌之獄正類放邪黨以生
理之子光之黨且在戊戌士洪輩亦皆被罪而不可考
斥任士洪
言臣獻納官探國朝封極論公主第宅踰制時任士洪爲諫長
壽孝光載尚公主甚侈之即合兩司于朝房士洪揚言曰台諫
須大同乃啓柳啓非宜探曰言官當盡抱蘊若有所待必得言
路安得執不迎且以啓　上即召村令陳狀不可知相容矣
許官以爲言　守所得臣探
居守未除應敎時士洪爲都承旨勢焰頗熾探與同列論斥其
奸　上震怒同館皆見罷賴宗室朱溪正深極陳士洪陰邪

哉 上大悟即命出而後還其職

丁未宗府方坐府篩宗室之勢頗有進用之漸大司憲李則率同列伏閤力爭曰 殿下以宗支繼統何不念 宗社之重 上怒問曰謂何則對曰父子相繼國家常事若為先王擇主非次聖不可且覲 殿下遠舜堯舜而今不從諫臣宗痛心聞者汗縮

淑儀尹氏贈貴改起 卽之女也成化丙申生燕山君是歲八月育王尚記

丁酉有人誣構寡監尚宮家人投書于淑儀權氏淑儀以上之其書曰前鄭嚴二昭容將謀害中宮及元子云云 上於中宮房見小盒貯砒霜又於小箱藏呪禱書冊 上聞於中宮以為婢三月觀於時所進後三月以非所言恨而 上將廢中宮命致予

朝夕兩司弘文館交章力諫 上命侍對 嬪別處慈壽宮 承旨李
克墩任士洪力諫而止 絞婢三月 其餘杖竄 府夫人申氏(尹妃之母)
以預聞其謀 始諫請削爵不允 後 上見中宮交通外間 即令
政院禁之(野言別集)

命教寧參奉尹通宣侍宮尹遵子

戊戌 上將廢中宮 許琛引漢武宋仁之失 力陳不可(名臣錄)

戊戌 上召尹遵問曰 記曰自有設司 爾何誘爾母請于中宮
耶 遵曰 此臣不知 上曰 後若如是 爾雖不知 予當罪爾 中宮
國母 不可干以私事

庚子十月 尹妃以罪廢黜 十一月 陞淑儀尹氏爲妃(是爲貞顯王后)
初 尹妃誕子 寵隆驕恣 妬忌諸嬪(嚴氏鄭氏) 嚴家不遜 上一
日 聖顏有痕 仁粹大妃(昭惠王后) 大怒 激成天威 出示外廷

大臣尹弼商未得煩獻議府出私第錄 己卯

時 上將廢宮中天威震動人不敢言孫舜孝上疏曰考之

禮婦有七去之惡其一曰無子去三曰妬去二者兼有之而

如有三不去則古人猶恕也有一去而無六去之失則猶不可

恕乎況元子之母后其可一日廢處於閭閻乎王妃尹氏早膺

萬福之源猶得多男之慶而一朝遷居閭閻中又絕供奉之資

是雖自取寧可忍哉處君臣朋友之間猶當勝息在父子夫

婦之倫尤當勝宜況往日元子有惻隱之心 殿下寧無悔之

念云云 宋史 出上疏極言上痛哭

是歲遣韓明澮奏聞天朝曰繼妃尹氏性度乖戾不克欽承

寵命失德滋甚大失臣民之望不獲已承臣祖母尹氏臣母韓

氏之教廢置外第以副室尹氏為妻伏望聖慈特賜繼妃誥命

……
汝臉則說問
癸卯大司憲蔡壽入侍經筵與校理權景祐同啓曰廢妃尹氏
雖當廢嘗配 至尊而今窮處閭閻奉養亦寡請別置一室以
給廩祀 上震怒以爲何媚元子爲後日地命大會之卿議鞫
問壽對不屈又下禁府鞫之將之如前竟赦不罪三年始叙壽
名臣錄
朝記事
時蔡壽以侍講官於經筵言要雖有罪不可窮處閭閻
上震怒以爲陰附 世子希恩異日命鞫之景祐略不沮挫
執理抗言關係國綱援據歷代人主待廢記事言益剴切
上乃寤感只罷其官 稗官雜記 浩漫記聞
以辛夏五月賜廢妃尹氏死時慶尚監司孫舜孝從上疏極
諫

尹氏處房之初衣美往綢之以迎宮中毀傷日滋 壽逆惡
康寧 仁粹大妃教官者將以禱洗毒糖無時恨意遂信其
誣而非罪訛卯
尹氏之廢 上惟以謹言之言其罪惡然下夜念下遂自偏恨
諷諫其其改過而復臺位尹氏終不改乃賜死燕山嗣位盡
發其時承旨而禁書以不解讀文稱免死廢膝
賜死侍者以服加尹氏性本陰險多詐將篡在宮中暴虐七
甚既不順於三殿又肆凶於寡躬之如侍奴隸至言並足跡而
削去之是特細事嘗見歷代君后攝幼擅政之事必以為喜常
以毒藥自隨或置懷抱或藏箱笥非惟欲害其躬且又將不利
於寡躬嘗自言曰我命長壽將有所為此則不道之罪聞於宗
社而猶不息訛以大狀只廢為庶人置之私第今者外人見元

子孫長可復命云以此爲言雖在今時不足深憂後日之禍不
可勝言若從凶險之性得肆威福之計則吾子雖賢不得有爲
於其間而避亂之志日益消瀆已虖試之禍廻是可待予念
至此深用寒心今若復有不早定大計而國事至於不可救則
雖之悔及復試稱爲可惜之辭無罪之劍戈況此凶險之人而
又有難赦之罪乎肆以今月十六日賜死于其第謄聞瑣錄
已十日謂曾秘曾以所犯之者昭著其定策而非惟國之人所共
憤是亦天王之所必誅者也乎以薄德既不得良弓累祖宗之
大德惟有臣民之國故機之恐有其怪然賴天地祖宗之
陰佑承三殺剝銷之寧身既免唐宗羅已明晉之賈后
況大臣三司等將而爲者也乎於今思昔之事中夜歔欷彌坐
平眠者不知其日也雖未不賜食謂豈有寬我何矜恤但其以

子榮君之意也何其讓寧君之敗也顧念儲君之情寧不惻然
今請存其全四尹氏之金定金直二人仍令所在付節致祭以
慰其子且感魂情而饋之一百年之後永勿改易以遵文忠頭說而歸
廢妃之死李世佐以代房承旨持藥去其夕還家與其妻同
室而卧妻聞曰聞朝廷論廢妃不已畢竟如何世佐曰今已
賜死矣妻愕然起坐曰傷哉吾子孫其無遺類矣無辜而
被殺子無報復於他日乎朝廷將亂世子於他地而有此亂
措乎及至燕山甲子世佐與其子守楨皆被死松窩雜記

尹弼商奏攻建州

成化己亥天朝將討建州衛野人勅我國夾攻上命魚城君
魚有沼領兵赴之到江上鎮備以冰漸難渡為辭遂置兵而還
上治有沼不及期之罪韓明澮曰我國至誠事大今因亦待

之無外自平定以下尚不可失信況天子之命既已奉承而中
違之可乎自 祖宗以來事大至誠之道至 殿下恐替矣請
更見說師逆征之狀者皆曰臨陣倉猝不可再舉 上亦疑之
明澮力請曰叔舟之言自有至計老臣所惜者國家大体至如
野人敗之數非所預述要使大叔於天下耳再三力請 上從之
命右議政尹弼商 金嶠領偏師西年征〻大捷李從以蹤
首先來獻捷 上大悅特賜阜綵稱貼裏甲朝亦降勅褒美聞東
記錄明澮定 紀[illegible]錄撰
𤞑胡之征建州江路冰滑李從佐馬顛墜傷元帥黨強曰是兀
公都能為先鋒乎從佐上馬直入賊穴焚燒廬舍而還元帥嘗
之曰是役之捷皆公力也名臣錄之戰公為先鋒董嶺
建州之捷魚世謙為宣慰使仍執俘至遼東太監及總兵官都

御史朱錯之曰彼虜人及首級何以並獻京師首級則付邊庭
人口則付親屬而不可示也僕未嘗具由奏達世謙曰獻識其
古也善從無其實將何以驗從後數日竟不從三大人為設筵
世謙揖而不跪御史曰何不跪世謙曰奉我殿下之命來朝
京師謙大人特設筵以禮慰我耳焉得跪歟 東閣記稱世謙記東謙行狀

庚子命賜敕仍賜戶撥南金橋等

許琮征野人

辛亥野人寇來安遠款邊將命不直上怒曰許琮往任之時 琮任
講當遣命仍任琮受命與帥協兄丁軍果道避登山望見我軍
不見甚懼徼從旧彼其人耶何如多戰也琮之此行非徒兄丁
之干震懼遼州三衛聞拜亦懼琮不交一兵而還上聞之遣都
承旨鄭敬祖宣醞勞問

時琮為都元帥李彥同為副元帥發六道步騎二万十月渡
豆滿江詢讚與顧叅賊渠尼麻車兀知哈逃匿遂焚廬室
捕虜男女各一以十一月還渡江
時琮等令李彥光從事官[illegible]
成宗廟庭配享
領議政南原府院君文忠公 申叔舟
領議政蓬原府院君忠貞公 鄭昌孫
左議政益城府院君忠貞公洪 應
右議政居平府院君 李 復 宗室翊戴功臣二等不入相臣錄
成宗相臣
韓伯倫
韓伯倫字子厚清州人睿翊戴佐理功臣清川府院君睿宗

國舅庚寅拜相襄惠公

成奉祖

成奉祖字儀叟昌寧人蔭佐理功臣昌城府院君辛卯拜右相

襄靖公

尹士昕

尹士昕字彌簡士昀之弟蔭佐理功臣坡川府院君丙戌拜右

相襄平公

尹弼商

尹弼商字陽老坡平人庚午文科丁丑重試敵愾佐理

功臣坡平府院君戊戌拜相至領議政耆社燕山甲子謫珍島

被禍

世祖朝以刑房承旨入直適值夜氣寒嚴揣知上意啓恤獄

因意有闕歷考京外因徒罪犯輕重錄于小冊子夜五鼓內官
傳教促召入侍公顛倒衣冠袖錄因小冊子而入內官引入寢
殿床下俯伏　世祖臨窓教曰今夜天寒倍甚想寰宇重獄亦可
不堪況狴獄罪囚餓困嚴寒應有凍死之輿外遠者[illegible]卿
况因輕重罪幾許遲盡錄以啓公即對曰臣方任刑獄
之臣乃事職分常留念於此已知歷數即見小冊子歷數以啓
諸未畢　世祖大驚異所窓命入寢內公俯首入而跪於御
賜酒進酌回顧向外曰　乃吾室臣也姑如　貞懿王后御座
辭稱地益惶懼不進自是不次擢用未久超拜崇品 [illegible]
尹弼商沆仝孫禮綠而無應千祿因甲子[illegible]
瑣錄
公少時觀京詩善丁者推命則曰壽位俱極但[illegible]

孫
下至後廷諸卜師皆孝辭無出將以成廟朝議庶幾學宦
蕭卉一作蔥蒔一日夕醉後入情浮嘉義等因明算會于上林公
偶問曰何謂上林英人曰古此木互且絕名有上林中林下林
之号公婢憾三林之下仰慕雖然差有所失未幾庶若遺復蕭
之觀榮華皆流絕節異亂使人野外聞是不以而爲賞春
隋大不顧隣言
已滿三旬人皆知其直之高而不知其成於金聲戊午之稿人
皆知其于花塚等先曰不知爾南之王張者花錢錢間今事
一觀果園史續遺稽十年耳目所不及則賢愚邪正錯然若揭
爾南以睿聰藝藝秀穎遂於戊午之歲一時士類爭爲傳誦
樹德思博卷若干并其附錄修葺出爲屠大旅爾南道之遺韓
擇其精萃不足續其異只以展於儀亦且投諸於藝林以

其歿後肅宗靖國首要律實無不知故事者往々以為真宰
相可駭爲哉 浚溪記聞

洪應

洪應字應之南陽人號休休堂文宗辛未文科翊戴佐理功
臣益山府院君己亥拜相至左議政忠貞公配享成廟
公有文名又善書風標端雅持身有律人稱賢相

李克培 竹林記

李克培字謙甫廣陵人仁孫之子 世宗丁卯司馬文科佐翊
佐理功臣廣陵府院君己巳拜相至領議政賜几杖諡翼平 公
世祖判吏兵曹見公深器之曰眞大器也日都承旨也屢擢位擢禮
曹參議 名臣錄 下有闕
申叔舟征野人請與公偕 時為禮參 旋之凱還陞資憲

諭使善為之還百官選于鄭趙諸公之位句頒賞光成人也詔
使一依入
胡使無之
太守生乃稱以故一大臣　都爾　語頗不遜　上欲加罪審相臺
諫請移不允今日新命少所不知事件言雖不中國當宜之
林泉美備生言事者無有之未嘗有受罪者今若罪之恐許
言路　上許之
嫌發更有亂任意而都府使爲中經相望各喜嘉讀加歡迭
今以中庸充公開其辜聞天下國家有九經嘉進曰吉今帝王
納之行聖在此臣恐并生而聖帝在此而已選錄
今經人一事務察謹通達乎其以經術門一臣以治平在審其事人
不甘移門其之無門者執行以立於其門亦有者庭前者行哉
并無不甚苦者人無有非人之端者執難然曰其臣有經於其

長況難的其孫乎常處家門太盛名之孫以謙恭曰處世之道
無過此二字嘗戒子弟曰物盛則必衰君其毋或自滿
多從許文敬稠學每謂公非常之兒以外孫女妻公

盧思愼 丁未生辛未生員 四科滄溫外孫

盧思愼字子胖交河人右相閈之孫號天隱堂一號葆眞 瑞宗
癸酉文科擢魁登第俄試翊戴佐理功臣宣城府院君丁未拜相
至領議政賜几杖

公有文名與洪應同遊季洪之壻尹孝判府時有賤孽一兒
異之謂洪曰盧家兒未達大兒畢竟名位當與汝相將矣
公與京人訟奴婢業度難與爭相爭訟納文券于公曰相其奴
婢為是故納文券矣但小人此奴婢外更無他奴婢自此窮甚
人矣公惻然曰汝至窮況乎吾不復與汝爭之乃還其文券

而纔不往訟而退溪與人書

講論經史辯對如響 世祖每夜分召儒臣評論學問必才目

出曰谿達第一

為明使姜浩接伴浩稱公為知禮其返也公在途患瘡浩爲

乘與與公自騎馬行見重如此

與李克墩柳光子參詳定獄嘗試厭名臣 戊午獄削有敵之解力

許琮 甲宗二 日辛

許琮字宗卿陽川人号尚友堂 世宗丙子生貢丁丑文科獻

愷佐理功臣陽川府院君壬子拜右議政貞悼公

公少時奇偉不類凡兒年十二三與同僚小兒上寺讀書偷兒

夜來盡挈衣履而去翌日諸兒皆恐怖散去公獨確然不動高

枕大卧取筆書壁曰既奪我之衣兮宜吾鞋之莫偷既集衣又

偸輕方寄有益先生不取也識者服其鑒已知非凡兒有撫言 行狀思
中文科第三時早甚文穆白日明一甲方舉忽而作庭卿日公
以為蘭霖之徵
公體貌魁梧額美鬚髯躬長七尺一寸望表在於千萬之上
望之楞然如泰山喬岳即之溫然如祥風瑞日不怒而人自服
下言石人何㤗狀 行
世祖簡文臣分習天文地理公屬天文學新究步天之法通天
日食之變公書啓推步其未并諭 上好佛洪喜遊略不御經
遊不得譏諫之策凡六事皆精所講言甚鯁直見者端汗 下
祖以為有志有才命加一資後以藝文請書 世祖曰汝是
前日言事者歟公申論前啓之意 世祖既異之且又見其仕
觀棣偉書試其守摘疏語以詰曰十句不返以為伐議予無是

矣而以屢屢謀試此乎何也佯加威怒命拚下杖之侍者疾叫天意無不勝懼矣惜　世祖又取甲劍橫膝命力士擁適曰候吾援劍叱甲卽斬之徐々拔劍先問々照人宗宰諸公獨確然不動略無怯色隨問而對音吐洪暢　世祖還納劍甲曰眞丈夫也大加稱賞恨得之晚命進酌公徐就樽所酌進進退雍容可觀　世祖銳意修攘思得人以委閫寄每側席興歎及見公深契宸衷自是寵眷日隆常使無適傳宣 行狀名臣錄合錄

世祖令擇諸名臣釋經誦之名儒老師皆不免責公則曰如某不善儒其所撰之公在小官能得人主敬禪之如此 行狀

狀貌雖偉風彩灑然一時推爲大人君子少時慨然能言天文律曆之數無不精通而又能方略國有大事必以公爲元帥然不治家產所居僅蔽風雨淡如也 青坡劇談

乙酉拜礼賓使丙戌丁母艱以康孝文代之明年李施愛反殺
孝文節使公起復入鎮今年贊襲日陛賊平加階資
政
有賊徐東起者各[illegible]州縣不能制以公為節度使
賊聞公至率[illegible]入[illegible]公露宿令人覘之賊入長
與根得遁公率兵至[illegible]衛之賊射箭且潰圍而出公親領兵馳
到擒斬之
判治戊申[illegible]越王[illegible]以遠接使往于義州而使
尚矜持視人蔑如在者[illegible]不失尺寸則必詬怒曰我非爾
國臣當敬禮[illegible]皆尊侍者多矣國人朝臣寺補消
言及見公長揖至[illegible]然而使惶然不覺屈膝拜禮[illegible]相
目曰當[illegible]人是嚴毅漸消[illegible]皆不尚[illegible]覓留語

秋與茂叔送公一日至敬請及常奉使遊蜀公問曰入蜀有二
路陸由襄斜水由荊門公由何路敞曰由江南入問江出泯
山觴於濫觴東流經巫峽三峽陵始過流經秦因亂流堅峙〻以為
奇〻未注江上數千里山川遠近尹曰多景以箸畫〻其形等
其首劉撰屢〻條數前使悉畫於前輒合手曰若非胸藏萬卷何
能如此公問其朝更改鎮官察隱皆為公盡言無所諱敞
到江上後人不思倒多淨因曰望公早時來朝使中朝知海外
有此人還朝嘖〻稱歎閒曰所不知者天上也人間則無遺其
從部中文採舉使所舉為人做根源辨撰得辭際不為亂若入
境首問公起居及見公歎吾所見書札並立官錢行狀辭記
公好讀書平生好書無所不見好學者質前問人好學者閒非文公
通鑑綱目異同而畢其精聚說多類集其意讀書精為

皆衛揆依可法知道 實後入為身十六卅而方且次殴正軍謂

勝大數而下相殺子遺有殖豈非命也歟 為習一貢生憲

不事珎琢而渾厚端愨自中矩律 丙辰丁巳 康陰居 平潔尚文彥 存誠

甲第分稱平生辨 上下教曰右相之病至此而九日 十七

并命賜葯糖梏補本物令御醫全與看治療命存之 前階

有款言之事公積手喉語曰但願 殿下慎終如始及癸上

秉賸衆日四予於大臣雖有擇有右相盡瘁比縣深衛下人

侵犯風寒遂遺疾為之根仍怪進可久留寒地前日之藥宣時

始存泣其情狀

平生以忠直自許於其心念天常欲於附麗 則館之內

澤大度包容而至於西人好邪直言無隱畢竟陞擢清貧堪羨

暇所謂君子人而誠其為之泰然

與吾族修譜今血族成之第一宗者且聚同宗之爵譯無稽說
禁之一木從衛侍
中廟朝僉正廣其才齋其子 廢書璟存堂遼送正
舜國事琛之存在社稷前修存堂 成廟有事于社稷遷宮
時匿明珠之有無于宗之一時聞者莫不感激奮發云

乃緣

二十三世孫十一代 壽康文科庚子為司諫升府
一相健為府使君則凡孫畢靖公
修承善號代
號竹善字餘元之居昌人惟瀛大居士婿十八司馬護軍府
府尹位至參知後丙戌擢文魁丙寅拜相並領學政翊戴佐理
功臣居昌府院君蓮山國回

世祖丙戌別試取士公以未知上疏請赴遂擢丙科第一超授
吏叅曹郎是年又擢拔英氣帯藝文提學 洪貴達所撰墓誌
燕山朝引疾杜門屢辭未遂大小職務一付諸孫而無所問不
知公旣者或以懦弱譏之前後策勲賜田多至百結而一無所
受 慎譜家傳

成宗朝文衡

魚世謙 入相 [illegible]

成宗朝名臣

孫舜孝 [illegible]

孫舜孝字敬甫平海人號勿齋生員壯元 [illegible]而文科丁
丑重試官至贊成判中樞文貞公
公聚古人三体四体之說自稱七休居士 [illegible]

公六七歲能通小學旣長存心性理之學性至孝嘗在忠州母
趙氏病臥牀嘗杏公年十餘歲至杏樹下仰天祈祝而杏無
風而落遂拾而走其祖令人伺之以爲孝誠所感銘旦
公爲人純謹無他每事移情宜行若閔風俗綱常必先致意所
則形豪語無已時嘗爲江原監司巡時大旱禱雨無效公曰不
得求雨者無他身令不盡誠也如我誠心感天則天必應之遂
齋戒親出祈雨夜半聞雨聲喜曰我當謝天稽顙膝立庭中無
數拜天雨勢漸急有吏持傘伺後公曰歷尊天安用傘爲命去
之衣裳盡濕又爲慶尚監司巡過孝子烈女門閭必下馬再拜
雖雨不避都事李緝擁箋坐同聞公拜畢謂都事曰足下何爲
緝曰我今先拜矣左右無不掩口又嘗至箕子墓見其字之下馬
拜曰東人至今國於禮義之源爲專是太師之教[illegible]

將兵不許應圖下來將田木篇曹芳馳救入財貝分乃之符

而以民事為之類此無他　上前書慈悲二字憩令陳啓　上以

龍忽宣旨至二用公從高而惜心無給無村客毅酬只用黃巨

等等私等施紫寄慈肇華之事饍餘表說當承命製追思慈詩特加正恩

當我于吾西方家起日章萊無傳家舊物僅以清香傳之通

肆餘卧峯張腦曰此閒無些子活脫

公為方伯稱雨甑應如下雨則乃怒其神曰予擁江而祈不雨

何也怒神之旁殊非自反之道而身君不誠則必不能也此言

也已縣丙辰丁

寧海有西江顏俗傳便暑者一偶此領則必有違事人皆避之

公為監司萬劍穎上台去擴而題詩曰汝集萬山此萬歲我將

綸命慰群課箇中軋芝誰忙會白日照然照兩惰回改名曰破

北沈雜記 雜筆
進參東萊李已將除寧縣令聞公兄仁存言柔不癸公今兄仁
孝子祖括中夜起坐泣下曰老兄必死明日具設壽膳令饍嫂
告以實 海東雜錄
公生既而[illegible]年[illegible]常[illegible]撫一室[illegible]
魂 海東雜錄
家在明九[illegible]錄曰樓前[illegible]
二堂屋廣會樸出[illegible]見南山側有數人環坐林薄間 上認爲
公出從人頭之見果与三客飲濁酒盤有一黃瓜而已 上即
以酒布馳賜之因戒之曰明[illegible]毋謝公与客稽首涕泣醉飽明
曉來謝 上責其不遵戒公泣曰臣但謝恩他何詐焉 寄齋雜記
公以貧成煮之術 上愛其才甚重之無識其好飲曰毋過三

著千章不得薄曉公始至露長不飲酒量滿醉上恐臣僞老
文不佳數使改撰計醉如此乎會面戲之曰三盃何不飲
等對曰臣有女出嫁不見久矣今日往還之故但罰三巵而
止　上曰卿以何晚對曰食錫飯　上曰卿既辭當亦我皆與
之扣是對曰不須煩親學命撤御硯與之公書罷例笔插詩
一首躬進之無一字可竄　上大喜命供宴以衆之極歡大醉
仍附詞以張長為題賦四韻無不應辭　上命宮人謳竟起而
歌之又命公起舞公乃辭謝　上解羞鍾脫贈程宗之聞者感
淚之亦　山
公無布衣以文學聞而累薦前……官……此可以
想見其風采　酉原丁巳驗　祭文入七再下

劉中樞以病辭不允尋卒召曰相府銀臺始別論意欲留於詹事來
嚴兼遺民處御手行恩清處游幣李元禮之一貴林茂處處 名彝
息卿之山斗鄉衣香曾傳之辞
上昇與公晝夜號哭昏天日之無事卿得屋尤一不食一月又癸癸
狂夜半脫衣走上南山因此病革而死 行狀
公嘗自言少讀書與無孫病而終一日與諸學劇飲諸生之
杖遊邑師村也及門一卷書掛之上下皆紙數次曰因笑吾
休為門隱桃而卧深又曰為臍良久視之則貌真宰命好酒
一夫畫娃于吳君下如命焉 謏聞瑣錄

權景祐

權景祐字

參李學思戶主盼　貞懿大妃弟也奉使燕京而公爲書狀主盼
恃宮掖之勢而贖貨之請還義州公盡發其貨以聞上即下
主盼于吏而擢公爲侍從　大妃亦不敢救其命主盼因以發憂
死公自此日被羅粹
時公以監察充書狀官赴燕譯官濫賣物貨驛路騷然其論
之家多聯翩負公一切搜索以聞首犯一命者皆鞫于詔獄命
起公三階及爲正言倡諸諫請黜倖士洪言甚抗直士洪稟子夕
救公佯爲不知者曰雖敢爲此言公宜答曰惟我爾士洪氣敢
逼不敢出一言而退　稗官雜記

李坡 丙午 卒

李坡字平仲號穆隱韓山人李季甸之子文宗辛未文科
是年賜暇湖堂至左贊成明憲公燕山甲子禍及家

登科八年超至通政年若而位高不見其驕矜之色 世祖朝
為都承旨一日御便殿獅居公引其手以龍顏摩其面顧謂
世子曰此他日汝臣也其勿忘遂命親酌以飲之 公
嘗守拜禮判一日入侍退食賓廳 上命中官賷烏犀帶一腰
以賜之曰深加卿典禮三載無有過闕且伏議之服能不忘鞶
史遂超加崇政階 始請交論其不可 上答曰論人不論級乃
亦平生之志勿復言
公素於諳識典故儀禮尤其所長凡朝廷大禮古制雖存而闕
簡可疑者公必商度古今務合於理 貞熹大妃之喪事多倉
卒公能節其變通 公
公天姿豪邁宏豁聰明絕倫鳥議論乎生未嘗言書而相理之
原及歷代治亂言之一無遺 上令崔守評 鄭庸令書應思慎實亮

睦道教三子次以理氣先後往復不已公應之如響

李彥碩

李彥碩字淵保寫三徽陽誠人　世宗丁卯文魁三場狀元　重
試恊理功臣陽城君礼伇判書文簡公
公以文章名世博覽群記凡礼樂兵刑陰陽律曆醫藥地理庲
不通貫狀行
為礼判時一節官日啟無何公務多闕同列有欽黜者公笑曰
許承多時耳聾重聽長官不忍絕之令之即官雖長醉然醒時
亦多又何齊言雜記

洪興

洪興字　南陽人應之弟孫仕至大司憲
公不由科第歷承旨方伯及為都憲極論任士洪奸邪人必為

國朝楊文勤韓明洽詩功美稱之狀風采凝然朝野震懾之不敢干以私

公與李隆浦墻居甚相善隆才積室植桂枝株碑公聞光遣之時謂其家人曰歸拒乃公國有常例若一毫有踰當論以法樹罷視之則盡斂而軌之不敢違尺寸其正直方嚴如此而又能內剛外和隆盛賤人之待之恐致洽譽過天旱民間禁酒甚嚴有醉嫗七八人抵掌短歌亂舞而前擱公輅曰進賜此不好進賜乎何禁酒也公笑曰好哉好哉當弛禁補耆勿濫觴以傷財一市中噴噴不已 野齋雜記

其後田霖為判尹行過徐君桂山君家驕馬呼其主從者曰閭閻多少當下尺數自有其法爾如悍死慎無踰也今日當尋過矣既召其人迎謁馬首曰多者輙毀之長者就之不敢犯

浩思霖一任自家初達制固不可缺但己遵行婦想後當通治前
罪同上

李彦英 號玉齋金山玄祠 以任平齋同卒

李納業等春同號老村望珍人息孫之子　文宗辛未文科官
吏叅知中樞平靖公清白吏
公天資寬厚重心堅確不喜浮華不治產業性又剛正無匿
乎請平生以請懶自許訓子孫必以見金如石遂金宗直同歸
其善晚年退去金山賀老村因以自號
公牧耽羅出獵時嘗持一鞭及公還因留掛於壁上後島人
藏之每係牧使上官之際藏久盡破令畫工寫其鞭形而掛
之
自耽羅還船到洋中忽遭回不前篙師皆懼失色公凝然正坐

有一稿稱前告四必戚公清德賞一金甲以贈使待公過甲之日獻之公即命投之洋中乃得料涉居人指其處曰投甲湖

葛壽五

葛壽五字景醇號私濟又雲松居士　晉州人碩德子弟顏孝　世宗丁卯文魁拔英登彼擢載佐理功臣晉山君官至贊成文良

公

公文章高特所推服嘗與盧夢善公論議相傳聽者忘倦徐居正始見公稱爲顏之後時年才十五才已老者居正常謂壽頂此是王子而年少藩曰兄非子帷孝安得爲子田相與一笑　盧居有詩集

公爲刑曹判書剖决明敏獄無冤人回例以公□□之則有貴下條欲從之公不聽曰無非罪闕嚴問安敢爲此條文悅服焉

撝謙可謂爲子之慶矣 東閣雜記 海東雜錄以此爲姜希顔事按仁俞官止府尹未嘗判刑部 雜

錄日時盜賊恣行公治獄嚴明奸伏寃伸京獄空虛

公夫人安氏 十酉号歿于公執婦道無失八年丁酉 元

子有疾禱于民間政院請擇將相法家養之命擇數家居之

上命移夫人家夫人調其寒溫節其乳哺不有日而氣健內

聞夫人治家有法賜貂御衣數襲紬綿綿木等物白米七十斛

庚午感暑症 中廟特賜醫藥廚膳絡繹壬申卒特賜葬

綵棺槨油席松脂等物婦人前古所無之恩命也

、俞好仁 乙丑生 癸生進

俞好仁字克己号濡溪高靈人甲午文科官止掌令佔畢齋金

宗直門人 公父居長水

公忠孝清儉沈重簡嚴詩文高古筆力遒勁時稱三絶

公在玉堂 上每於月夜與宦者數人遊慶會樓池中小艇戲
當無一人能從公遊之者如唐玄宗之待謫仙人也 靑坡劇談
公直宿玉堂 上從宦者一人夜臨直房公驚起 上命只宦者
勿悄然從容談論 上見其紬衾露敗葉之茵蔡色退 上
曰甫歷淸顯儉素如此尙也即命宦者持被而來因以與之
此與唐文宗覓年從同也 五山說林
公家在善山乞以省老親 上親餞酒酣作歌令之公感泣左
右亦爲之感泣 上命遣人送其行曰予念之不忘于懷渠亦
念我乎受命者追入驛亭公登樓高歌作登北望良久之遂其
壁上一律有曰北望君臣隔南來母子同盡摹其狀 上從容
賞來曰吾信身在外心不忘君 五山說林 衆談家說
俗傳 上短歌曰 이시렴브듸갈ᄯᅡ아니가든못ᄒᆞᆯ소냐

라흘디면가라마노려주뫼어보니면그리노경은나모른
나호노라
公包賢傳者 上初不許頻年祈懇令除枌城嶺南監司公好
仁子之友也為親屈百里善視之未幾監司考下 逆降賢 拜山縣監 說曰
竟而不血民隱 喊詩不職羅黑 上慈閔曰予曾有命何以殿為村曰同寂 設
守宰非為榮其身也為其親民而愛物也今好仁孩風美月可
治官事是以下之 上愛其公恩深隆風終不至大官盡察其冤
不敢為宰醉云 玉山說莊
公以文章異承恩寵歡老乞養守平陰操除居昌丁父憂服
闋由桂理又除叢城滿六朝還擢學令又乞歸養 上問卷經
臣咸曰好仁年高恩君宜孫左右 上使之肇母來京病不能
致御札下筵曹曰好仁事親日短可除其隣晋州牧使僉曹許

以不可無該絃遂以毀成憲乃特授川關除之名臣錄曰劉棻踰月以六元辛丁
晉年公謹在外任　上令儀抄錄進所著詩文亂屢易稿卷
澈東閣辨記
臨終語其子進士琅曰舉業須不數年後當得一介書恩哉
事

鄭願堅

鄭願堅字三健浙州人乳針四十年史和意参勤言
公敢毓不狗小斷弘文辟本無定見有進妖一頭故而官負
者例借於他司帶華公爲延數輔五借不宜只以懸鍾辟置前半
導踐而居守惟一妓陋樓道諮指揮曰山等官負債負屬借
一旦何害於及布其仍客止此節令曾舍借并於人眼前事也
猗從之多少於後書也爲所不見而前九於人吾所不爲寧作

出学官不顧焉並聞者大笑 思齋摭言

尹孝孫 庚午生員 年七十三 端宗癸酉文科丁丑重試官至賛参 下 上

尹孝孫字有慶南原人

文孝公

公卯讀小參行朔禮庭省之禮其祖希長曰此兒小能解禮當以孝孫名之朴元亨聞其名遂以女妻之

公之父處寬 嘗止郡守 為議政府録事清晨往剌相公之門閽人辭以寢不為通日既晩餓困而歸謂孝孫曰余以不才喫辱至此汝須勤業毋如吾父也孝孫書其剌尾曰相国酣眠日正高門前剌紙已生毛夢中若見周公聖須問當年吐握勞翌朝其不省又往投剌相公見其詩直引入問曰是已所題否處寬驚失措審其子書乃其子也寬遂吐實相公召孝孫至則頗悟

不凡兒也不知選婿時相公有小女方擇婿入語夫人曰吾今
得佳婿矣夫人不可曰我女豈可與縣事兒為婚相公不聽竟
故其女妻之說
為舍人時以親疾特授長安府使以便養至是言於孝廟令金毆
還鄉金瞻家下許嬰兒觀孫言其步故觀母後又乞養於金州
府君孟小廚府中與妻執饌纍家莊南原窮獵供甘旨歡數
壽宴曾製一曲曰兒有尹山最有福異山願借西山壽萬歲
群慈顏歡顏老無恨觀之書性賢戲無不為
劇設文廟證卓說定　世守孫祀剛直貞公
、鄭蘭宗之子五十六祚令
鄭蘭宗守國 夫人
佐理功臣東萊君宣之曾孫副提學習異忠公　十祖西平文科正言惠府提謙

丁酉爲北道兵使築穩城長城中十里久於塞上急患風眩幕
僚欲以上聞公曰止之若道寄通胡虜帥臣亟以病聞　上見
驚憂恐規大親疾勢必不可爲然後馳啓未晚未幾病果瘳東閣雜記
尼麻車聞公疾謀欲入寇公力疾起曰兵有先奪敵心之法乃
聚城底胡酋數十人諭曰朝鮮令我將五鎭兵討尼麻車以徵
前日犯邊之罪爾等亦當軍因與約日而遣之尼胡聞之逃竄
山谷遂失耕穫訖數歲不敢窺邊僚佐欲啓聞公又止之曰職
所當爲何煩聞爲
甲辰授平安兵使江界人朴享孫誣公謀反　上知其詐擲
其情乎亂者公辭甚曰一方危盡委于卿任大則責以大勢
重則事亦重故欲陷卿以大事皇天福禍淫使爲惡者自入
于刑章爲善者終著於世勞卿無慊嫌使予無宵旰之憂

公美風儀標度豁然早爲　世祖見重一日問周易圓覺經僕
劣公曰佛氏妖書何得與三聖經比並乎　世祖震怒命力士
捽下撞之公神色自若竟不問
王草録

、蔡壽 己巳生 乙亥卒

蔡壽字耆之號懶齋仁川人 奉常正 任紹子 戊子司馬 年二十一 擢字巳
文魁 鄕試館試會試 殿試皆第一 靖國功臣仁川君官知中樞 一作判書 襄靖

公

公虛席顧異設是言甚不輟 容齋集 志下並同
嘗拜左參相　世宗當遷命除左副政院啓曰院件上下之間札
分甚嚴當進不當降　旨如京不可不在喉舌不數月超授
都承後又忽聞　上遣宰後旋命入侍大臣薦擢職者擢拜

公既命李三晉憲長頎同慷慨人仍命都承旨李書甫取金帶
帶之
御殊承旨公以不以乞辭御書狀尾曰予視明鏡妍媸自露莫
鑄匣之辭垂竭誠識之識
當國大變梧翁丙子之獄違望老少鑑文覺毀逆喬豈無冤枉 上
大感悟疏放發百人
甲子獄追論公嘗為承旨時請鞫 大北所下謫書虜地罪狀
宣付史獄祇配丹城初公家任士洪累發姓服其先識者々々
辨且言不去將敗國人以為太甚後士洪父子奸狀倡同類上欺
法懲公主骨是當國凡平生所嫉惡者盡死他方已至有
闔門並禍人皆為公懼公曰死生在天略不為意既已放還
靖國後公見一時朋倚彤謝殆盡卿相以下皆後進晚輩班行

辭可留訴乃教曰少年知退愛禄四餘年榮華已極不去何
爲遂退歸咸寧村舍構小亭名曰決武嘗題詩亭壁云何鹽
擲塵埃去蓬萊頂上伴神仙亦壽无病而卒
爲詩文操筆立就至於山經地誌无不諳悟雖天下異國亦了
然如親見之嘗朝京途遇御史孟貴惠認貴所在地巷問無差
貴驚服花北京見雲南人蹤問其所居仍歷說道里遠近山
川形勝城大驚曰吾山下鄉會山居也未知公何時游歷 三女婿 金勸金
安老享壽及子
紹楙皆文科
公嘗孫曰先逝五六歲時夜於花而臥作一句曰孫〃三〃衣〃誤
書不遂先祖曰掛之朝令酒散猛又於雪中抱行旅一句曰
大走桃花落先遂付貧獨行竹葉熾无一亦登科
玄錫

安瑭字□□□□人 世祖庚午中文官至參贊

公性清介遇事敢言 上嘗夜對請高麗史至辛禑稱寧鱗事曉

公曰古今之王非無才也精於技藝而遺大體昔南漢主劉

鋹以珠結龍為戲龍之狀宋祖曰倘能以習政之勤移於治

國至豈滅亡自古帝王之好花奇之玩未有不忘其國者 東閣雜記

李則

李則字叔度固城人 世祖壬午文魁官知中樞貞肅公

公受知於 上有懷輒盡不少忌諱每上封事必引商書有言

達于治道求諸道之謂 上嘗從之以大司成出為忠清監

司會士二百餘人上書請留學曰其為文之表吾道之宗一

方之民願受其賜一國之士於何考德 上答曰觀風宣化不

其重乎教育作成國不之人 諸生既不得請皆躡門札謁 容齋集

李陸 戊午生[illegible] 保外孫

李陸字放翁號青坡居固城人 世祖甲申文科丙戌拔英

戊子重試官兵曹參判大司憲

少倜儻不羈年二十中生進即擺落家事南入智異山三年

不出閉戶從遊者雲集遂遍採子史諸書號令忘傳畢世祖

幸溫陽取士公自嶺南至揚言於衆曰不占魁科不入洛果

擢第一名聞時者稱超拔高講

丁酉拜忠清監司時公之父墀 諡宋丁胡文 科官都正 曾祝山郡有旨宣

召回又為嶺守子為監司交代之際被受其難莫進上來時論

榮之

天性明敏端嚴正直博通群書尤長於史所著有青坡劇談

金訢

金許字君謨号巽堂延安人進士魁辛卯文魁官止工議湖堂

丙午不為直提學以父友臣命進獻其外曾祖槪所書魏徵十思疏為進劄子以寓規儆之意　上乃賜經御宿綃帖裡黑黍皮靴且手札金錢以賜曰爾所上劄曰予与魏徵疏翻深用嘉尚徵之此言寔萬世之蓍龜也爾父効法以魏相自許爾又効予以唐虞同治可謂父愛其子臣愛其君者也予陞不淑其歎忠之嘉汝之誠賞以履之常置左右以自警備書之楷正圓無斯取特陞公為工曹參議友臣以為丹陽郡守

公文章簡古雅潔尤長排律

公嘗奉使日本海中遇風濤舟幾沒如鳧鷖同舟之人皆失色

吁呼公揷端坐讀書怡然如在閭閻略不動心 世稿三 魁集

崔淑精

崔淑精字 陽川人 世祖壬午文魁官吏曹參判

公有詩名以總角(即公叙陵)與杞題詩簡壁上曰崔鶴朝天去不還

城南丁里即候山烟霞暗鎖松杉路露濕蒼苔荒狗閉門日頹

蘇明可薦當屏弄劍奇難捧傷心杜宇拜舌漢陣春風吹令

班 上覽見之深加歎賞既驟至大官云(朝野記聞)

金壽寧

金壽寧字順叟安東人(參判益精之孫)端宗癸酉文魁(時年十八)佐理功臣

福昌君官吏曹參判一夕倒飲而卒文悼公

上幼冲嗣位公以始請止劉曰爲學之道如舟從流不日進則

日退今經筵只朝御朝晝不御夕講恐非謹勵及時之意令經

筵官更日直宿以備顧問 上嘉納之(鑑大東韻玉)

〔公文章高古〕老健工於章疏曰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
思挹損過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見可欲則思足
將興繕則思知止防壅蔽則納直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
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行之以悠久
守之以誠信則民心悅之而天道順之太平之治可以垂教〔海東雜記〕

丘從直

丘從直字　平海人　世宗甲子文科登俊歷玉堂大司成
官至贊成
爲文精於易
我朝儒學有丘從直以宿儒奇偉豪　世祖拔擢竟至一品〔慵齋
叢話〕

丙戌　世祖御序賢亭出示親製飛沐歌〔公進曰詩三百篇不

能反也　上問孟子何如　公曰不貲問朱子　公又対以非賢者
梁誠立啓曰從宜無事承逆廷臣教此国事非矣請刻之上
優納集誅齋
公草野人也少入翰下斎時生進千餘人得一名卞問手生
福禍於公下两拜曰公當至一品壽踰七耋大富貴之命請
其言不至也公登大第後登科分校書館入直閣慶会楼勝絶
夜中便服至楼下臨池散步俄而　上乘便輿從數宦者徒從
花度至今體快伏蹲路下　上驚問之対曰校書正字吾従直
也問何以至此対曰臣嘗聞慶会楼玉柱瑶池乃天上仙界今
幸鍵直藝閣草野之賤敢爾偷看　上曰爾能歌　対曰擊壤
之謡豈合聲律　上曰試唱之　公曼聲長歌　上善之又命激
厲高唱　上大悦曰能誦経傳乎　対曰能誦春秋　命誦之竟一

卷 上命賜酒而罷習句 特拜公爲副校理三司交章極論不允過五六日 上御便殿盡召三司官使大憲以下誦春秋無一人能記一句命公誦第一卷畢又抽他帙無不應口講 上謂諸臣曰爾也嘗不能誦得一句猶躋清貫如丑從直者豈不當此任乎仍命公肅拜 五山說林 公之子達孫文科直提學鳳孫文科吏部

咸爲治

咸爲治字 人傳霖子佐理功臣東原公

嘗爲全羅監司有閔閔兄弟爭釜大小訴於官者公悉命吏丞取大小釜來曰當聲辨均其斤兩而分之二人服訴遂止 筆苑雜說

丁克仁

丁克仁字可宅靈光人居于泰仁號不憂軒 端宗癸酉文科

一公綽經老赤中第年七十拜正言引年退老于其鄉詔每讌進
且與歟鄉人行鄉飲酒禮作不憂軒典以歌之 上下教褒其廉
介歟君用之傳曰念爾年老不宜煩以職事特加三品官令本
道方伯以時惠養

附金虬

一金虬字 光州人 明宣廟丙午文科
上嘗親自禱雨于慶會樓池邊暴日露坐闕粛拜閣立三刻
主監察行礼宴也 上憂曰天不雨由咸愁而至于減膳撤酒
露禱如此食祿之輩乃敢張樂娛遊命下詔獄者四人一時
譏因乃令其子弟係蹤而哀 上大怒曰渠輩無状罪使子
子弟顯察冒蹤尤可惡也命盡執拜歸人以入皆散走獅亦生
監察之子不去被執 上問曰汝以童稚何獅不去對曰臣初

以衆汲而上章訖段罪歟逃乎 上曰此疏所作耶對曰臣
所作也誰所書耶對曰臣所書也 上曰汝年少何對曰十三
上曰汝果能之乎敕同罪當誅對曰作之書之皆出臣手願請
戮之 一命取筆硯立就而書其奏曰昔東海寃婦尚致三年
之旱 聖主以此齡僉則成湯千里之雨致之不難 上見而
奇之問爾父誰也對曰序主監察金世慤 中宗癸酉文科官佐郎 即臣之
父又問爾名誰也對曰以此爲名 上御筆書曰爾能文又能令
書見爾人故爾父見爾書故爾父同僚其秋孝子忠臣命之官
擢虯桂孝府書改之其後金虯中司馬 明廟朝歷文科官至
判尹無當 上忌辰必涕泣三日竟是月下不食肉子孫以其
御筆爲障懸其神主後壁云 謏聞 五山

燃藜室記述

目錄

燕山朝

相臣

鄭佸 魚世謙 韓致亨 成俊 李克均
許琮 朴崇質 姜龜孫 愼守勤 金壽童

文衡

洪貴達 成俔 金勘

戊午黨籍

金宗直 金馹孫 權五福 權景裕 李穆
許磐 姜謙 表沿沫 洪瀚 鄭汝昌
茂豐正摠 姜景敍 李守恭 鄭希良 鄭承祖

李宗準 崔溥 李黿 李冑 金宏弼
附辛永禧 附秀泉副正 附洪裕孫 曺偉
朴漢柱 任熙載 康伯珍 柳廷秀 李繼孟
姜渾

甲子禍籍
尹弼商 韓致亨 韓明澮 鄭昌孫 魚世謙
沈澮 李坡 均 成俊 金升卿
李世佐 權柱 朴漢柱 李守恭 姜伯珍
茂豐正揔 崔溥 李黿 金宏弼 姜謙
鄭汝昌 曺偉 姜詗 洪湜 南孝溫
洪貴達 權達手 朴誾 金千齡
朱溪君深源 子幼寧 附趙之瑞 鄭誠謹

沈明門 鄭耕仁 鄭鵬 成重淹 柳軒
韓訓 鄭宗溶 丁守良 成景溫 申澄
宦官金處善 金同 李自華 朴氤附
張順孫 李荇

嬖臣

洪彦忠 俞起昌 金宗祖 南世周

燃藜室記述卷之六

廢主燕山朝故事本末

燕山君

燕山君諱㦕字　成宗元子廢妃尹氏誕成化丙申生弘治

乙卯即位正德丙寅廢在位十二年降封燕山君放于喬桐十

二月卒壽三十一墓在楊州海等村

廢妃愼氏籍居昌領議政承善女居昌府院君

居貞淸宮　中宗　月卒墓在忌憂里尹廢妃墓局內

奉祀傳于外孫具渰渰傳于外孫李安訥

四男一女

一子廢世子𩔇丁巳生廢主九年癸亥遣使冊封爲世子燕

山旣廢廢諭旌善

三子仁 初封昌寧君削其號

一女具文璟 初封綾陽尉削其號

庶子誠 初封陽平君削其號

二子敬壽

庶女慎居弘 判官後娶

養於孟家在崇禮門外廢主常寓其家 成宗丁酉元子有疾就養時每遊於

園中松下及其即位官其松如秦致五大夫之爲仍繞以金帶

又令過其門者下馬今之延廳洞即其避馬屏門云

成朝戊申二月初六日納世子嬪自朝風雨大作 御札付嬪

父左參贊慎承善曰世俗以婚日風雨爲忌大凡風以動之雨

以潤之萬物之生莫非風雨之功云云自午開霽清朗 忠敏公雜記

慎譜忠敏之敏作懿

成廟置酒仁政殿酒半右參孫舜孝啓曰有親啓事 上命
陞御榻舜孝撫御榻曰此座可惜 上曰吾亦
知之不忍廢也舜孝仍啓安謂大臣言路未廣 上備其語曰
何以救此舜孝曰 上若知之自無其失入侍臣竊聽
諫啓曰人臣上御床大不敬又附耳語尤無禮請下舜孝獄
又請問啓何事 上曰舜孝戒予以好色戒予以斷酒
何罪之有竟不言 國朝記事丙辰丁巳錄五山說林並無年月俱載入丁未未知何據
廢主爲世子時許琛爲弼善趙之瑞爲輔德廢主日事游戲全
不留心學問只畏 成廟訓嚴獨御書筵東宮官雖盡心陳講
聽之邈邈之瑞天性剛直一心進講援册於前曰 邸下不力
學臣當啓達廢主甚苦之琛則不然柔辭婉言從容開悟廢主
甚許之大書壁間曰趙之瑞大小人也許琛大聖人也聞者爲

之瑞甚危懼及即位甲子禍起先誅之後其家孫位右相雖不能直救然每承命坐府論自周旋營救所活甚多能遷于窓吐血數升因憤懣而卒思齋摭言

燕山新立朝野皆稱英主而金馹直以辭任還鄉鄉人問曰今王英明先生何辭任而來耶曰觀新王眼睛如吾老宦得保首領幸矣未幾有戊午甲子之禍人皆服其先見遂齋篇

朴英初登科為宣傳官見廢主手射　成廟所養鹿兒豈流血而出英即日謝病歸田當時見幾而作惟松堂一人而已名臣錄

初　成廟養一麋馴擾之久不離左右一日廢主侍側其鹿來舐之主足蹴之　成廟不悅曰獸亦依人何其不仁也後　成廟昇遐主即位日手射其鹿而殺之五山說林

十年甲子令諸道大小邑皆設女樂號運平選運平三百人入
內都城以任士洪爲採紅使士洪恣暴生民道路側目
甲子以後娼妓有姿色者選入于內者名數幾萬計改妓號
曰運平入內者曰興淸曰繼平曰續紅入近者曰地科興淸
經幸者曰天科興淸改掌樂院曰繼芳院又於大小列邑皆
設運平以備上送選興淸侍從名之曰護花淸春令進大臣稱
紅駿體察使大採京外公賤妻妾娼妓等分置各院淸平所
着粧奩之具皆徵於民民產殆盡 海東野言
主多立新名號繼二稱所以女寵運平陞爲假興淸又陞
爲興淸運平之選入者[illegible]時者有近幸賜所居稱聯
芳院以圓覺寺爲局又以宜城尉 成宗駙馬 南致元第爲含芳院齊
安大君第爲會陽院甄城君第爲趣香院與淸及絃手列居

之握逆者居叚紅院在明政殿之右肅章門
疾病家爲清欽閣慈壽宮爲會緣閣曾經御幸者居之内人
之色衰者所居而任湯護清司儲與清食料謂之護華庫其
監掌供食者謂之典備司監長内人處謂之延恩署稱奈内
人處謂之廣惠署署在孝思廟設滌漆司使監造迎祥服設
奉順司輸載獵網具鷹坊司考從官鷹師專養馬處曰雲廐
陵在貞　麟廐在本司僕曰麟廐在禁苑曰龍廐在門外金虎　義禁府當直廳
改爲宣威廳奉使者皆稱承命採美女良馬于各道者曰採
紅驗使採少女者曰採靑使監禁罪人于海島者曰鎭幽護
理使刮剝民庶督歛百物者皆稱委差慮有非議時事者命
大小臣僚皆帶牌子曰口是禍之門舌是斬身刀閉口深藏
舌安身處處牢堂命者皆帶承命牌其最急速者謂之追飛

採謂。實記大全方里立坐[illegible]

荀子王制篇曰修採清易道路注云。採去其穢清謂

使之清潔皆謂除道路穢惡也燕山遣大臣于諸道盡收

書冊之一時[illegible]以天下之文迹而靖國除其穢惡異式 設閑鎖鑰

以成均館爲遊宴之所[illegible]排擯先聖位版置於高山菴一 雲岩 高 又

移太平館又移[illegible]稱西學曰又 積置數處序次無倫香火久

絶而講堂祀殿變爲與淸遊戲之所神人之憤極矣

逐諸生空太學[illegible]其中

四月 昭惠王后大妃[illegible]用之例 先王諱日用樂食

肉如常

時議行短喪之制 貞顯王后 慈順大妃 援禮執以爲不可且曰

我亦欲從[illegible]所謂婦人三從之語答之 后歎曰我其得

罪於　昭曾問某駱齋

時短喪法嚴人莫違丹城正兵羅有文母喪執禮人皆勸脫

衰而不從

秋等內都城撤去城基外人家

革楊州坡州高陽等邑空其地為遊幸之所割餘地分屬傍邑

輿地勝覽中

宗初復舊

主命立標東北百里撤官舍民舊毋得出入犯者死一日

又有旨立西南標如禁中外方以言為大諱言者罪不測

時朴元宗為內[illegible]言者[illegible]陳列 容齋集朴平城墓誌

置鷹隼坊於後苑入道鷹犬及珍禽奇獸無不搜取豢養奪民

船入慶會樓池作彩棚於其上一曰萬歲二曰迎春三曰鎮邦

三山高聳窮極壯麗自製一律曰壯氣仙峯聳碧霄神鼇留灵鶴

應時調群妓爲宴樂時令弘晃出回繡騰黑綉開雲繖龍幰迎
稱歌舞風樓迎是謂褻玩勞民力都南朝[illegible]又放狀
千之戲里又不撤都城百里立禁標以為遊畋之所常以曳騎
卒一小[illegible]不斷而馳驚從示別設鷹坊万餘常遊畋枕褡子
鳥潜川[illegible]大為石壁杜義水閣迎置[illegible]會樣從同等[illegible]
與清[illegible]並宜稱為小擧動[illegible]楊州[illegible]陽川[illegible]
其[illegible]司奴婢居之又[illegible]兵[illegible]行旅[illegible]
而[illegible]大營宮殿[illegible]令赴役[illegible]動流[illegible]丈
門[illegible]禮門外[illegible]主白知其[illegible]
官者承[illegible]迎草司隸院及持平二員凡上疏學鼓等事一[illegible]
之[illegible]
乙丑[illegible]川人有亂言者等之[illegible]勝覽中

十一年乙丑建寺瑞慈庵

武肅王作元生慈一時九枝謂之瑞蓮至□三枝之至是因而

寺始以為茶遊之所名曰瑞慈始寺基所在下三世平成庄

役輸布浩繁民不敢堪王折衣內操□□錢□有□名□累

而尺短由是至今御布之危惡者謂之瑞慈庵猶稱

仙

建彰義門外水閘

彰義門外瀦春匯石閘與宮姬輩尚溫義西鄉作衍禮官

經木留連

龍圖文館改經作為道□令□主文館下□□試當文學以

下四員註當二□立正□打□前各一員

十三年丙寅頒頁享同歡院四館博士以下分隔他目□帶兼行

職事

大司憲柳軒司憲安從[illegible]寶亂已後事諫說詩下柳軒
主上齋進中使令[illegible]詩[illegible][illegible]大[illegible]夜[illegible]諸[illegible]方吟戲歸[illegible]大司
憲李自健獨進言曰為妓做詩恐累聖德主即命罷[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李繼孟[illegible]鄉[illegible]歎曰微公之言幾不免後世之譏[illegible][illegible]谷
方輸山之流[illegible]也令文武[illegible][illegible]儒生三色人充華[illegible]或[illegible][illegible]盡
諫而並充其右主曰當諫不可不充於是凡有遊幸之處鳥
之而行有時試[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當冠之辱極矣趙光祖嘗啓於
中廟曰[illegible]山令儒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為士者不知恥至袖筆硯而行
覲[illegible][illegible]賞給士習大壞豈不寒心今當以變士習正趨向為先
務也 東閣雜記
士大夫妻入[illegible]內[illegible][illegible]常令書其姓名於衣襟有[illegible]色者令解
衣誘以梳粧不整引入幽房

主內行尤醜非徒有聚麀之穢至於外命婦賜宴于內府其有姿色輒引入亂之婦人之無恥者至有願留宮中而其夫陰幸者屢召入留宿而出仍加擢其夫月山大君夫人朴氏元宗之嫂托以保護世子召入內殿淫汚仍常與其冠服至用銀鑄圖書表視妃嬪且使之謝恩於朴氏慚恨自死國朝記事

判書尹珣妻李氏以宗室女見幸於主 中廟朝罪廢 西宮君曰尹珣[illegible]出入宮闈[illegible]人言珣之資憲乃是王八債云云 聖朝猶冒爵秩眷待其妻無異平日物論鄙笑云云其後 文定王后冊封時趙光祖為正言劾以淫穢之物恐或忝於大禮請黜于外使不得留在城中 中廟允之國朝記事

生員黃允獻妾有姿色善伽倻琴其奇永奪而納諸主主甚

[illegible]之主沿征復不喜言笑[illegible]以為恩[illegible]
崔有淮之女能伽倻琴韓相致亨引為紅史舞寺之及採女
豐原尉任崇載高原尉申流爭薦而其壽永先奪而納之宮
主寵愛封淑儀一日作內族千會崔忽被髮慟哭驚聞之云
聞父病死主怒曰果死否中使往視之亦淮方病未至死聞
主之怒乃自縊中使回報主曰其或詐死必刑之刑官載尸
來驗明日稟旨主酒醒曰厚葬之贈官叅議謏聞瑣錄
成世貞按節嶺南鍾情尚山妓卒畜于家出納而罷之一日
主謂妓曰汝欲見成某乎妓曰豈有此意渠雖畜臣于家畏
悍妻莫往莫來使臣孤苦臣未嘗不痛心也主曰然則欲殺
之乎妓曰即殺不快必須杖配四裔備嘗艱苦然後殺之主
笑而從之移三配幾至於死反正得免長貧胡撰

有一寵妓言於女伴曰夜來見宮人甚惟事也主即書一小
紙付之外人有頃宮人捧進一銀盤令其妓開視乃其夫之
首也并其妓而殺之 長貧胡撰
一日主問於政院曰有善琴畫者吾欲見之政院以訓導柳耦
對主曰政院試之以待耦承召到政院就試而出其後更不召
蓋忘之也耦平生疎懶毀棄絕筆曰每思就試之事直欲穴地
而入也戒子弟勿習琴書 奇齋雜記
主荒悖日甚愼妃每陳規諫屢遭非理凌辱時稱淑儀好奇者
散在四方權貨求利占奪平人田地奴婢公私莫敢誰何妃每
以爲歎曰諸宮人亂國政予不可救也常切戒內需司曰如聞
本宮奴子橫暴者必先杖殺之由是本宮奴子則不敢如是 謏聞
瑣錄

灯然師簞想在宣指堂々有好圖柿盒進三歲子内藏宮諸
曰墨寺維京都侔道顧今本官奴子歲泉受雨三馱輸進記
下録音曰此玉揚寺山有村有異試家有不常如有不常之
年而官奴往徵作歎責則來而光弟之弊實其長廬是
有感膚為外郡宅進紅藍數件畫錦等數十件妃却之曰民
生敢々此物從何而出乎不忍留之

廢妃尹氏復位

初　成宗已而廢妃尹氏賜死（齊獻賜死見成宗朝）尹氏以拭淚班血悅
付其母申氏台吾見幸僕至當以是告我哀怨且冤我於道路
惕俾瞻車駕遂爰于達元陵路左反　仁粹大妃上復申氏
交通内人潜訴生母尹氏非命之冤且上其悅帝帯以　慈順
妃為親母聞之惕然慘怛見時政記發怒而敵叙大臣及奉使

之人皆刮椎斬屍碎骨飄風（己卯錄）
尹氏之死羅繡而絕滅汚句錦衫傳母以其衫獻於主々曰
冬袍其衫而哭及長轉成心恙竟至失國 成廟一失家道
畫猪敗壞元子亦不保後之人君尚鑑茲哉（破睡錄）
尹氏廢後主以世子在東宮一日啓曰臣請出遊街 成廟
許之乃還宮 上問爾今日遊街有何奇觀對曰無可玩但
有一犢隨母而行其母有聲則其犢輒應之母子生全此最
欽羨 上聞而悲之 蓋燕山之失性由於尹氏之廢而踐祚
之初頗以英明稱之（龍泉談寂記）
丙寅春復廢妃尹氏祔后議遷墓未果
命收載于守臣盧感殺戮人莫敢異其官禮曹參判申從濩獨抗
論廢妃得罪 先朝遺教著在令甲不可與鉤弋甄后并論今

議甚至天成雖震不以撓難以廢主之暴不能加罪涪溪記聞說閒錄
及議立廟立主徒建議援古制言奠則必有主以安神必有
廟以奉祭尹氏誕育聖躬宜尊廟貌而奉之然得罪 先朝
拟之於禮有所未安謹按漢昭母趙婕妤為營園邑又令長
丞奉守如法然立廟則無聞焉惟韋玄成傳以為勿修孝昭太
后寢祠園則又有寢祠而無廟於京師明矣魏明帝母甄后
有司請依周姜嫄別立寢廟奏可夫姜嫄帝嚳之妃后稷之
母周尊后稷為始祖姜嫄無所配故特立廟而祭其事不同
而援以為例蓋出於一時傅會之說也況漢武魏文皆昔遺
教與今事體不類案此元本闕紀
時議立廟事大係感觸下所欲莫敢忤援理循章慨然以
為非 先王意循中不敢其王怒皆杖流

王二年[illegible]書名[illegible]廟封[illegible]之號曰懷陵今鐵去儀物只存石欄干
主為廢妃立孝思廟大司憲金諶率諸臺諫以為非 先王
意廢立十餘日無倦也主曰前憲長知母子之情卿獨不知
何也對曰前憲長但知有母不知有父時論偉之 [illegible]錄 備
主封其母妃墓曰懷陵大司諫李[illegible]諫曰 先王之禁也主
既深怒之至甲子春竹日籠法者盡誅之削族詞案 省復
記言
癸亥春二月以廢妃為題作文以進 [illegible]集 言
甲子春主漸識母妃之廢死殺 先朝諸臣盡誅甲子又欲
追崇尹氏極其徽稱議于廷臣皆曰允當李荇獨
議曰追崇之舉於禮已極今不可復加主大怒下鞫之將置首
議人極刑或有藉免者大辨不已時應教權達手在外謀救
丞則曰倡議我也非李荇也於是達手死而荇得杖流忠州路

洪行

初違寺偈言之翻非 先王意久而主怒彌甚玉堂臺諫申首眞論寺將極法之追治旧事究摘倡言者日滋酷刑皆旁惟光先劍斫楊據以苟免禍違寺曾引伏不滿負亡僚自活計並棄祿先不者錢鐵已見徹要衆之曰與其兩宛寧歸一而一生之爲愈甚貧泉承變旨要言玉堂宛於始違寺張目辭規曰寃寺累平爾衆誅戮而爲之耶即奮筆書供曰不啻自誤手戮衆之不可勝記以僞生供畢顔色不變與之酒盡飲辭刑如平常人莫不歎傷之 竜泉談寂記

戊午史禍

柳子光府尹規之孽子也蹻捷多力善緣高如猿犺狀幼爲兗類惛桀爭財晨夜浮游踏上遇女則捽而淫之規以其所出微

又其縱恣如此屢加糾擿不之子初爲學士杞直建春門李施發及上蹤自薦 世祖奇之召試殿庭及從軍還甚寵愛以兵曹正郎擢之科壯元 睿宗初告南怡反錄功封武原君蹤取一品階常自稱豪傑之士性陰賊害物人有才能名寵出己上者必欲搆陷見者側目嫉韓明澮門户貴盛又見 成宗納諫欲以奇論中 上所好乃疏明澮有跋扈之志 上不之罪後與任士洪朴孝元等欲搆玄錫圭謀敗流東萊尋放還然 上知其爲亂政之人但復勳封而已未嘗授治事之任子光窺覬恩澤無所不至而不得售心常怏怏見李克墩兄弟當朝秉權知其足以濟己事便傾身附之深相要結 柳子光傳南孝溫撰出東閣雜記

子光嘗遊咸陽郡作詩屬郡宰鏤板而懸諸壁及金宗直守是邑撤而焚之曰何物子光乃敢爾耶子光恚恨切齒而以宗直

羅選方隆及有納交其卒也為文
金馹孫嘗受業於宗直李克墩嘗爲全羅道監司 成廟之喪不
進香京師載妓 妓長與而行馹孫書其事及貪贓事於史草克墩
私請改之馹孫不從故啣之記聞
馹孫爲獻納時盡言不避權貴嘗論克墩與八從孟稱饋乾將
成俊等之黨克墩欲懲及聞史局修成宗錄 宗克墩爲堂上見馹孫
史草書已惡甚欲大害 世祖朝事欲因此以報己怨一日屏
人語摠裁官魚世謙曰馹孫誣毀 先王臣子見如此事不聞
於 上可乎吾意謂封其草以啓聽 上處置則於吾無患
矣世謙愕然不答居久之乃謀於柳子光子光攘臂曰此豈遲疑
之事乎即往見盧思愼尹弼商韓致亨先敍其意 世祖不可
忘之意以動其心然後乃言其事盖思愼弼商 世祖寵臣致

亨謀進宦柅料其必從已故語之三人果皆從之俱詣差備門外呼都承旨愼守勤身語良久乃啓之初守勤之爲承旨也指諫侍從以爲外戚得權之漸必諫不可守勤御之常語人曰朝廷是文臣掌中物我輩何爲至是群怨交集主又猜暴不喜夸閒故尤惡文士乃曰要各陵上使我不得自由者皆此輩也常鬱鬱不樂欲一施喉而未敢下手及聞亨光等所啓以爲忠於國家與倚衛薄令於南齊尹勒回令內監金之稱傳出納餘不併與閔楨閔李思恭請不從見柳子光傳命禁府經歷洪之灝都事愼克成馳至咸陽拿馹孫又令杖辭騎駱走馬從中路察羅人拿來遲速飛報時馹孫得風疾在家旣而拿至主御修文堂鞫問思愼彌商致亨子光守勤注書李希舜參鞫野言別錄

鞫駬孫問史草何以極書 先王朝事供曰史記有曰先是有白初云既追記 世祖朝事 德宗貴人權氏事聞於貴人之姪許盤云又鞫請復 昭陵事供曰 先王立崇義殿封王氏後欲 聖朝行仁政故云審聞駬孫曾為忠清都事時上疏請復昭陵并鞫之又鞫後殿事供曰昔在西故湖茂豊副正總携禁相訪神後殿曲同議其音哀切非治世之音故並及於史草昇三盤問同議史草之人只供臣既輸情請怖死洪士灝搜駬孫家文書得李穆書言史事大郎君之史草在咸重淹房重淹言堂上以不逐日記事不欲載之余言金季雲駬孫一字得無遺脫云問士灝駬孫在金云何士灝曰駬孫云此必李克墩姦史事也克墩事吾書無遺草克墩祈其刪去吾不聽故貪怨云云 同上

許監伴曰　德宗昭訓尹氏爭寵而譖諸金駙馬希閔揉其小瑕
權氏也同上
李禮伴曰　嘗以淑儀權氏即權肆之方女甘序日忌庸君臣參
占不給致淑儀困故嘗濟之云　訛以別上錄野
子光以獄事自任專於子孫傳教時必延當其前曰急救言之
謄其傳教之辭若渙者以為得上意更加術伎以討謝
之爲者聽記而退欣欣有自負之色乃於座中大言曰令
朝廷皆非之時領有如此大處置不宜異常以泛之又啓曰此
人徒黨甚衆變不可測防護宜須嚴密乃撤禁衛兵把截宮門
內外以嚴出入因人乾靭時亦令軍士押衍子光猶屬治獄衛
弛來宣如舊日夜詠哂微鍊一日自袖中出一卷書乃金宗直
文集也摘其中弔義帝文與述酒詩　述酒詩詠劉裕篡弒之事罪發淵明忠憤之志　之

示諸推官曰此皆 世祖而作馹孫之惡皆宗直誣而成之也
自為註釋逐句而解之令主易知仍啓曰宗直試毁義
耳論以大逆不道其所為文不宜流傳并皆燒毁主從之凡藏
宗直詩文者令於二日内各自首来納焚於賔廳前庭其諸道
館舍所題懸板令所在撤毁 成宗嘗命宗直譔霽亭記刻
在楣閒並請撤之所以報咸陽之怨 柳子光傳
戊午七月十七日傳旨曰金宗直草茅賤士 世祖朝登第
成宗擢置經筵久在侍從之地以至刑曹判書寵恩傾朝其
病退 成宗猶使所在官特賜米穀以終其年今其弟子金馹
孫所修史草内以不道之言誣録 先王朝事又載其師宗直
弔義帝文其辭曰丁丑十月日余自密城道京山宿踏溪驛夢
有神人披七章之服頎然而来自言楚懷王孫心為西楚霸王

所弑沉之郴江因忽不見余覺而愕然曰懷王南楚之人也余則東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不啻萬有餘里而世之前後亦千有餘載來感于夢寐茲何祥也且考之史無投江之語豈羽使人密擊而投其屍于水歟是未可知也遂爲文以弔之惟天賦物則以予人兮孰不知其尊四大與五常匪華豐而夷嗇曷古有而今亡故吾夷人又後千祀兮恭弔楚之懷王昔祖龍之弄牙角兮四海之波殷爲衁雖鱣鮪鰍鯢曷自保兮思網漏以營營時六國之遺祚兮沉淪播越僅比夫編氓梁也南國之將種兮踵魚狐而起事求得王以從民望兮存熊繹於不祀握乾符以面陽兮天下固無尊於芊氏遣長者以入關兮亦有足覩其仁義羊狠狼貪擅夷冠軍兮胡不收以膏齊斧嗚呼勢有大不然者兮吾於王而益懼爲醢腊於反噬兮果天運之蹠盭

郁之山綏以獨天方景前暖以向昊郁之木流以日夜方汲滿
決而不返天長地久恨其曷既方魂至今猶氣蕩奈之心昔于
金后方王恩臨于虔想循紫陽之老筆方思實傳以欽欽奉雲
通以附地方賞差矣之來歆云云其曰祖龍秦皇也宗宣以
始皇也　世祖其曰不得王以從民望者宗宣以義帝也　魯
山其曰羊狠狼貪擅其冠軍者宗宣以羊狠狼貪指　世祖
宋冠軍指誅金宗瑞王曰何不收以胥請答者宗宣指　魯山
何不收　世廟也其曰為監腊於反噬者宗宣謂　魯山不收
世廟反為　世廟置循也其曰循紫陽之老筆者宗宣以朱子
旬履其心作此賦以擬綱目之筆明瑞著其文曰以鴻忠憤念
哉　世祖大王當國家危疑之際奸臣謀亂禍機垂發誅除逆
後宗社危而復安于孫相綱以至于今功業巍巍德冠百王不

意豈真有何後議識　聖祖嘉復關孫書亨受並蕾一開一夕之故陰者不皇之心而屈書三朝予今思之不覺悚恒其請刑名以答時睢讓語見明記予先欲策王惡為一綱封主之許目為閹寺曰此人之惡尤為臣子者不失義大之保而究其實真一動倒去除後朝廷方得清明不有朝綱之後是禍亂之作不久矣左右黨論邑憤章上之言式吳何至為其言再猶不聞黨錮之事主素綱同後之流籍言宗所而懷陋以亡清論宜在朝廷清論之非國家之福哉是何言之深耶子先必渾然藏事而達吾黨大倚潛不已恨又上之曰當初吾輩所為與事事人表章長其不于朴之寺券曰體因當日忍術乃非吾輩本意子先不悅柳子先傳寺社在大崩亂而于高內而于見邇并為正言亦常成慮慎

至是禹商以禮字受業宗直門巫蔑之且謂層尹亦可蔑溢
曰是何言也終不聽已錄丙辰下
及定罪之日思慎意獨不同子光作色語之務以其意而啓之
主從子光舒說是日晝晦雨下如注大風從東南起拔木飛瓦
城中人庶莫不震駭股慄先伴
七月二十七日以亂逆伏誅告　時頒其文略曰逆臣宗直潛
懷不軌假托古事指諸文字群安黨附誣詆　聖德亂逆不道
罪大惡極頒赦文曰奸臣金宗直包藏禍心陰結黨類欲售兇
謀為日久矣假托項籍弑義帝之事形諸文字詆毀　先王滔
天之惡罪在不赦論以大逆剖棺斬屍其徒金馹孫權五福權
景裕朋奸黨惡同聲相濟稱美其文以為忠憤所激書諸史草
欲垂不朽其罪與宗直同並令凌遲處死馹孫又與李穆許

一七

捏三十許言誣飾 先王所持之書傳相告語於人於史李穆許
磐處斬姜謙杖一百籍沒家産極邊爲奴表沿沫洪瀚鄭汝昌
茂豐副正摠犯亂言姜景叙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知
亂言而不告並決杖一百流三千里李宗準崔溥李黿李冑金
宏弼朴漢柱任熙載姜伯珍李繼孟姜渾俱以宗直門徒爲
朋黨互相稱譽或譏議國政謗訕時事熙載杖一百流三千里
李冑杖一百付處其餘并杖八十遠方付處而流人等并
定烽燧干之役李宗準杖八十付處李宗準杖八十徒年怪
史官見馹孫史草而不卽啓魚世謙李克墩柳洵尹孝孫金詮
等罷職洪貴達趙益貞許琛安琛等左降人臣無將既伏不道
之罪當兩作行許新之恩云云左議政韓致亨等進賀李世
英日
記

子先意揣氣得揚揚而歸家自是厥後行於外朝廷視之如一丘
莫敢忤其意儒林喪氣蓋足圓目辱含冤然數月間薦有猶鋪
拜父兄相戒曰學足以應科舉則出而肉多於是乎可得
計無復顧忌嗜利無恥之徒趨附盈門誠為窮數尹氏之徒
正類攻邪黨戊午之獄邪黨陷正類二十年間一勝一敗而若
亂隨之大抵君子之用刑也常失於寬緩小人之報怨必為
減君已從戊戌君子盡能用其律豈有今日之禍乎柳谿待
尹弼商盧思慎韓致亨等各賞給十人奴婢十三口丘史七
名田百結表裏廐馬等物分於尹弼商有差柳府都事並賜
馬 日事記 先芙
金宗直追論罪律時出錄以請追奪以章敬皆被罪焉畢齋文
集曾僕抄次洪錫臣為金宗直門開刊偉朝某不還錫豈則監司

子先仲救得免重興咸陽人欲立宗直祠宇錫臣以為此是門
徒所為一鄉公議云至是子先引以為救非 李世英日記

甲子死禍

甲子春主憤其非命追罪其時參謫奉使之臣皆論以大逆
緣坐至八寸其時賜藥於李世佐之親謀亦坐被禍 國朝記事
以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魚世謙沈澮李坡金承卿
李世佐權柱李克均成俊為二六奸臣廢主時皆致之極刑
弼商克均世佐權柱成俊被殺其餘剖棺斬屍碎骨飄風甚
至投屍江中盡殺其子弟婦皆定屬婚亦定家緣坐應禁而
先亡者亦令所居同姓總親收柩分配 坡記言 使[illegible]其亢
其被家籍沒並斬引刑書罪名 楓巖輯話 [illegible]叟記言
王黨舊臣權達手朴閭等皆極慘刑前古無比 國朝記事

主一方許通書有人以諺文書其主名書路投告之主指爲其
時被罪者親黨所爲書遂捕鞫配之人拷掠慘酷且禁中外毋
得習諺文東閣雜記
[illegible]頭名書詐誘朝廷負罪者怏怏怨望
遂有冒寺之禍眉叟記言
春下應教權達手李荇等於獄達手就刑荇杖流忠州容齋集詳
上尹妃復位下
四月朴誾謫東萊三月自東萊拿京獄拷掠酷至卒就刑李荇坐
誾事再杖還配容齋集
殺嚴鄭兩淑儀亂打內庭即滅其迹其子安陽君㤚鳳安君㦀
島配尋殺之因曰㤚㦀已絕於其妻令嫁他人燕山事迹錄
時廢主發怒撲殺嚴鄭二淑儀　昭惠王后方沈綿牀蓐遂

起危坐曰此亦父王後宮何至是耶主以頭撞后玉體后曰
凶惡哉遂卧不言謏聞瑣錄
先時任士洪朴孝元等朋奸黨惡 成宗知其亂政之人擯
不用之士洪子光載尚 睿宗女崇載尚 成宗女崇載性
凶狡倍於其父奪人姬妾納于主主甚寵嬖微幸其望
洪乃出謁仍泣告廢妃以嚴鄭兩貴人之讒至於賜死主遂
殺兩貴人肆行不道至是大殺朝臣百餘人搢紳清流罕得
脫焉皆士洪挾私而陰導也國朝記事
我朝培養人才之盛無如 成廟但不識任士洪之奸終試
等劉論并加譴斥釀成其奸以昇廢主之淫虐 宗社幾危
惜哉逐睡篇
恭愼翁主嚴氏出下嫁韓景琛早寡至是流于安山抱神主以

中宗二十旋

九月二十九日傳曰戊午史草事其黨多分配外方其時奸凶之徒挾私用情死者得生生者反死也草存之何用并令拿來

又傳曰戊午之黨貴者交結非議頭事例同亂臣并加罪 國朝記事

十月追刑南孝溫剖棺斬屍及其子忠世

成廟辛卯孝溫上疏請復 昭陵之議持為逆賊羅織之資

甲子之禍甚於戊午 上同

參贊洪貴達應教權達手朱溪君深源吏曹正郎李幼寧正字卞亨良典翰李守恭司諫郭宗藩獻納朴漢柱司諫康伯珍應教崔溥弘文博士成重淹佐郎李黿金宏弼 申澄直提學沈順門大司諫姜詗直提學金千齡副提學鄭麟仁正言李胄輔德趙之瑞承旨鄭誠謹縣監鄭汝昌正郎成景

温校理朴誾奉判曹偉監司權柱正郎姜謙承旨洪湜宦官
金處善民以金宗直門徒或以敢諫皆被慘戮其已死者皆
僇屍
九月復命前載府於徽踈等追戮李穆權柱梟死十二月減
死謫校尉屬沒爲奴 容齋集
唐陽君洪常竄遠惡 未幾移配昌城又命居濟又移定濟靖國
後石遺集 容齋
乙丑秋八月又因國忌書誌事被拷三月丙寅正月出配巨濟秋
又令收繫杖限死罪上道遇靖國得免 容齋行狀
丙寅靖國推戴 中宗
廢主獵較于郊中 中宗時為晉城大君扈駕獵罷王乘駿馬
謂 中宗曰予自興仁門入爾自崇禮門入後者當以軍律從

事　中宗大懼灵山君恮密白曰無憂也吾馬甚駿夜御乘非
我莫能制即微服控男而從其走如飛至闕門小頃主繼至
中宗遂得免人謂灵山共馬皆為　中宗應持出云潛溪記聞灵山即
中廟庶兄有時譽後辦逮李顒獄烏靖國功臣斬害云控曾顒
獄在　中宗二年灵山君則出抱八年莫介吉夜朴求文辛夕
武等獄於亂因李
弘幹進啓故釋
成希顔　成廟朝選入玉堂最承恩寵所主嗣位從幸楊花渡
一作遊
望遠亭令從臣賦詩有聖心元不愛清流之句主大怒以爲譏
已遂以吏書參判落職家居希顔素多大略見主亂政日甚慨
然有撥反之意顧無與共規畫悒悒撫頓知中樞朴元宗月山大
君婦弟也生長膏粱沾括不羈出入署肆中登武舉歷清顯亦
傑早貴爲武士所推仰遂折節讀書通大義不隨俗浮沈又因
其姊被污廢主淫疾而死心常扶憤希顔意元宗可屬大事而

無交分有里人辛允武者往来両家甚密希顔隻手徴諷元宗
奮袂而起曰是我日夜所蓄積也希顔乃暮抵元宗家各痛哭
叙平生忠義宜許國以死男兒死生有命豈有見　宗社危在
朝夕而不恤乎遂其生設居数月自以孤立難成受判柳順汀
有時望不可不使知之遂遣喩其意順汀遲回久之業已預聞亦
勉而已遂徧喩允武及軍兜金正朴永文司僕金正洪景舟等
令各倡同志所糾合者率多武夫不規義理樂禍圖事就功不諱
而同所在踊躍東閣雜記稗官雜記
元宗等詮聞竄謫人李顆具兵大使守令領本道兵馬上来事遂
促期先發續己卯錄
時柳濱李顆金駿孫等竄湖南見廢主荒亂日甚　杜門待
危謀推戴　中宗傳檄京師未至而反正其檄書略曰

祖創業艱難 世宗德政休明 成宗一遵成憲節用愛人
民受德澤世界昇平不幸嗣王暴虐無道父王後宮杖而殺
之翁主王子流而極之臺諫之言者寘之誅之戮辱大臣戕
害治罪父子兄弟叔姪連累於於春治被人之家禍及枯骨
寸斬之刑碎骨之辟此何等刑也奪人妻妾恣行淫慾破人
廬舍以廣園囿 先王陵寢並為狐兔之場先聖祀宇變作
熊虎之圈徵歛無藝民不聊生不特此也宗室兄弟妻妾違
令稍奸三年通喪忌短其制父母忌日亦皆罷之彝倫已斁
人道滅矣其他土木之役徵色之好池臺遊畋之娛禽獸花
卉之翫難以覼縷貫盈之罪浮於桀紂生民一時之苦姑不
足言萬一大奸窺覦神器一朝遽起則易姓之禍亦或可慮
成廟二十六年禮接卿士培養忠義者正為今日也晉城大

君 成宗大王之親子也賢而有德中外屬望謳歌所歸詒以某某等欲推戴晉城大君某月某日舉義兵移書諸道約日聚京師在朝公卿百執事宜速推戴以扶 宗社之危云云東閣雜記

丙寅九月初二日主欲遊長湍石壁扈從宰執不許率卫一人希顔約於其日閉城門拒守推戴晉邸區畫已成主適停其行將士恐舊謀已露勢不可止乃於初一日夜半約會將士于訓鍊院百官軍民同約者與聞風者爭趨之塡街塞路皆曰部分令邊脩崔漢洪守內城東沈亨張珽守內城西倉卒無見兵驅役夫以衛希顔與順汀元宗直詣光化一作敦化門前數百步立馬成陣宝鑑曰夜三鼓陣昌德宮洞口元宗揮扇指揮容止若神皆曰首議者必朴令公也陰崖雜記東閣雜記

亶初吉頭大告夫將金良以故舍善曰此國之大事吾初不知
首末遽以一言從之而秀走司寺即叫子梲曰君取吾首去
而即刃出兵聲齊告天立吾城之意鄭莊曰然則吾何往於大君
先去否紀曰喜黄偷整正衣冠群入而來待於闕元宗等皆以
稱疾告所曰吾德宿宮而壽童到陣下馬徑入摠王座命各兵執
曰贊者遂入摠衛　晋城大君第耶答曰未及可曰則吾首續擬
壺頭入任衛 前書任衛德及集門
晴刑曹正郞張旭掖鎔而前曰能何摠衛度跳何將侍衛之要
三大將拱手曰吾輩之多也遂遣沈順徑率衛士急迎逃後實
勳一等 錯齊雜記
令壽永君孝誠 德泉君子 功勳二等
令壽凡武舉勇士李檍善等十餘人先至拔德昌為惡者順守其

次任士洪秩左恭愼守勤柳左善允武使蘇將鎭推仗路左令別遣
一人持命督促赴闕彼旦驚惶詣闕蘇舊等陛前頭將皆出守
勤校等陛地有如一人覆諸上以身當惟辭遂並殺之愼守講
別時者開城留守故欲待亨立徐徐道入誅之
守勤等頗濫籍權勢怙倖無狀而當時迎合亂君實傾國本
者豈無其人而獨殊此三人者守勤素驕縱不軌而又爲國
舅則將有疑畏變側之勢故也（注雜記）
蘇与殷四人非但滿面衣服盡赤欲傷其力數日不禎面易
服者醜之（雜記）
初反正議定三大將曰京東司殺善謂之名爲出於其書曰以
柳洵舊相居之洵馳赴之時宋三數進從得除卿等罷承旨
詣闕洵使謂曰今日大事迎諸關員累相告……必隨

来不然不可記色渾謂之仍踵其後到南小門洞如遠見訓鍊院人馬駢闐燈炬煒煌洵駐馬謂曰今日跟老天不可造次離也大事至矣渾始懼甚既下馬緊隨恂以進三大將見洵起讓席坐定朴元宗瞪目視渾曰此何人也恂曰乃姜渾也老未帝来元宗曰前有約必先殺之今不可留洵竦蹙無言柳順汀祭之急謂元宗曰自今擾攘之際書記無人姑使守之後殺之未晩也元宗咆嘞而止渾遂摩袖執筆左承右奉能得其機遂皆稱善竟策勲為晋州君

自此事洵如父兄朝夕必謁新味必薦洵後事之人未嘗少怠寄齋雜記

具壽永有淫宣惡之罪欲并除之其族姪具賢暉預其謀奔告壽永壽永詣訓鍊院乞命元宗等貰之陰崖雜記

具賢暉卽壽永同姓庶孽也以勇力得與三勳之謀將朝夕舉事恐事發之日壽永不免於禍聞三勳夜會一處密告壽求持酒饌共詣三勳所會處壽永因賢暉見三勳而言曰平日出入禁掖未嘗一言匡救則承奉將順安敢曰無之蓋以戚聯之故事勢有不得不然者且女婿被禍之後壽永二婿安陽君桁及任濈載屯不敢為忤旨之計而顧其本心豈有因緣憑恃戕害人物之事恕我罪我惟在今日云云則三勳以為然仍同盃酒而罷遂同與於謀及至策勳壽永居二等賢暉居三等具氏家乘牢齋雜記曰壽永聞結陣於光化門渾家號哭而有一健奴曰人之死生有命何可坐而待死令急具佳饌美醞鞍馬僕從呵擁而去坐於三大將之對三大將達夜而露坐飢乏思食奴將饌以次授呈大酌遍進諸公不問出處輒盡四五絖始問此為誰家之物奴指其而對曰乃具令公所貢来也三大將相顧錯愕奴曰今日之會比為大功非此諸公虛餒何以丁大事云云遂得策勳云 此說太不近理結陣光化之時生殺簿已有定議罪關 宗社則目前當為國寘

之人猶不覚詔豈以炭爐佳饌之功得免李綜之椎而反為
筴勲耶且若果以酒饌免禍則豈入於二等十二人之内乎
寄窩之世去陰崖蓋
遠傳聞之訛不足恃也
時議定以為柳子光歷事多謀不可不使知之臨發始遣人諭
之且誡以若或首亂違教則擊殺之子光聞之跨馬戎服而登
使家僮齎油幕隨之人莫曉其意及到陣中調遣將士之際倉
卒無可為符信者即裁割作符人服其智東閣雜記
元宗與沈順徑交道極好情義無間而方大討未定之日猶不
敢遽發其端一日對順徑素醉言宗社危亡之狀時政荒亂之
事以探其意順徑亦知之元宗極言其嬪臨死必報之托順徑
又以門禍之慘咎之乃收淚定議雖妻子兄弟亦不使知之舉
事日順徑告于其母曰今日欲與諸友演武校射於郊外願得
酒果醲而去其母賜之酒飲訖跪進一盃於其母曰此壽觴也

其妄發而成之實未知其爲承款也其妹宗室安賢君
之妻也亦獻酒而醉遂閱軍裝盡取而去日次未還一家
猶未知之天將曙事機既錯之後始覺其機其妹與其夫家被
相持哭曰吾則多得罪將不免矣薄情哉同氣在一室猶不使
知之蓋宗室中遵晉惡得幸者也其母聞而憫之亟使人言於順
徑順徑聽元宗呼與同事竟參勳 寄齋雜記
斬旌人田同金孝孫姜淑沈令孫等於軍前開獄門釋囚悉令
赴軍天明進軍闕外
官。
平明百。官會而有不知所以者入直都摠府閔孝曾參知柳
涇先出承旨李㙉次出初禁中聞變莫測所由主坐差備門內
召承旨等入坐曰如此太平之時安有他變恐是與清之夫相
聚爲盜耳其亟名政承及禁府堂上以爲處置乃命李㙉持管

鑰巡審闕門塲先令人出門審知朝廷已有所屬遂抽身出門
主闕堀已出邊前把尹璋書緇衛袖二人佯為逃避揮袖而出
欲從門竇出緇衛時所寵美之臣守門將士欲持以邀賞掖詣
軍前希顏等皆曰置之直軍士或由水口或緣城而下至軍
前宦官宮屬請色人等皆出惟後宮倡流相聚號哭聲震於外於
是會議敦門內留神子光李季男金壽卿柳涇守闕門以觸士
奔逸希顏等率百官詣景福宮門外請命于 慈順大妃依而
開門引入
答于 大妃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生靈塗炭 宗社綴
旒大小臣民顧戴 晋城大君以主宗社敢禀 慈旨大妃辭
曰吾兒何堪重寄今世子年長可嗣洵等屢啓得旨寶
希顏等詣勤政殿內庭列坐令柳順汀鄭眉壽姜渾迎駕于

晋城潛邸 上避于平市署傍人家順汀等擧軍門外再三勸
進 上以戎服御輦備法物以出市不易肆人皆呼萬歲有流
涕者日午入景福宮日未暮百官班定
洵等議曰自古廢主救其罪者惟昌邑王耳今當善處遣承旨
韓洵內官徐敬生於昌德宮請避正殿出大寶廢主曰我知我
罪即出實授尚瑞郎未時百官入庭班定宝鑑
宣 懿旨若曰惟我國家積德百年洽于民心以基萬世不拔
之業不幸嗣君失道民墜塗炭大小臣僚咸曰 宗社為重以
晋城大君諱懌夙有仁德民心皆屬乎惟廢昏立明古今之通義
肆循群情命晋城即大位廢主為燕山君深命將絶而復續宗
社既危而復安記述鑑
上具冕服御勤政殿即位是為中宗冊府夫人愼氏為王妃受百官

賀領教六疏命燕山時織政悉皆更革廷臣咸呼千歲欽羨如

雷鑑宝

金壽童入闕廢燕山立曰老臣不死忍見此事然 殿下失人

心太甚亦復奈何好謀而從云柳子光等欲循霍光廢昌邑王

故事致前王於廢立之告 大妃以廢主之故希顏等議上之及

廢後與翰金詮為之下淚張順孫為之鼓舞 陰崖雜記 海東樂府

大抵靖國之舉出於希顏而成於元宗轉危為安變禍為福

實東方萬世之業而但希顏資性果決而無學術順汀則性

寬懦而無所執元宗則麤厲無稽雖忠義所激功在于成而

施措失宜以舊患容賊臣柳子光以基後日之禍瑣瑣姻婭

皆援錄券以賂之多寡為第功之上下 連車續狗之譏至今為

病

安置廢主燕山君于喬桐廢妃愼氏出居貞淸宮廢世子顗廢
昌寧大君仁陽平君誠敦寧等皆令乘轎赴謫鑑
變作之初主令急取子女來左右已出外無餘矣主命黃豆
入欲與妃俱出蒙衣妃曰事已至此禱之何益不如順受而
已前此屢諷者數終不悛改以至於今自作之人雖死宜矣
哀此二兒竟置何所仍拊膺大慟主低頭垂淚曰言之奈何
無及矣天未明妃出闕時着錦履頻跣未能行以羅巾刺之而
東之世子大君與乳媪出在靑坡村巫家日晚不得食巫爲
之饋大君曰何不進兒雉乎媪泣曰明日亦得此食乎見
者亦泣下長貧胡撰
大臣議安置節目內人四內官二僉監一隨從堂上官一員領
軍衛去燕山君紅衣着笠不帶由內賢門出伏地言予有大罪

特蒙 上恩不死兼騎出宣仁門敦義門低笠不能擧頭宿村
店宿金浦宿通津江華抵喬桐陪去將沈順經復命曰無事
陪去一路觀光成奔走爭相指視有泣者至達當許則圍籬深
而高不見天日只一小戶通飲食纔入圍內侍女等號哭
臣告辭則傳曰以我之故遠勞多謝云 中廟傳曰聞前王
之奇大勝欲會予以宗社傾危臣民推戴迫於衆情不獲辭
以至於此然前王義則君臣情則兄弟今天氣漸寒衣服物膳
可黙送之臣等奏曰臣等大義已絶不敢向心 啟下[illegible]
於至情難送爲當之傳曰喬桐必無毛衣毛及魚物欲別送於
曰 上教至當然過則未便從其僅免飢寒足矣東閣雜記
燕山平日所爲無限恐戾視刑戮無異憚及至遷出之際惶
怖特甚情知難免受刑名是日大風舟幾覆艱達于喬桐擣入

驟實侍拜圍立俯伏泣涕不敢仰視及王之子此等三等
不得令試及其出宮也嬪妃以爲法不得免及至尚嫡長嬪
辭也其乃數日恨不其時請于諸帥從徒遷所止試國
藏山峰作繪何曰時許群賢宴盡亭閒憑花酒傳觴 何從
年喜鴻松吟舉觴欲思憑獻以詠又曰豈覽覺許今錄其叢稿
長途比發催不曾辭得開交月歸去歡行可惜一細曲中追次
曰撤人慮合總約法也部首紅深遠淋盡亦勳屠蘇辭賓
留皇情來忠誠又曰萬人騎兵等處處能述詳勝錄行
悒欲尋諸栄膏却於海上暫徘徊 稗官雜記
至十二月衛將以鳥山遠爲舌痛馳啓 中廟竟不聽救之末
及侍女等曰鳥山路終無依言巳曰欲其娘亦即其妃迫得曰
以尊禮葬之豈待觀其殯墓豈何如大臣等議啓曰禮無帶歸

主予旁衛行朝市之蓋豈不可為也傳曰然則令監司差事撿
舉本官禁火禁伐竝同雜記
於是王曹參議鄭經遂參贊官柳崇祖上箚略曰蒙者前王大
失人心棄傾 宗社二三大臣因天命人心奉 王大妃懿旨
推戴 殿下殿下迫於臣民之請戴不得已正位宸極而敬奉
前王之誠罔不篤使宰夫膳監年姬侍從將士扈衛以扞不虞服
御物膳絡繹於道不幸遘癘奄忽昇遐 殿下哀傷痛悼撤膳
傳朝欲盡哀葬之禮議于大臣而大臣之議啓忍未合義臣竊
惟君父一體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尊豈以瞽之頑而廢義
生事葬祭之禮乎太甲敗度縱禮伊尹放之桐宮冀其悔悟太
甲若或未悛而崩則其葬之禮當何以處之也幽厲亂亡雖加
惡謚而王號未替前王得罪 宗社固不得祔祀 宗祧而人

臣等若喪葬之禮不宜若是也葬用陵儀別立廟昔聞上國稍
之至義之盡也宋太祖之於恭帝哉　太祖之於恭讓其喪葬
上諡之禮亦可法也上國使臣若問之則不可不預爲之圖也
文飾以對非事上示下以誠之道也　中廟命廣議之皆以爲
不可施行柳子光力排其說至請付有司鞫問其情朴元宗則
以爲不宜在近侍　中廟命遵經遣官兩司以有[illegible]館物
遵乎之示不行東閣記
中宗十一年丙子遣都承旨[illegible]于齊陵[illegible]文曰予以
眇躬屬纂中興上惟　祖宗下迫臣隣辭不獲承[illegible]
怡寶深乎懷爲已終始友于肅待斯志一蔬無事天命何禍旦
月流邁追慕深切玆修儀典敬寫予情物至雖薄冀格予誠宜
東閣記

丙子十月同知事官金疏所發命燕山君立後事議大臣遂
命廢妃愼氏自立後 詳宗記 瑞
中宗十三年戊寅承旨權撥金正國極論燕山不可不立後未
果行 詳宗記 瑞
中宗三十四年己亥韓山郡守李若氷上疏 詳宗紀 瑞
明宗乙巳李彥迪議啓前者使臣朝京時華人或問讓老王存
沒譯官不敢直辭以亡為存非徒於義未安後將難處今遣相
臣萬一禮部言及讓老王存沒臣意宜以實荅之彼若曰其時
何不告訃請謚乎則對之甚難必須循理善辭若又問曰汝國
譯官去冬來言讓老王今尚生存何其言之有異耶則宜荅之
曰其時譯官無知倉卒妄對極為駭愕當治其罪云云 晦齋集
中宗　廢妃愼氏卒逝

沈彥光有挽愼妃詩三首其一曰一夢長秋度幾春飄零身世更悲辛每聞契闊堪流涕何況當時北面人其二曰十年蕭后在隋宮末路生涯逐轉蓬述志一言眞泰石乾心猶不省深衷其三曰一世忠良盡剖心君王何事自沉淫當年中壼多陰教不是雞鳴戒不深 漁村集愼氏族譜

廢主燕山朝故事本末

燕山朝相臣

鄭佸

鄭佸字君會一作晉餘東萊人昌孫子　世祖乙酉文科乙卯拜相至左議政未一年而卒恭肅公有氣節識治體

魚世謙

魚世謙字子益咸從人孝瞻子　世祖丙子文科文衡翊戴功咸從府院君乙卯拜相至左議政賜几杖戊午以史事免相卒文貞公甲子追禍

公氣宇倜儻

壬寅　成廟幸　光陵仍拜影殿于奉先寺公以大司憲從往寺僧欲饋百官公諫曰以堂堂扈從之臣受食施食於閭里何況百官者自費飯不患無食　上曰任爾不食公其生諫者不食竹狀東閣記

成宗嘗於政事日命招吏兵曹堂上六承旨兩儀賓于昌慶宮大門內酒數行月山大君自內擎出銀瓶二事腰兩兩皆金綫御製詩以賜大君者也而香醪皆滿大君屬在座者賡之因觴之繼之內使宣命云聞大君示予掛作于諸宰予甚慚焉詩雖不可觀韻猶在也諸卿宜和進公詩云外耀千金字中藏萬歲春奎章纔濕淺斟酌以讓人其長篇句多不錄東閣雜記

公疾病內醫來診曰宜灸公曰七十稀年政丞極品二者得兼復有何冀而必灸求活哉遜平行狀

簽主侍公以大臣家義不勤時人目爲牛皷堂上崔錦南傳

韓致亨

韓致亨字通之淸州人雍姪蔭仕佐理功淸城府院君丙辰拜相至領議政謚質景公壬戌卒甲子禍及泉壤

公爲刑判倚仕甚勤郎官不堪早暮頻厭苦之其女婿進正郎暇日往候從容語曰魚咸從世謙雖晩仕早能尙無不可尋叔何自苦如是公再領之徐曰咸從道德文章俱優雖晩仕訓猶有可取者在吾且爾他無所長謹守所職不亦可乎吾之所志如此健嘲而退 耕記 公

公巡察南方從事官數人隨後忽見有臨江華屋花竹輝映繫紫騮于垂柳幅巾之士憑軒看調鷹從事輩方皆馳晴嘖羨歎不已公徵曰不然彼此于我殊哉春則可尙對樽從屋簷

入朝矣 [illegible]

成俊

成俊字時佐昌寧人 [illegible] 世祖己卯文科 [illegible] 拜 [illegible]

議政甲子謫役山卒明肅公

睿宗朝公以學令見罷未幾特叙銓曹啓曰時無缺職 上曰

侍講院雖已罷其為俊別設以授之。睿宗在儲位時公為講

官知有輔弼之才故有是命

戊午公為領相一日內宴宰相亦入酒闌燕主見妓妓 [illegible]

猝之公進曰老臣不敢 殿下決不得如此主憚而止 丙辰丁巳錄

李克均

李克均字邦衡仁孫次子寅 [illegible] 文科庚申拜相

至左議政甲子 [illegible]

公謫仁同賜死公曰吾有何罪至於是憤氣勃勃既就幽室還
出謂刑官曰吾年將七十身纏百病死亦何恨但有勞於國無
罪於身汝須以此言還答否者吾有魂當罰汝及回啓廢主益
怒至於碎骨 謏聞瑣錄
主嘗召宣傳官李宗擇金友曾金粹潭等入內問曰爾等知李
克均乎皆曰不敢固問之乃問其意曰奸臣之事不敢形言主
曰然矣 同上

柳洵

柳洵字希明文化人號老圃堂 世祖壬午文科丙戌重試拔
英癸亥拜相至領議政賜几杖靖國功文城府院君文僖公
公能文章幼以時游南嘗賦金陵詞辭意俱老健令人膾炙 碑序
公友愛兄弟渭頻窮窶每時節制衣以遺之必取輕暖 二樂軒集

成宗朝公為副學　上出美人圖令賦詩以進結聯曰君王自
是疎聲色展畫猶應寄一顰　成宗稱善命工粧績為障老臣 頌
公好讀書老而不倦嘗對燈讀未見書歎曰老夫幾不識此而
死矣 稗官雜記

甲子禍獄之時公以首相依違其間僅能自保擧義時又嘗
相雖得參於會議亦驚懼失措遂曰成令公為之乎柳令公為
之乎蓋叔希顏順汀自為纂立而言耳原其設心只欲全軀而
賣國將焉用彼相哉 魚

公起自布衣以文墨出身歷職清顯無忤於世遂至台鼎豪士
朝以首相粤事唯諾反正後例加功臣號自度被汚已甚亦無
所建明而復事依違臺諫交章論罪亦不容讓己巳閏九月因
天變更論罷之 陰崖雜記

許琛

許琛字獻之陽川人琮弟 成宗乙未文科進賢試甲子拜相

至左議政文貞公

公與其兄琮俱為名相其姊有文行識鑒早年百歲門中至今

稱之曰百歲祖母二公事之極恭凡朝廷大議必就問之 成

廟將廢尹妃二公咨之答曰豈有子在儲宮罪其母而國家無

然無敢者乎於是琮稱疾不往公以異議遞職後䘮主者誅滅

議當廢者公獨免人服其卓識 錄識小

夫人柳氏公殁廬墓朝夕親具奠饌時短喪法嚴猶守禮以終

三年 中宗二年旌閭 輿地

朴崇質

朴崇質字仲嘉潘南人尚孫府尹㷜之子 世祖丙子文科甲

子拜相至左議政佯墮馬免相入耆社恭順公

姜龜孫

姜龜孫字用休晉州人希孟子　成宗己亥文科乙丑拜右議
政晉原君丙寅赴宗卒肅憲公
愼妃兄守勤之女又爲　中宗潛邸時夫人方燕主荒亂守勤
爲左相公亦同爲右相有燕昏立明之意適當赴京一日其守
勤從容言及妹夫與女婿親觀以探其意守勤遽曰世子英明
言○
只恃此耳公默然遂行日慮其○之泄未及回還道燕背而卒
東閣雜記　己卯續錄曰朴元宗等使公寄
試於守勤守勤曰燕妹夫立女婿吾所不能

愼守勤

愼守勤字勤仲一字敬之居昌人承善子燕任戚封益昌君爲
寅拜相至左議政靖國時誅之　英宗己未追復　端敬王后

推恩贈領相信度公
反正前數日朴元宗來見公請對與議說方密語以示意公有將感
有其辭公人謂公推爲曰吾頭可斷元宗知不可動遂議除之圖
其錄得狀
仁宗特命復公爵
李耔南袞李耔嘗贈見甚要公家固小人耔乃今復其議無忤
其言之如是耔固非誣人者也必有人欺之耔少時與沈貞同
遊學亦與金安老金安國相得小人豈其習聞熟誣而記之
耶 集南國
公之弟守謙 守謙仕至州曾判書
同事之意守謙答曰吾兄弟之心豈已久矣問吾兄何多因欲
門不出者十餘日至九月初四日力士而相視金吾部直入內

衛賤元孔母禮德出殷富稚遂并害之 慎氏族譜

金壽童

金壽童字眉叟[illegible]安東人[illegible]之子一作孫 成宗丁酉登第

寅拜相至領議政封國功永嘉府院君文貞公

公早登第爲[illegible]

其子故參給[illegible]少年書堂東萊府

廉[illegible]時[illegible]之[illegible]識

公端重多智有[illegible]

殘之時[illegible]相[illegible]位早上不[illegible]人[illegible]

之士多賴以全當時在上位者競治第宅[illegible]成市

門墻如沸公獨不然及奉議之日成希顔[illegible]

從容審處終使行士林[illegible]其言 陰崖雜記

靖國初公以右相命起復從仕公言臣與臣弟居曹叅議異正前月丧母時值短喪旣脫衰供職今當新化乞解職終喪命政府六曹議柳洵等言革正之初立經制治非常量不可依 先朝起復之法始令從政尋正則許解職終喪 中宗可之尋陞爲左相

朴元宗之遞公拜首相人情稍洽陰崖雜記

中廟朝辭職家居以戊午甲子之禍士類盡殲以公之賢引退不在其時而乃在靖國之後君子責備寧不爲之三歎稗林

燕山朝文衡

洪貴達

洪貴達字兼善號涵虛堂又號虛白亭缶溪人居咸昌 世祖 文科吏判叅贊謫慶源到端川賜死年六十七 文匡

公
公文章雅健與古海東樂府
戊午以來國家多事公爲之抗上疏屢千言略曰人主當容許諫
屈惟屈於書疏而已屈而從其言使治道高出百王則所謂屈
屈而永伸也又諫毋近習曰近者內則宮壼亦從外則羣秘稱福
宜上下交修以弭災消患爲務勸復雖曰奉宗廟令之被殺據
者皆 先王先后之赤子也欲以勸復致孝親其享之乎與入
侍必秘墨論啓主願廣之又進十餘條皆宮禁秘事反覆開諷
語甚切直主恬不平盡奪其官出爲京畿監司錄名臣
余觀於虛白洪公之文而得其所謂大節者論指諫討圍而
疏是也方燕山淫虐之日以人爲嬉以殺爲樂屠論思之臣
罷諫諍之官迸耳則剔首而磔戮之曾甚於不可犯之新

辯爲邪說傲然自處以爲是又鼓吹盛氣以締同人而有所謂復辟等議
反覆閃陰以售其欲有如端紛治朝其明主論說至今百載
之下其引筆傳紙神閑色定視刀鋸如軒冕氣像在人耳目
嗚呼壯哉補作
有內嬖家竪以非道干請於公不得頗遂構讒於內流于北邊
慶源公與家人訣曰我是咸昌一個乎致位宰相本非吾所有
成亦自我敗亦自我今只有復古舊耳亦復何恨後臨絕語道
尋令還京獄行到端川承命官馳至授一策書于公公閱見畢
辭曰上命臣死矣從容就縊名臣錄
廢主之下王子嬪也聞公第二子彥邦弘文博士有文義遂將贊
納爲婦公竟不從及公賜死子彥忠彥邦俱謫海島遂謫嶺名臣錄曰
四子皆
錄坐配

、成化

成俔字磬叔號慵齋昌寧人□□公念祖之子　世祖六年文
科禮曹判書文戴公所著有虛白堂集行於世
自號浮休子又著浮休子傳曰生寓乎世也若浮死而去乎
世也若休浮亦何榮休亦何傷本情

洪
　　貴公之子世昌嘗於五月夜於東園別
室坐語座中有琴數聲於夜深欲窺之有老翁於梅花之一帶
靈雨坐窗向坐橫琴世昌曰吾大人也俄然有老翁鼓[illegible]
入後洪每謂人曰方其月色如畫梅花盛開白髮蕭然清徹閑
發縹緲若真仙下降不覺爽氣滿身慵齋可謂仙風道骨之奇

雜記

金鼓

金勘字子獻延安人 成宗己酉文科 重試初錄藝旨靖
國公延昌府院君左贊成
邪媚廢主獻艷詩

戊午黨籍

金宗直

金宗直字季昷號佔畢齋善山人叔滋子 世祖己卯文科
成宗朝官至刑曹判書文簡公壬子卒年六十二戊午禍及泉壤
肅宗贈領議政
公總角時日記數萬言弱冠文名大振魚世謙見公詩歎曰我
當執鞭為奴隷中癸酉進士己卯文科 成廟獎文學重之公
其先也學問文章為一代領袖四方學者隨其器之大小充然
有得而歸一經品題便成佳士一時道學文章之士皆出其門

如金宏弼鄭汝昌金馹孫俞好仁曹偉南孝溫洪裕孫李宗準諸賢最獲卒而至於成就者亦多名臣錄國朝記事公居廬三年上命奠之時行路無不泣下洪裕孫曰誠孝人傳不贅矣秋江冷話公爲人短小魚　微子戲之曰人若劫奪其子藏置一囊宗耳聞者胡盧碑銘成廟始建環翠亭命諸臣作記使公科次時爲左承旨徐居正之作僚點三下餘皆塗抹　上改命公記之一揮而就文不可點上極加歎賞掛諸楣間居正典文衡二十六年不辭退一日問族姪曰外議以我爲如何對曰皆嫌其久典文柄耳居正憮然曰我遞則金宗直必爲之蓋惡之也戊午之禍萌於此浩溪記聞

故事大提學遞則必自舉其代徐居正遞人皆屬望於公居
正素猜公遂奉洪貴達自代物議譁然金時習詩曰平生可
笑事貴達為文衡萬識人也
吊義帝文明是有意而發及考其人不如和陶淵明述酒及古風
詠梁簡文帝文宗二首足錄弘治年所作似不偶然竊謂此老
若有非湯武之意則寧如金時習所為斯所不可者乃以之
自己卯登科官至伐冰而顧以此等語形於吟咏謗議所謂為
人臣懷二心者不亦可悲歟鼎 明齋
公與南孝溫俱登 端宗朝進士 有詩曰 端宗之遜位 秋江即佔畢門人而生於
甲戌則其可與佔畢俱
並 端宗朝進士者歟
發身 元陵朝得其有事至時議多短之公之前後出處
有此二字然出處矣善矣已委諸天 光陵則為義帝之不必作也

之時史官如金駉孫權五福表沿載錄史冊日以爲悠慢不知何

所見濯纓孫身長往惟梅月堂一人而已 孫瀰

玩濯纓李沈曰金宗直非學問底人終身事只在詞章上觀

其文集可知也

公之父叔滋學於吉冶隱再一時之士稱古稱者 佔畢

於公之門李承健為翰林書之史曰南人互相吹噓以師道尊宗

子自少學師自作一黨云其後李克墩見承健史草每痛直

之謬詩猶夫

金馹孫

金駉孫字季雲金海人號濯纓二首露王之裔世居清道受業

於金宗直丙子生貞壯元同年甲科官至史正

公之父孟進字子官執義嘗夢龍游之異生三子名之曰駿孫驥孫

孫覿亦以文行名俱登高第　虛白集

公居清道未第時赴鄉試嘗赴別舉而兄覿孫覿孫以

公之備考與公皆中初試及殿試之日公代製兄之策而已

則不製蓋欲以狀元讓兄而已爲後科狀元也而兄得登第而

駁孫則第一後榜殿試考官心知公之作而忌其人抑置第二

閱帖乃爲第一公聞而恚曰閱帖何等人也　月汀漫錄　枝榜
日丙午狀元乃閱

頤　成宗壬寅駁孫則閔頤得中式科後登
試士

二等　上親覽試卷擢駁孫曰科特陶軍三八公宣　特
時

驥孫主頁聯
壓此有誤字

公性簡亢少許可

公慷慨有大節見得有要害云云文章汪洋若河海錄

公與鄭光弼俱受南衮御史之命同抵龍仁[illegible]
論時事語多過激鄭屢止之曰言不可若是公輒答曰[illegible]
爲此畢下之論何忍作無氣節之腐儒耶 漫錄
南衮登第唱榜曾曉詣光化門外忽有一先生到[illegible]
新來參趙往則語云汝以不得壯元爲憾耶蘇良救不[illegible]
第二名汝可以此自慰矣衮之聞其言徐從爲是 金駙馬漫錄
公眞希世之才廟堂之器贊測于汪洋如大海是非人所能[illegible]
議國事如靑天白日惜乎餘君意而雜素市耶 師友錄
公實間世之士也違時不許被禍而死但其禍之言[illegible]
洗雪之未盡後生不能詳知南衮執其遠[illegible]
鬼神茫昧然天道諒難知好惡與人異禍福[illegible]
賓倚短同淺而知髑髏樂不易南面治辭[illegible]

湫湄獨擅名世人其出每遼邃契闊數百年乃得一見之見之又不遂至治庚有期吾生亦何幸得與君并時文章漢西京人物宋豐縣六忠又痛哭當仁輒敢為寧知絳灌屬功齒從傍竊傑然常頭不遜及東市衣萬事何所係東海浩無涯世平洪又號甚惡何命岐如何者雖究尚未大數被春秋之遺諱例宜哀多微辭聖人與天同後世非敢追執筆書所聞史家之常規所聞有匪譏乃是一家私編摩自有局削偽乃其宜只是腹中匈臆覓毛成疵豈也・魏人列惡張道違當官有不識厥罪固當咎賢能又未減八議在所師無人持此語一決九重疑歲星行欲周予結識者荒陵陋城東土草草難掩虎鍾有子姪卜兆謀遷移君今九天俯視息相吹萬蟻既不擇況問彼與茲人則問自區區為便歲時祠婁涼本川縣中有山逶迤他年裳圖誌録墓

嘗不適宋司馬謂公之墓當錄於圖誌云俯然其後撰續輿地勝覽郎官等錄公墓以進堂上一員曰官非宰相又非謹厚人遂抹去之是不如南袞者也 稗官雜記

權五福

權五福字嚮之號睡軒醴泉人 醴泉之權本姓昕 成宗丙午司馬同年文科校理湖堂戊午與金馹孫同死有集行于世

文〻章清健筆法勁遒為時輩所推重與馹孫約為莊交孫辭孝上泣嶺改號破怪嶺公有詩云不必貪泉字〻愚〻休將名字厭無知區區破怪還增怪泣嶺復有墮淚碑 稗官

公以所製詩稿示斤削於金馹孫贈之以詩曰畫蛇著足休煩拙復把風斤斲堊還馹孫以書答之曰吾無風斤何以斲郢之

之聖也本集
遭函君罔極之變磯多在前而確乎不亂從容說盡其氣節之
剛毅得之於天者為如何哉嗚呼萬事已矣九原閉矣獨其晚
年之辭精華之發光天射斗衝地叢金者猶足以留與刑於髮
鬱寫無窮之遐思彼沸道之潛刑亦安能斷截百世不磨之流
芳也哉校理旣養出塞野城三年而被收年纔三十二而後絕
補輯
遺藁散失殆盡達城府伯權某乃公之從孫蒐集遺墨又取
當時罪籍附于後西厓集序年當罪籍跋
天啓中有人遺其之山于果川地傍有古墳即公之塋也起役
數日令其子弟一人董役役軍鉄拔墳前猶存石碣夜之夢有
紅袍長者自古墳而出若有慍色其人不當前拜問其姓名長

者有云我則權翰林某也因指古墳曰彼吾家也近有促里登
踏我館舍攙拔我墓石使我不安君何不呵禁其人亦儒者奇
知公事蹟請曰公莫是賦項羽不渡烏江者乎長者曰是也其
人唯唯而退仍為驚覺汗出遍體翌日躬詣墳前還補缺處作
文祭之鄉

權景裕 號紹軒

權景裕字君饒後改子汎安東人癸卯進士　成宗己巳文科
南床湖堂校理與金馹孫同日死
公澀於言訥於動止爽於政又有作歌之癖秋江雜記
清直不接俗士落落有諫臣風以校理乞堤川縣政清嚴不設
愛吏畏為史官時擬金宗直弔義帝文柳子光李克墩告變士
鞫內庭招非情實辭辛誣教直言不屈從容就戮師友言行錄

性剛毅誠體不喜作爲秋江集

李穆

李穆字仲雍金州人少從金宗直學十九中己酉進士乙卯文科壯元湖堂永安評事戊午被禍甲子禍死泉壤年二十八

公志氣峻烈　成宗嘗有疾　大妃使女巫行禱設淫祀於泮宮之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巫訴諸宮中　大妃大怒俟　上疾瘳以告　上陽怒命成均館悉錄其儒生儒生以爲必獲大譴爭亡匿公獨不亡匿　上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導率諸生使士習歸正予庸嘉之特賜酒名臣錄

尹弼商爲相用事會天旱公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塗呼曰君欲食老夫肉耶公昂然不顧而去後弼商勸　上從慈殿奉佛公率諸生論弼商奸詐目以奸鬼請誅之　上大怒曰汝何以斥吾相爲鬼公曰所行如彼而人不知所以爲鬼　上將下吏賴[illegible]相

力救止謫公州自是直聲益震乙卯文甚戊午獄起卑為鷗
商所搆與金馹孫權五福同被禍臨刑神氣如常自作絶命
歌名
臣錄

許磐 姜詷之婿

許磐字文炳陽川人癸卯進士戊午文科承文副正字汝祐
公甚有才辯誕俠文武士夫醫卜者類歌妓樂工之輩莫不奔
走下風自以為得計曰國人皆在我掌握中秦朝翰道言常
事處斬 師友言行錄下同
公志於性理之學恬於進取欲事事師古師友金宏弼[illegible]
雅出於天性蔭補社稷參奉時左相洪應為提調公見之曰
王世子國之儲君他日東方萬姓之所仰賴者今進不得[illegible]
進見書筵之時必遊玩狎昵之日多請

姜謙

美謙字謙之潭州人觀察使子平子訶之弟 成宗庚子文科
玉堂官止直講戊午杖配甲子刑
公正大有操節 師友言行錄

表沿沫

表沿沫字少游新昌人號藍溪文科縣監終于 成宗壬辰文
科 登試湖堂官至司成均戊午被謫道卒
有文名昕其交遊皆一時名士
公居艱文昭殿時宴設禁肉爲 上昕知以其變故例罷曾是無
曾有設禁肉者輙去不留曰不忍見犯法也服父母喪一從家
禮金宇□且時爲善山府使爲其行命加一資 秋江冷話

洪澣

洪澣 南陽人 成宗乙巳文科官奉議戊午杖流道卒

中宗命贈吏曹參判
公性剛直以許可爲權貴所忌

鄭汝昌

鄭汝昌字伯勗號一蠹河東人居咸陽癸卯進士 成宗庚子
文科官安陰縣監戊午杖配鍾城甲子四月卒年五十五葬咸
陽甲子追禍 中宗贈右議政致祭 宣祖贈謚文獻光海庚
戌從祀文廟 中宗丁卯贈都承旨 丁丑又贈右議政
公父六乙通判義州時公纔八歲天使張寧見之歎異良久作
說名之蓋以能昌其家也 右臣錄 官兵馬虞候 六乙
圃隱之後我朝性理之學實自金宏弼倡言者公即其人也
金精於理合精於數惜乎遭時不祥陷於非命後學者至今讀之
奈何已錄丙辰丁

公不喜交游獨與金宏弼許為知己論道講書未嘗相離名臣錄

事母崔氏至孝未嘗違志一日母責之曰汝父之說不學奈何公於是慷慨篤志學不忘食詣佔畢金宗直請學教以古人為學次第窮歲磨礱精於儒學三書淵源續編

公少時嗜酒一日與友人痛飲醉倒於道僅宿而返母責曰爾父既亡爾如此吾誰賴乎公深自刻厲終身不飲福之外更不接口丙辰丁巳錄

公謂其早孤非尋師訪友之時則在母氏側如學究以慰悅母心為事兩子母患痢公焚香籲天請以身代以頭觸柱血濺衣衫今淵源

嘗游智異山見晉州岳陽洞故人之舊基于蟾津之口種竹蒔花

若將終老焉 行狀

寄情丘壑吟弄風月汲垂桴舟于江或垂釣于溪時賭生本

鼓溪音觀於開臨湖構小亭扁曰岳陽以為藏修之所遊近

學徒雲集 淵源錄

入智異山三年不出明三經窮極其蘊 成宗庚子詣成均館

求經明行修之士館中舉公為第一知館事徐居正將引公爲

講經公不肯就 師友名行錄

父六乙死於施愛之亂時公年少後居母喪哀毀踰禮必遵饘粥之

食一依家禮 成宗廣求遺逸曾參議尹統薦孝行學識士林無

比特召為昭格署參奉公以為此人子分內事上章固辭 上

親題疏尾曰聞汝之行不覺流涕不允乃於是年文科由內翰

出為安陰縣監 師友名行錄 淵源錄

燕山在東宮公爲說書輔導以正燕山甚忌之遂求外除甲寅爲安陰縣監淵源錄

宰安陰莅事之暇選邑中聰明子弟作齋居之親加教誘日課講讀學者聞之自遠方來春秋行養老禮設內外廳內則以夫人待之外則公冠帶待之耆婆莫不醉飽歌舞以嬉政清民悅境內相戒莫以欺詐負公先儒錄

安陰縣有光風樓霽月堂公爲倅時建而名之

平生不喜作詩只有一絕傳於世曰風蒲獵獵弄輕柔四月花開麥已秋看盡頭流千萬疊孤舟又下大江流名臣錄胷中灑落無一點塵埃蓋可想見云丙辰丁巳錄

獨不取攻詩之士曰詩性情之發何屑屑於下工夫秋江冷話

性端重沈靜律身甚嚴終日端坐雖盛暑妻子未見肌肉不飲

醴不茹葷不食牛馬肉外為常談內惺惺如也出時居館其人寢軒膳而不察也人不知之一宵見獲於崔鎮國館中噎之以為鄭恭餐禪不察 師友名行錄

嘗於邦會有設牛肉者或以禁物訟于官將抵罪安夫人深以為憂公自是絶不食牛肉 儒先錄

戊午與金宏弼一時被謫公曰患難聖人亦不免必無可動議鍾城七十處之恬然初至府爐夫每使匡入公館輒執爐火之後甚恭 淵源錄 景賢錄

嘗著庸學註疏及主客問答說進修雜著及戊午禍起妻子盡投之火中 儒先錄

公之學以濂洛為準的讀書以窮理為先處心以不欺為主日用工夫不出誠敬之外至於治平之律令格例無不究其極求

諸治縣已見其端緖矣其寒暄俱遊佔畢之門志同道合許以莫逆論道講學動必相隨惜其微言餘論不必傳於世而平日著述又火於戊午之禍豈不爲後學之痛恨乎(桐溪鄭蘊所論)

金馹孫嘗與公遊智異山到金臺庵見僧精進金歎曰法有精而無雜進而不退學吾聖人者倣功如此宜無見道之日乎山頂有廟俗所謂聖母命將作文以祭之公曰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金遂止公之見重於儕流如此(淵源錄)

茂豐正摠

茂豐正摠字百源　太宗別子溫寧君(裎)之孫鼎西湖主人甲子被禍棐家遠謫絕島丙寅六月公之父牛山君踐見毘城正援弟韓山副正挺花原副正揀錦川副正拃青陽副正撻六父子同時被禍

公能吾彈琴搆別墅于楊花渡具小艇漁網常自刺魚而船遊
詩人騷客日致好詩無慮千百篇
嘗別南孝溫於普濟院上賓客皆自歌舞公題孝溫扇曰甲 失
八年内會少別離多臨分千里手摘泣聞清歌坐中聞姜 秋江
公與南孝溫金騏孫姜景叙諸公遊金宗直之門學在鄉再數
琴殺發於音韻知明日必有甲拿命 誅楷
公自號鷗鷺主人濂居不鶩有晉時風讀書史閑詩文留心音律
傳於其妙金紐聞琴數歎曰政如宮中牧丹爛熳晴天乎有秋
曰金宰相有耳絡搏西湖長在漁艇詩人文士絡繹江于有俗
士至自掉必避南孝溫詩所謂王孫俯刺舟是也一兒四歲 亡
可人五公子從父一時就戮談笑自若
中廟贈都正　肅宗乙酉旌閭　英宗戊午贈君

姜景叙

姜景叙字子文晋州人號草堂 成宗丁酉文科 重試以
佔畢門徒戊午杖流會寧後放還官至承旨追贈禮曹參判
公天性清直慷慨
妻朴氏見公杖流憂傷不食逾年而死 中宗二年旌門 輿地勝覧

李守恭

李守恭字仲平廣州人克培孫 成宗戊申文魁官典翰戊午
謫鍾城移光陽甲子賜死年四十一 中廟初贈都承旨
有諍臣風

鄭希良

鄭希良字淳夫首陽人號虛菴 生員壯元乙卯文科 午為
戊午竄義州三年量移金海甲子以妖尊實覺釋諸囚不得還事

子五月七命不知所終年三十四無子

公好高邁恥與惡人居與惡人言憐元季學士附於吏矣

成宗薨既成服率太學諸生上疏言爲大行作佛事而書

太切謫西海尋釋之其年擢第在翰苑又極言禁中宦

戊午謫義州謫中釀酒自飲不漉不壓名之曰渾沌向吉也醉

則輒鳴之以歌其歌曰我飲我獨我全我天我乃郎酒非聖非

賢樂其樂者樂於心不知老之將至人孰之余之樂是酒也集林

庚申移金海明年春喪母不得奔喪常懷哀盡無路籲天聞首

露王陵頗靈異作哀文以訴之於文不書姓名分鄭字作眞邑

二字其夜夢見神人甚偉眼有重瞳呼語曰汝將見放公覺而

告諸朋友且誌而藏之及冬蒙放金官志

公自少有文穀頗工於詩氣性強健能食生栗子數斗而不腑

孫又能飲常曰吾飲濁酒則三大器清酒則二大器燒酒一大
大器最為多亂必先沈醉次不喜杯酌禮飲但善大椀傾倒耳
公善陰陽學鄉下以筮命名者必往而質之曰安庸耳但服主
簿吳順亨曰此人推筮必精審無虛但拘於世道不盡其術耳
嘗自筮其命以其時位不足歎曰若在某干當大貴在某干則
凶惡不可言每有逃世之意謫金海甲子家於丁內艱守墳于
高陽（作德水縣南）撫言曰豐德當為甲子之禍甚於戊午我輩亦且不免五
月初五日散遣僮奴袖幣披髮閒置僮尋寺刊則給之曰爾為採
筆管菜來供夕饌童既還則公不在矣呼鄰人四出細蹤之只
見江南（祖江上流）故屨二隻既在汀沙想必沈江募水師或舟或泅
遍江上下竟不獲其屍公之族海平君鄭眉壽請令郡縣物色
之主曰狂奴逃死何用尋為竟絕蹤響未幾甲子禍作人以為

遐蹤自晦未嘗死或云異僧往來西方諸山嘗識希夷面目老
介明謁見云或云長髮為方士秘蹤往來云居廟摘言龍
加川院壁上題三絕云鳥窺頹垣完僧泥夕陽衆山水無窮處
乾坤何處邊又曰風雨蕭蕭前日文明負此時孤節游亭斷崖
并休詩存符　見之曰此必虛菴所作問之院主曰有衲衣道
僧識過此書之云符使徒者尋之不得或曰好事者題去以襲
人非虛菴也　名臣錄龍泉談寂記
卜者金倫少時游香山遇一方外士名翠二年者從遊六七年
得授數術後以覲父母辭還嶺東十年約來已亥年待我於江
西九龍山年譜詩云八十山中老三彭已掃除人間應不夢
鶴伴意無倫安禰蹤光冷雲窓日影蹤誰知無緊鑑萬代自清
虛　暮春既望松竹處士隱齋稿又至丹溪贈詩曰偷閒一

醉是天游篇裡江風挽客留咏木峰高天若近秀林亭下地疑浮二娘魂魄千年事九曲江散萬古流腦海久寧慶豪邊丹溪此日流吾愁黑蛇之歲愚筆書其侍奉小梁年可十三四亦手書贈詩曰天地無家山水客生涯一鉢意如知笛痕山路白雲鎖月影清涼竹影疎又曰碧山雲萬疊滄海潤無邊為問緣何事歸心北闕懸詩格高古筆迹奇健至於侍兒詩才筆法亦不凡非尋常方士明矣倫嘗見其所錄生年月日時五行甚詳未京師有申判事景洗好福卜錄士人達官五行公之四柱亦錄於其中倫見而驚曰是吾師李千年八字也以此益信其不死云

思齋撫言

有一秀才一云退溪李滉往證正句讀之訛秀才起盧菴因問爾能知易否僧辭謝又

言易之爲書淡泊鄭讀僧曰指大讀易能誦無友又問僧知鄭君
虛菴乎僧曰未也曰是鄭某號也曰頗聞其姓名知其爲人
曰虛菴遁迹不出可惜僧曰不可出也鄭某守廬不終禮下去
也逃君命不忠也不孝不慈罪莫大焉何面目復出人世乎俄而
辭出莫知所之

史禍作士林芟刈家藏史草無有存者燕山日記修正廳責史
草甚急公子弟於屋壁中得史草以呈賴此以修日記蓋前知
有史禍而藏之也 退閒言行錄

鄭承祖

鄭承祖字　慶州人　成宗甲寅文科歷校理監察戊午杖
流

李宗準

孝宗朝字仲鈞號懶齋又號藏六浮休子尚友堂太庭逸民
文科第二官舍人戊午被禍
公能文章善書畫嘗以書狀赴京見驛官畫屏不可以筆塗抹
殆盡驛官招通事詰之通事曰書狀能書畫必不滿其意而
然也驛官悟而首肯之回程至其處張新屏二坐公遂一書一
畫俱臻其妙觀者歎賞

流。

公有風。時嘗送日本護送官到東萊有妓年十二三公鍾愛
改名榜眼兒公爲文科第二乃曰待汝未嫁再受使命乞作因緣改名
此其志也是年受評事之命南北悠悠未果秋江冷話
權景裕與公不相識南孝溫一日與公乘月到景裕家景裕以
爲異人倒屣出迎與坐月下公故作清瘦態景裕大服跪奉衣
裾竟夜雷談明朝始識爲公相與大笑遂爲知心友師友錄

申浦字持正家貧喜酒嘗自稱藏六公喜其稱請以酒一壺易之申不許

戊午竄北界路經高山驛書李師中孤忠自許衆不與一律於壁上而去監司以聞燕主以爲有怨意逮鞫殺之洪貴達救之不得

崔溥

崔溥字淵淵號錦南聰津人　成宗壬寅文科　重試湖堂司諫戊午杖流甲子竟被禍

公博聞強記英俊不羈

成廟朝公爲司諫鄭光弼南袞爲左右正言公題詩契軸末句曰後人指點摩挲處不知某也回某也忠此句雖或偶成而味其辭讖然似爲公他日行事而發者　寄齋雜記

公羅州人故為薦宋欽灵光人言為正同時在玉堂俱覺由下鄉相距十五里一日欽訪公於家語間公曰君騎何馬来耶欽曰駒也公曰國之所給止於君家自君家至吾居乃私行也何至乘駒歸朝公答此意歸之欽来辯於公則曰若君年必暮後當[illegible]心可也補閑言行錄

公以校理奉使濟州成宗十九年戊申為推刷敬差官台州府天朝差官伴送成廟命撰漂海錄因留京撰進而後奔喪人以此短之公曾遊唐人推敲則只題古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不知其意及至漂到台州夜聞鐘聲問之乃寒山寺始識也國朝記事

李黿

李黿字浪翁號再思堂慶州人益齋齊賢後朴彭年外孫

宗己酉登科官佐郎戊午杖流羅州甲子被禍 中廟初贈都
承旨
公氣像堂堂有死背可以托六尺之孤 師友言行錄
公之父公麟 官參判 娶朴彭年女合巹之夜夢有老翁八人拜請
曰某等將就死若活湯鑊之命則有以厚報公驚起問之饔人
將以八鼈調羹即令放于江流一鼈逸去小奚持鍤而捕之誤
斷其頸一死焉其夜又夢七人來謝其後公麟生八子名黿鼇
鼉鼈鼂鼊龍志其科皆有文名公尤卓行義尤爲世所推死
於甲子其驗尤著至今尊衣不食鼈 [illegible]
兄弟八人人比之荀氏八龍而目公爲慈明 在太常議贈金合贈上
諡文忠坐論羅州甲子加罪公之奴欲竊負公曰吾何可逃
也奴引壽長坤書 [illegible] 然終不許臨刑語益壯主益認[illegible]

等之傳

南孝溫嘗曰益齋之後李彭年外孫三家之賢能萃于一人

公弟𦬇字浪仙其公並別于郊自以不復赴舉家于平山名其

堂曰藏六常騎牛載酒提爲鄉社會老或釣或獵哦詩酌酒日暮

忘返每飮醉或涕泣而悲嘗作詩曰我欲殺鳴鷄恐有舜之聖

鷄欲不殺之亦有跖之橫風雨鳴不已舜跖同一聲善惡各孜

孜不鳴非鷄性 稗官雜記

李胄

李胄字胄之號忘軒固城人容軒李原之曾孫 成宗戊申文科

湖堂正言戊午杖配甲子被刑

公賢而能文詩格蒼古有濟世才嘗爲正言言事慷慨有氣節

壬戌春南孝溫訪謁於孫偶宿碧岩波亭作文叢府校 師友言行錄

金宏弼 蓑翁 四八

金宏弼字大猷號寒暄堂瑞興人父紐[illegible]寅遺逸薦授參奉官至刑曹佐郎戊午杖配熙川移順天甲子被禍年五十一 中宗丁卯贈都承旨特贈右議政宣祖乙亥贈謚文敬光海庚戌從祀文廟五賢公爲其首

公居玄風少豪逸不羈游走往市肆笞人物人見輒避暨既長發憤學問初從金宗直請業宗直授以小學曰苟志學當由此始光風霽月亦不外此公服膺不怠獨行無比平居必冠帶人定後就寢鷄鳴則起室家之外不嘗近也人或問國家之事必曰小學童子何知嘗作詩云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中悟昨非宗直批曰此言乃作聖之根基許魯齋後豈無其人年

三十後始讀他書訓後進不倦如鳴陽正賢孫李長吉李勣崔忠
成朴漢楙尹信皆出門下年高德卲熟知世之不可叩道之不
可行韜光晦跡然人亦知之名臣錄師友名行錄
與一齋鄭汝昌言同道合特相友善研磨道義商確古今或至
達曙汝昌嘗以謗議將騰勸止公聚徒講學公不聽曰釋陸行
說教其徒千餘人或止之曰禍患可畏行曰使先覺覺後覺先
知覺後知以吾所知者告人耳禍福天也吾何與哉行雖緇流
其言可取也學於公者如靜庵趙光祖琴軒李長坤思齋金正
國皆高弟也
母韓氏性嚴有禮法公每朝省拜堂下或有不怡意公以俯伏
不敢退起敬起孝得其悅豫乃退嘗訓其子弟曰汝等心存敬
畏毋敢懈怠人或議己切勿相較言人之惡如含血噴人先污

其曰汝等宜以此爲戒也東儒淵源錄

倣內則作家範制爲儀節訓示子孫尤重妻妾下至婢僕令別內外職各有名稱內事以婢主之曰都主曰主饋曰主辭曰主庖外事以奴主之曰都典曰典辭曰典廚量才授任拜跪等作皆有定規俸料之差視勤惰而增減吉凶之費隨豐約而節縮又有朔望讀法聽訓之規景賢錄

公常戴草笠兼連千纓晩年靜處一室對案觀書夜深不寐間連纓括書案有聲家人因知其尚觀書也儒先錄

公爲部參奉府尹服公威一依上官所指公當時負知名重不欲自別於庸人公始歸爲羨翁曰雖逢大雨外濕而內不濡既而改之曰爲名以路非譚然處世之道也淵源錄

公以興起斯文訓迪後生爲己任遠近士子聞風景從所居之

里舍狹小執經者堂室不能容築小齋於所居之溪上寓以
寒暄堂之號又往來講業于伽倻山慕齋金安國詩所云聞說
金公棲息處伽倻山是武夷山者是也 同上
鄭汝昌出宰安陰公往訪汝昌置一金盞公責之曰不意公作
此無益事後必以此誤人其後邑宰果有以此坐贓云 景賢錄 順天人
立景賢堂以祀之
李龜岩撰景賢錄
甲子加罪公聞命沐浴冠帶而出神色不變以手理鬚含口曰
不可并此受傷
金宗直爲吏曹參判別無建白公獻詩曰道在冬裘夏飲氷霽
行潦止豈全能蘭如從俗終當變誰信牛耕馬可乘宗直和云
分外官聯到伐氷匡君救俗我何能從教後輩嘲迂拙勢利區
區不足乘蓋譏之也自是貳於宗直 師友名行錄

秋江肯許相貳者今無以光其共時共事但令以倡卑倉集
觀之惟以詩文爲第一義未嘗留意於此學此道而寒暄以
畢齋菁莪以師弟之分之重固不能志同氣合而終不相乖
也又豈待形於事蹟顯相排擯然後謂之相貳耶集退溪

附　辛永禧　寧越人大提學辛碩祖孫

辛永禧字德優號安亭倜儻不羈多大節出世俗科臼夕寒暄
金宏弼嘗謂曰觀今士氣且有東漢之末朝夕禍起請君速遁
公然曰吾敎山野小丁共南孝溫洪裕孫輩爲竹林羽士六人
行義爲一時領袖構小堂扁曰安亭申企齋光漢過山庄有詩
云村翁老人那不識里名貪士愛茲來樵兒不識風流遠猶唱
蛇山別曲田制詩集公　金宗直嘗見公南征詩曰此詩當録於青
山白石之間海東雜録

金宏弼嘗責公曰於君已欲絶交而情不云云問之則曰非君能斷也退問之則曰伯恭南孝温百源茂豊正正中秀泉正文炳許磐皆有晉風晉以清談累不出十年禍在此輩予誓自今不復來往後皆不保師友言行錄

金宏弼謫辛永禧曰禍將起朝夕如我固不免請君遠遁鄉幽遯相與絶南孝温病革宏弼往問之孝温拒不相見宏弼排戶而入孝温面壁而卧無一語與訣蓋絶宏弼也噫宏弼之欲絶永禧孝温之欲絶宏弼時事艱危有非哲人不能免者耶淵源錄

公有氣槩而蹭蹬於世委重私婢爲其主所辱怏怏而死謏聞瑣錄

附秀泉副正

秀泉副正貞恩字正中號雪窓又月湖又巖谷

音律冠於世悲歌慷慨則行路必泣自以詩酒自娛與茂
豐齊名聞金宏弼責盡棄雀習故作俗態閉門不出不與時輩故
舊遊異獨保為人篤厚自謙識量聰敏 師友言行錄

附洪裕孫

洪裕孫字餘慶南陽鄉吏順治之子號篠叢又號狂真子嘗步
歸嶺南謁金宗直受杜詩宗直曰此子已見顏子所樂處學者
皆宗之入頭流山歸洋到京謂宗直不建白時事何空取人爵
祿為也且當今學者莫不惡佛老而行已無一箇免於不老者
行圓而惡方者老也行獨而不恤者佛也公大惡之自是妄稱
餘慶謫許公亦自晦行 秋江冷話

曹偉

曹偉字太虛號梅溪昌寧人領相錫文 成宗甲午登文科

湖堂戶曹參判戊午杖流義州移順天癸亥卒年五十甲子追

刑

有宏才博識工於詩文以文章大被 成廟獎眷

成宗朝爲養補外特陞一級守咸陽與俞好仁同被眷遇也

常數人皆榮之 海東雜記

令纔抄上所製詩補音命賜父母米豆在君疾滿而丁憂又

賜賻外官賻與前所無也 謏聞瑣錄

公金宗直之妻弟也 成廟命纂集宗直所著文公以昇書中

文首錄于集戊午獄起于光讒曰首錄義帝文頗有意至大忐

時公以賀正使朝京未命趣江即斬一行至遼東始聞之公熟

弟仲當聞遼東有卜者鄭渭濂能聞吉凶其人無他語只書一

二句詩曰千層浪裡翻身出也須巖下宿三宵仲田報公曰初

句似是免禍下句難解相與飲泣行到麗縣江上見江濱有皆
人待候之次一寸夫色以爲金吾郎來候行刑者相對惶惶唱命
在頃刻過江問知李相克均營救只拿來推之耳一行喜甚相号
悟上者之詩私句正謂此也第未解下句竟不得死杖流喬大
病死葬于金山故鄉甲子禍起追録前罪剖棺斷屍當道暴屍
巖下暴屍三日伸始悟兩句皆合怪歎不已丙辰下
巳錄

朴漢柱

朴漢柱字天支密陽人佔畢門人 成宗乙巳文科獻納以牟
杖流碧潼甲子被刑 中廟朝贈都承旨
公嘗遊金宗直門下言事直切出爲醴泉郡守

任熙載

任熙載字敬輿豐川人士洪子戊午文科[illegible]大臣[illegible]海堂[illegible]

宗直門徒杖流

公善書嘗見一紙于壁曰祖舜宗堯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蒼生不知禍起蕭墻內虛築防胡萬里城主一日猝幸士洪之家問曰誰所書也士洪對以實主有怒色曰卿子不肖人也欲殺之於卿意何如士洪跪而對曰此子性行不順果如上教臣欲啓而未果遂被禍或云公嘗諫其父故士洪不悅譏之云 國朝記事

康伯珎

康伯珎字子韞信川人金宗直外甥　成宗丁酉文科司諫戊午杖流甲子被刑

柳珽秀

柳珽秀字國俊文化人　成宗癸卯文科戊午禍起以掌令極力救之竟杖流理山憂憤成疾而卒子灌官至右相

李繼孟 戊午杖流 己卯賞職 詳

姜渾

姜渾字士浩晉州人號木溪子生員壯元　成宗丙午文科湖堂戊午杖流　放還秦靖國功官至崇祿判樞晉川君之謚

公

公文名亞於金馹孫以金宗直門徒被流燕主[illegible]以文召廢妃哀悼甚令群臣誅之公作祭文極稱悲傷之狀主悅自是頗得幸為主所賤　中廟反正以都承旨領教文起書過措不成文理人稱以批點之文盖謂暮夜得罪過明自[illegible]云[illegible]

記事

公少知名當世及被罪廢居[illegible]經術以文章[illegible]官人哀詞及齋疏極其婉麗會見文恩寵日享勝地為承旨[illegible]

自通政至崇政猶不還以此得罪清議陰崖記

成學升曰姜渾柱拱諸閣羨名以媚燕主文章雖富安足貴也

甲子禍籍

尹弼商成宗相臣甲子謫珍島被禍

韓致亨燕山相臣禍及泉壤

韓明澮世祖相臣禍及泉壤

鄭昌孫燕山相臣禍及泉壤

魚世謙燕山相臣禍及泉壤

沈澮世祖相臣禍及泉壤

李坡成宗相臣禍及泉壤

李克均燕山相臣謫仁同賜死又碎骨

成俔 燕山相臣諱 櫻山見後

金升卿

李世任

李世佐字　廣州人克堪子克均侄　成宗丁酉文科刑曹判書判中樞廣陽君

公叔父克均以爾爺大臣初政多所糾正三大賊公於主世賊死日以刑房承旨齎毒以去公之子又列於天曹玉堂守言合人守義翰林守大爲任士洪柳子光所嫉目衣德惡必欲起獄一日設君臣通宴於正殿宰臣連進二爵主亦以末爵自賜宰臣受而飲之公受末爵不能飲而退翌日主曰人臣受君賜佯托不飲又以餘瀝濺君上之衣不敬莫甚卽大不敬其下世佐獄命授撰文書大小士大夫無不罹剝蓋元日歲拜禮也內外諸臣無

一免者盡命下獄倣法書李希輔亦將就獄主曰爾乃小臣必
情。不知。其留察院中諸宰。蓋希輔前已得幸於宮人之輓故也
數日之後諸民稍稍得釋 寄齋

權桂

權桂字支卿安東人 文科[illegible]
公聰悟超卓一覽輒記八歲讀四書十歲通經史十三有贊人
之語持大體有節操遇厲剛不保 師友言 竹錄

朴漢柱 字守業 康伯珍 茂豐正[illegible]
崔溥 字[illegible] 金宏弼 李胄
姜謙 以上九人並以佔畢門徒戊午杖流甲子剖
鄭汝昌 戊午杖流道卒甲子追禍
曹偉 戊午杖流卒甲子追禍免 以上十一人並戊午黨錮

姜詗 孫士尚 中廟令人曾 宣廟相

姜詗字詗之晉山人謙兄 成宗庚戌文科大司諫與[illegible]
弟被刑 中宗初贈吏曹參判
公寬平厚直又有志節 傳家言 附錄
妻金不食號哭踰月而死 中宗二年旌閭 輿地勝覽

洪湜

洪湜

南孝溫

南孝溫字伯恭號秋江又號杏雨 碧湖 宜寧人壬子年年三十
九甲子追禍 中廟丙寅伸寃贈左承旨 今上甲辰贈吏曹
判書謚文貞
公之父恮早死事母李氏以孝聞

公爲人沖澹而弘毅疎曠而典雅胸次灑落無一點塵氣嘗受業於金宗直宗直不敢名必曰吾秋江見敬禮如此 謏聞瑣錄

公性倜儻慷慨篤學好古有志節嘗師清寒子金時習故跡物外與世俗不相關年十八上書　成廟請復　昭陵被斥而不撓屈

昭陵既復時人指以爲狂比之孫昌允公退而作詩曰北闕嘗上書物論頗紛龐讒何孫子歸短策來秋江自是遂絕意於世凡稱名勝之地足跡殆遍 諡狀

嘗著六臣傳門人恢以大禍將至公曰吾豈畏一死終廢忠臣之名乎 同上

公與朱溪正安應世爲友安達士或不試東堂慈氏有言則歸乾試而不屑已友曹伸赴日本袖詩求見因而相好家在高陽

筭聰利劍光明燈燒荻火吹魚鯽搖鈴賦詩作仰以讚金宣貴子湖南毒滑時事成登舟居痛哭而返危言深論雖觸諱忌也鄭汝昌金宏弼戒止之終不聽二公播遷與公各滴[illegible]尋町謂芝蘭同臭也丙辰丁巳錄

公才行卓越惡衣食嘗乘雌馬兒童婦女相隨看笑時等謏聞瑣錄責之着止酒賦十年不飲病風復飲病已作復止酒賦五十不飲後病篤酒作生涯師友言行錄

手釣竿漁于南浦仰看白日慨然歎曰人生也直人不可欺天可欺乎遂以日月昭昭頭上鬼神監臨左右十二字作敬止齋銘以自警狀誌

贈僧詩曰人世浣浣地獄深聊欲何事倚禪寄不名唯浮風汲惡把釣秋江瘴湮侵雲理性情達世教精當生涯資初心不如

手跳殺同葬墓旁樹林[illegible]

陵主甲等進罪 昭陵之跡禍及泉壤慣在高陽主命剖棺取

尸棄刑于陽邑渡邊遺屍水上而去公室及四女婿無一枝之

葬者因不 予在燕世曾往易欲及見先命殺之忠世之

言無所累縮推官以不得狂不足數業首主曰狂者在世何為

必殺之妻魏氏 [illegible]

盡凍偃蹇日夜在屍[illegible]以身解衣[illegible]入棺葬於如禮人皆[illegible]

服姑乃請魏以[illegible]不[illegible]

家入慶公之遺[illegible]為屬附蓋復[illegible]

拾收拾散逸之餘撮若干篇錄[illegible]

洪貴達 [illegible]

權達手

權達手字道之號東人號桐隱　文科翰林學士
公諱龍宮甲子被刑　中廟朝都承旨
公性慷慨有氣節
公少與叡手居嶺底于寧越之嘉山一日自理宮村倉庄結廬
所憩于退板見盤石時方暮秋黃雲遍野叡手指點田曰自家瞻
望其時收入吾家則可飽安坐而食公曰是何言也遂而退反
其立朝主朝公以校理論敎妃祔廟事隔事不可不爭而被
刑被校理謫
初公杖流龍宮甲子被拿而啟歷訣家曰汝于米飯具食其夫在
咸寧村挐壺往省公引蒲庭促倒曰自昔誰無惡逢吾爲皇
類者寧終可保我則死矣亦當扶服而觀之矣辭氣慷慨閱乎
法然一座皆泣下沾襟記東報記

公之歎今詩可類曰上下曰亂豈容我獨見之我其死乎錄臣

辭下寄 [illegible]

公就刑 [illegible] 拜注 [illegible] 以血 [illegible]

人曰必以吾將黍良久之骨吾終而殁 [illegible]

中廟丁卯處尚監司號贈孫以聞命旌閭 [illegible]

朴誾

朴誾字仲說高靈人 [illegible] 文科湖堂修撰甲子 [illegible]

業竟被刑年二十六

公神骨清徹 [illegible] 之不似塵世人 [illegible] 王 [illegible] 文章中 [illegible]

識見而奇之歸以其子入 [illegible] 擢第為修撰 [illegible] 言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亦不忧 [illegible] 上疏 [illegible] 柳子光 [illegible] 且論成 [illegible] 李克均 [illegible]

子光後李大恚 [illegible] 間稱以 [illegible] 公與同列皆下獄 [illegible]

以之下亂定天棠追繫京獄拷掠慘刑臨石天大夫三
頭
鞋主逆黨前未圖之謀入獄坐遣傳頭每欲得首級謝者執之以
張顒孫為其時判學公為紛挐横嚴加拷掠二人互相推諉之以
公嘗據微舊諭事此所二錄坐解狀
館貸嘗論西邊籌策不利忤權臣意被閒公居于外及盡罰
聞之即其日條其不可聞狀疏劄日三四上言皆激烈踰旬日
不上行刑成怒公書曰禍福者天也吾無如彼何而況道之所
當爲者志也盡吾道以得禍亦非懼爭之寧刑無愧亦吾庶
振朝廷然不悅者滋衆遂墓誌東溪集參
下獄獄皆知不冤爲視伴醉寒遊於山水間以文酒自娛黃
日夜不休時亂化蕃爲夭輩皆出入意表開蕪喜喧曰莫大

才也若東方來無此深久矣上 同

嘗隨千秋使賫業訓于中朝中朝人以公年少易之及見公作驚曰奇才奇才

金鐵千

金千齡字仁老慶州人進士魁丙辰文科魁直提學藝文應校癸亥卒甲子追稱

公類考典辭學術之館館中每言事取群議人各隨意持同異公一言折之不以浮辭撓故敢言者倚公為重為宰令陛對揚比經典證據今古明白剴切不為支離無益語上嘗贊上聽老宰相聞者相顧竊歎曰真臺官 挹翠軒集

洪彥忠

朱漢君琛璟

朱溪君深源字伯淵號醒狂又號默齋又號太平真逸 太宗玄孫甲子
被禍 中宗追封興錄正一品陞閣置守塚五戶
公性方正好讀書以文學著聞一時士爭附之館誌
經明有行兼通醫術性忠孝不喜巫佛早居痛常手不釋卷嘗
講道四書五經進階明善大夫年二十五前後五上書論治
道又廷論姑夫任士洪奸邪不畏心失意於祖父蘭春嘗謫伊
川上書請見病父母言語悉至得免丁未宗親科試講經第
第一人賜崇顯階二品而不得君以前有忤祖父之過也師友言行
錄
公有先見之明疏論士洪力辨其姦意寬士洪於外廢主末
年士洪用事謀殺之 中廟即位嘉其忠義贈爵陞閣盖公
之意我為宗室至親當與國同休戚豈非一家之姑夫乎今

讀其疏集々有生氣（辯官雜記）

公非但解理學亦能綴詩雨後晩望曰一聲春雨杏花殘處々人耕白水田獨立蒼茫江海上不勝惆悵望三山雲溪寺曰樹陰濃淡碧芒蕩一莖察因透澗何靜々僧香通臭觀逢知林下有殘花（踏破頹爛）

公之子幼寧字　丙辰文科以才學顯用禍時爲吏曹正郎闔門無遺典弟幼鐵同死少子幼靖及幼寧之子數復以童穉爲奴（李肯翊記幼寧四月遇禍木讓君見年秋並禍）

中宗丁未八月書講讀光祖啓曰崇漢副正深源年纔二十餘歲見　成宗惱溺任士洪之姦而冀之察也同處一家盡知奸術概然痛憤當（成宗末年之時懸面對傳曰非閑於宗社）之事則不須汲々面對啓曰此大關於　宗社之事卽許面對

極陳士洪奸譎之狀曰此乃他日敗國亡家之人不可苟容於
朝著也仍痛哭涕泣其爲國之心一出於至誠斷不許護親之流
親而爲此苦口厥後 成宗不能遠斥士洪其爲婚姻戚於
杜若非天命人心之所屬則國幾乎殆矣二十歲之時識見高
明峯國之人莫知其奸而獨能知之忠一已私蓄爲國之心此
忠言稾稾於君父之前則其人之節義斷可知矣寧城君愛士
洪令深源父置不孝之獄 成宗不罪之又善其忠孝導術之
至將爲大司成而用之百爵撰集屢敬上忠臣圖至模形作文
有郎官金安臣沮之安老乃蔡壽之婿深源爲蔡壽戚姪而蔡
壽乃輕薄之人被爲落落者豈許壽而與之交哉壽以此嫌
之乃戒曰深源於汝不爲舍宜是當何爲忠臣孝子乎今人
得罪臣號不知斯人之大人君子而以一郎官之言廢其忠義

之一餘僕之一無傳豈不痛心哉領事鄭光弼曰深源之事無如臣
之詳知也 成宗實錄纂修時臣適受深源事而修之士洪爲
深源姑夫而舊不顧身再請面對力陳士洪之奸 成宗的知
士洪之奸自朱溪始也其言有驗身且被戮言之於邑大司憲
崔淑曰朱溪御義至大國家當扶植綱常崇尚節義則如此識
見明達爲國忘私之人不泯滅於後世也 上曰深源之事不
知何故而不錄褒贈之當議大臣可也遂贈諡閭 雅庵集

趙之瑞

趙之瑞字伯符林川人號知足亭嘉林伯天瑞之後 成宗甲
午文科淸白吏 重試冠官止輔德甲子被殺至於投屍於
江

世有晉州州有壯元峯公司馬初試生員重試皆壯元人謂驗

祔公

公自廢主在東宮時爲輔德見疾事山陵詳載事記諷諭切至孫甲其病主毋憚之甲子夏與鄭誠謹同時拿致公自度其難免其妻鄭氏乃忠義伯夢周曾孫世系山僕公舉酒與訣曰吾之此行必不能返奈祖父神主何鄭氏泣曰當以死自保公果見殺籍沒其家鄭氏無所歸其父曰家已敗矣盍歸本家以觀其終鄭氏以義絶之曰亡人托我祖父神主妾許之以死豈宜中改且亡人之妾別有第舍可以往依遂抱。詣神主其家朝夕哭泣致祭如聞中使到境卽抱神主伏於祔祀後所林藪累數日以終三年反正之後遂復舊家奉祀如常一邑稱之事聞爲晉州牧使詢諸鄉里啓聞

寶鑑曰監司張順孫以聞　中廟丁卯命旌門惟存無此

鄭誠謹

鄭誠謹字而信 雜錄曰晉州人 判尹陟之子 成宗甲午文科
承旨甲子被殺 中廟贈吏曹參判旌閭
公天性至孝父母歿哀毀踰禮 成廟賓天獨行三年喪甲子
以爲詭行穢之累于世子衆時出伯臣不食死 謏聞瑣錄
舟臣之[illegible]子元麟元麒元麟之子孝成俱以孝
行旌閭
性至孝爲官館務剛無[illegible]洞覺必詣廟省掃親執饌供祭一如
在廬時終身不怠
公性勁直志不撓嘗奉使對馬島所經有梅林寺頗淨潔其
請留中矢辭蓋往一見殊方之寺公曰渠輩可無不價我々已
坐禪淨掃禪房中置佛像香爐庭列種橙橘著嘗等果樹不
過如此耳豈我國寺刹何異及至島主家島主挈衣出門祗命

公踞床于門外令譯者三譜令祇命如儀訖及設宴慰島主胡之辰敎贊獻不過盡蒭佩刀桎椒瓣香耳盡收一行所得合封一器臨發臣闕撥擇從而送于島主處且後島主特送入以其物來請分與之 上准其請公啓曰臣往彼不受到此而受前後異心誠不願也 上不能強還授而送（繪聞撥錄）

公平生耿介廢主朝流落不偶慷慨作俚曲中夜悲歌以寓其愛君繾綣之意金安老嘗採其辭協以詞其一曰以我思子心子無我心似子心苟可以天下易有是思也縱無能無嫌猶可已其二曰桃李開馬先光陰也就錦老菊綻亦花寂塵誰省玩霜風掃卉與芳花秋苑（龍泉談寂記）

沈順門

沈順門字□□靑松人□□之孫□□成宗□□□文科直提學

公與潭爲舍人時皆有所眄之妓鄭鵬戒曰亟去之毋貽後憂悔潭即去之公不從其後二妓選入宮中極被寵愛公竟死非命 丙辰丁巳錄

公以仰視被罪積威之極群臣震懾 靜庵遺集

甲子主欲以非罪殺公問于群臣自三公以下莫敢異議大諫成世純曰職在諫官安可默然而已獻納金克成曰官以諫爲名見人無罪而死緘默不言奈負國恩何正言李世應曰所言是曰誠也若不順意必與順門同死終死益也成洪金鉄瑩自若曰死生大矣名位其志可也今日先死者必吾兩人次者正言也遂啓其無罪之狀主雖不聽亦不之罪 稗官雜記

公之祖澮以尹氏賜死時循相剖棺斬屍公又被戮未久其弟順經君清城以訓鍊僉正兼內禁方在葛主設宴於闕門簷下將

移向蕩春臺稽出內廐馬暗繞廐先導乘則錦席鋪地酒肉亦
輟歇由其上出緞緘怒邏以兩手脫靳其席經左右披開然後
引馬而出主見其倉卒善周旋喜甚特陞折衝給其世得無事

鄭麟仁

鄭麟仁字德秀光州人戊午文科副學
公面如玉議論不群非其人不交譏齒有雅望歷郎署晚擢第
位至通政見鄭師友言行錄
公為典翰端午門帖詩曰宮人閒事摘蠅虎玉上却生一點瑕
主怒曰麟仁刺我信讒淇貴達曰人臣進戒自古如此非敢為
譏刺也主佯驚曰然則真愛我者命陞堂上後日文武試射麟
仁居首主曰文武全才特授濟州牧使未發索白足的顙馬不
得遂以進命錄之一謏聞記

鄭鵬

鄭鵬字雲程號新堂海州人居善山　成宗壬子文科校理甲子杖流盈德靖國後放還不仕壬申卒年四十六

公風神秀異識度清遠總角之年叔父錫堅文科吏曹判見而奇之曰此吾家玉樹

公形容魁偉身長八尺受業於金宏弼窮研性理之學終造精微之域嘗曰如論語書吾教兒於亦能使知大義也燕主初仕于朝一日謂人曰我發文廟位版徙于僧舍云云及其荒亂為以成均館為游宴之所撤移位版置于高山菴又移太平館又移掌樂院序次無倫香火久絕公曰知文廟撤毀者抑自預料而蓋托於夢云泥顛門之犯人服其先見如此

公為校理上時問于玉堂曰予欲誅鄭誠謹等諸僚皆集以

待公公至曰可誅滿座愕然雲程有是言耶公曰一人死其吾輩皆死耶愈誠謹遂死

或問於朴松堂英曰鄭先生玉堂之議可謂能善處變矣然以出處言之似未盡英曰然

公倜儻有氣節甲子以校理論事將竄靖國後召還除校理不赴明年勸起邑勉赴未幾辭歸累除不起人問其故曰恩命召纏綣不得已強意赴朝頗有驚心之事不如退吾田里安逸吾心故耳問有底驚心事曰拜恩入闕詣政院門前有帶犀宰相背面而前立余遂避欲累屣息而立俄乃面顧認其貌即洪景舟問其職乃贊成也余忍驚心奉身而無意仕宦也以左相退成希顏居將陵詒書有華野耕與海東釣徒嚮道袍懷混跡漁樵之語邑勉赴闕辭歸無久留之意以青松開辟除爲府使希顏

以來用善釀糟為書索栢子（五粒海松 俗稱栢子）清寒公答曰栢在高峰頂上實在民間峰稱為太守者何由得之希顏愧謝後又辭餽不仕而卒（名臣錄 卒于官）日去因所居里名以新堂先生稱之（思齋摭言 名臣錄）

公嘗被謫柳子先以毒藥納囊中送而諧之公之此行恐終曰不免持而自膺可也公受以藏之後放還子先又被謫公以所藏藥囊還之曰此物前日賜我者謫中所須故今奉還矣（丙辰 丁巳）

錄

公以子先表親之故雖不廢問安之禮婢子往必以麻索牢結其背着署以送還則解之數其覺痛惡還不使逗留彼家也公嘗入直庠家絕食夫人求貸於子先家子先從婦曰親戚義在相恤校理過於剛愎吾豈想繫卹以米帶留置戟之騾子以送之公出直見五飯問其由推案笑起曰入直之朝買泡澤作粥

我知其乏實而不爲措置是我失也遂裁書就舊準數其米而還之其固窮不變如此（松窩雜記）公嘗爲案上圖以自警李退溪滉見公之學問精詣嘗觀此圖錄（名臣）

成重淹

成重淹字秀文號晴湖昌寧人　成宗甲寅文科湖堂弘文博士戊午以史筆譎義州庚申移河東甲子更追杖流配至遇禍子孺所

柳軒（領相永慶之曾祖）

柳軒字　全州人　成宗己酉文科
公性嚴毅有器局履歷三司正直不撓廢主初上萬言疏大觸時諱出補忠清水使甲子入爲大司諫時愼守英誣成士禍公

抗疏論之仍及金士淇柳子光奸邪之狀且言李克均無罪被
僇之寃主大怒竄濟州司諫姜叙與爭之亦被竄配因罷司諫
院守閒閒話諫院在丙寅 華
及正後放還路遇倭被禍刊譜

韓訓和字學而丙午進士
韓訓字師古清州人 成宗甲寅文科正言諫請大吉傳君無
人廢朝多枉殺文士逃迷匿後自現不保識者詠之師友言行錄

郭宗藩
郭宗藩字 李風人司諫宗元之弟 成宗庚戌文學 金科
甲子被禍

卞亨良
卞亨良字 草溪人辛酉文科甲子被禍

成景溫

成景溫字　昌寧人領相俊子癸亥文科兵曹正郎

申滌

宦官金處善

金處善職正二品教主昏荒處善每盡心規諫主積怒不禁嘗於宮中自作處容戲荒淫無度處善語家人曰今日吾必死入而極言無諱曰老奴逮事四朝粗通書史古今無有如君王所為者主不勝怒持弓發矢中脇肋處善曰朝廷大臣誅殺不憚如老宦何敢愛死但恨君不能久為國王耳又中一矢仆地斷其脚令起行仰曰君亦折脚而能行乎又斷其舌親自剖腹出腸至死言不絶口竟以屍餧虎令朝野諱言處字[illegible]

權被中甲寸誠策即折號考官始覺養甲首慶字啓請為之
先是主魁命中外不得用慶善字故也後甲寸卯第行狀

金同

金同江寧副正棋之奴也主嬖妓蘗棋第訴棋咲奴罵妾主怒
因搒及金同終訊之同日罪在奴非主所知棋得免同竟被刑
中宗三年旌閭

李自華

李自華殷山訓導性至孝為 成廟服衰三年 中和嘗[illegible]旌門
至甲子以詭行拿鞫自華供曰為君服衰非為要名[illegible]時[illegible]
一體耳鞫日自華臨刑謂人曰云云從容就死人莫不傷痛三綱行實

朴亂附

朴亂晉州人時短衰法嚴亂又沒服衰居廬以終三年 中廟

郎仲侍雜異聞趣注陳記

張頎孫入中廟相臣講中宗說

張頎孫少時與猶猪頭僧輩以猪頭嘲之廢主納星州妓寺之一日宗廟祭畢獻膳于宮中妓見而笑之主問之妓曰星州人張某貌似猪頭人皆指張爲猪頭故笑之主大怒囚張還爾流夫遠斬猪頭以獻時公家食會至乃登途行至咸昌公僕死下洪路有猫越路公請于都事曰我平生赴科見猫越路則必中今日偶見此猫寸改路而由此遂其捷願從此路行都事許之縣到聞宣傳官奉命往斬猪頭事下尚州密知反正之幾故徐行至嶺宣傳官還至嶺則已反正公遂免死篇遊瞎

李荇

李荇甲子謫配臣濟感危荇近作十絕各有註詞畧點綴紛

萬口騰此令心志不模棱楚江何處尋遺佩顧寄纏筒五綵絲
鄭希良隱夫壬戌五月五日自陛江而死斯人今在白雲鄉一謫崖海變蒼桑痛哭
廣陵今已絕此生無復聽蒸琴朴闇仲說甲子六月十五日遇禍横衢白刃獨
餘前譴妖氛驕日邊半夜夢魂如霜昔襲行清淚濕寒氈達權
予通之甲子冬與余同繫獄待獄備至一日拉余手指天曰下有白氣主寧子亦見之乎余曰未也通之仰天良久曰噫吾日
其死矣正為吾也十二月初一日禍近夜寒通之如平生飲光度之被淡若秋空白露溥則如砥
桂鎮奈爛百年名行伽鄉記要積宜春瀧素絶金千齡仁老號亥九月病卒甲
子之禍亦與焉仲說嘗筆其名行記欲請士華爾以傳之後世乃翁高節倚秋明經術文章
漢更迭門地終須一網盡孽孫寧復忌天晴李幼寧之甲子四月遇禍其文采溪君
嘗以直言忤權臣是年秋亦及禍闔門無遺於懷悴西南歲重風霜變盡昔時顏
山路蒼黃面識天終權百丈松吐成季文亞淹字甲子冬遇禍余於甲子六月被拿上京還
季文杖竹山路中憔悴形骸面相見不省也日比爲涂拜方認爲季文揮淚嘘噫而別文成之後是清門詩

禮風流自有源生死係身知汝獨孤墳四尺漢南村安善之文成公珣之

後甲子四 南塞雖逢西鴈來夜來風謾相催白頭湖海唯君兩目指年

孫懷抱無因得再開南兗土華謝僊僊 商山迢遞隔千岑濟水汪洋過

萬尋谷建池邊一盃酒幾時文字更尋深權叔達論在尚州年秋余別叔達於公ㄠ

建池上有公建池邊一盃醴西風為物生悲秋之日秋來陰雨不逢晴惹殺東籬黃菊莖

九死一身心尚在擬將餘舊荷清

藥山御臣

洪彥忠

洪彥忠字直卿號寓菴貢許第二子　文科湖堂校理

十七日以捕緝駒賦名於時早登第歷清顯

甲子追罪舊日言事之臣侍從罕有免公在囚中搆詩以諸下

少息還播之外金安老見其衣血淋漓惻然者三曰愴矣哉公曰此弘文館吏所撰(盖指宣館中論列而弘與洪同音)鞫了還配安老使之邪公曰為之學稱一至此哉頗有駿者色安老戚曰吾使子刮去智慧冗宜學識全責猶花枝果為徑〻然一物則子亦為學公憮然曰居流離顛躓中入或有記者學也吝路辛艱特然堂堂人或紬繹者學也㝢伏海島神魂危悸除文學無可悟玩學之功大矣得我心善怒口是非猜嫌疾嫉招禍于世者固是學也而又自得力如彼當其崇錄貴勞積學者取在國吾學問而病之若迺我顚躓我知覺頹然徒喃喃而已則惘然如自九天上墮下坑涸中雖百顛沛吾安敢為是哉(龍泉談寂記)

謫真寶自分必死概吾人自挽作偈云大明天下日光照國王之子姓洪名忠字直卿生逍越文字之攻在世卅有二歲而終命

何云紀意何其長卜于百縣茂林之鄉青山在上灣碕在下千秋萬歲誰過斯野指點徘徊真必有低徊然者矣 雅東閣記

廢主淫虐轉有反正之議家人勸之曰一時知名之人如李長坤亦亡命公曷不從然而去耶公曰人倫首五而父子一也君臣二也我今已衰父所重者只有君臣之義今若亡命是廢無父又無君君命焉可逃也未幾拿俗至公從容就道行至樂谷驛自擬挽辭至鳥嶺聞已反正公慟泣不已 中廟首擢廢朝被斥之人如張順孫李長坤輩皆彈冠而起公終不起君以詩酒自娛不幸早卒爲齋朝守郡之人惟爲養而已 謏聞

俞起昌

俞起昌字 杞溪人武擧拔萃時以鎭平府使杖竄民汶府時救臣附者三人每遇生正望一日盆昔即馳來取一人相知

殺之不殺又取一人殺之獨公在朝夕待命一日忽見兇[illegible]渡

海君家人與訣及至乃　中宗反正之報起公爲兵曹參知公

汝霖薦爲翰林遣書來報公見書語家人曰吾當爲[illegible]舊主哭設

位北向大哭答其書勉以盡忠事主而身敢託仁術舍終身不

出臨七餘以僉知中樞書神主 後村漫錄

金崇祖　南世周

燕山舊臣金崇祖世南周反正後家食不出一稱青盲一稱痼

疾非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而自守所見獨行不變 [illegible]

金崇祖字　光山人乙卯文科典翰

南世周字　固城人　成宗丁未文科典籍